

雪堂校刊羣書敘錄卷上

永豐鄉人藁甲

上虞

羅

振玉

殷虛書契前編序

光緒二十有五年歲在己亥實爲汴陽出龜之年予時
春秋三十有四越歲辛丑始於丹徒劉君許見墨本作
而歎曰此刻辭中文字與傳世之文或異固漢以來小
學家若張杜楊許諸儒所不得見者也今幸山川效靈
三千年而一洩其祕且適當我之生則所以謀流傳而
攸遠之者其我之責也夫於是盡墨劉氏所藏千餘爲
編印之而未遑考索其文字蓋彼時年力壯盛謂歲月

羅振玉校刊羣書敘錄



罗振玉校刊群书叙录



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



出版說明

羅振玉（一八六六—一九四〇）字叔蘊，叔言，號雪堂，近現代著名的古物考據家。他在一生中，除了出仕做官以外，還花費大量的精力和資金，多方搜集新出土私人秘藏的古籍，古器物，并親自校刊，將其文字、圖案印行于世，以達到保護和流傳的目的。本書收錄了羅氏爲其刊印的書所寫的序六十三篇、跋九十一篇。本社據民國刊本影印，以饗讀者。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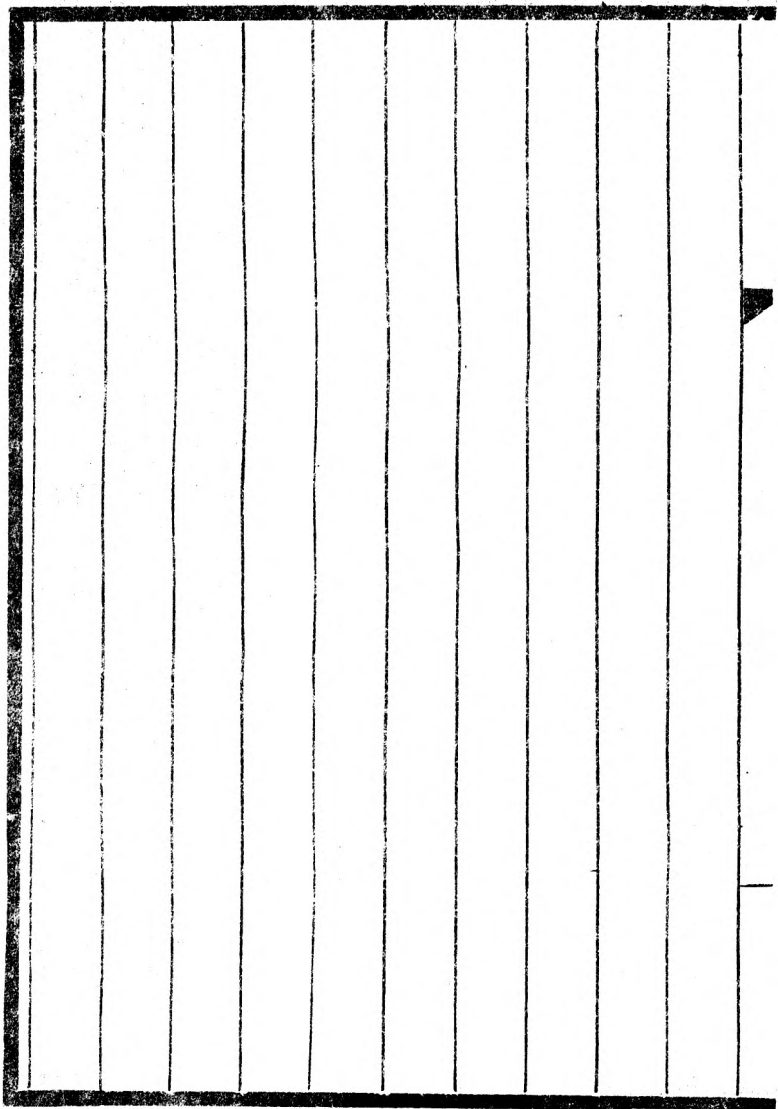
近世學術之盛。不得不歸諸刊書者之功。刊書之家。約分三等。逐利一也。好事二也。篤古三也。前者勿具論。若近世吳縣之黃。長塘之鮑。虞山之張。金山之錢。可謂好事者矣。若陽湖孫氏。錢唐盧氏。可謂篤古者矣。然此諸氏者。皆生國家全盛之日。物力饒裕。士大夫又崇尚學術。諸氏或席豐厚。或居官師之位。有所憑藉。成書較易。其事業未可云卓絕也。若夫生无妄之世。小雅盡廢之後。而以學術之存亡爲己責。蒐集之。考訂之。流通之。舉天下之物不足以易其尚。極天下之至艱而卒有以達其志。此於古之刊書者未之前聞。始於吾雪堂先生見。

之。嘗譬之爲人臣者。當無事之世。事聖明之主。雖有賢者。當官守法而已。至於奇節獨行。與宏濟之略。往往出於衰亂之世。則以一代興亡。與萬世人紀之所繫。天固不惜生一二人者以維之也。學術亦然。孫盧諸氏之於刊書。譬之人臣當官守法而已。至於神物之出。不與世相應。天旣出之。固不能聽其存亡。而如先生之奇節宏略。乃出於其間。亦以學術存亡之所繫。等於人紀之存亡。故天不惜生一二人者以維之也。先生校刊之書。多至數百種。於其殊尤者。皆有敘錄。戊午夏日。集爲二卷。別行於世。案先生之書。其有功於學術最大者。曰殷虛

書契前後編曰流沙墜簡曰鳴沙石室古佚書及鳴沙石室古籍叢殘此三者之一已足敵孔壁汲冢之所出其餘所集之古器古籍皆間世之神物而大都出於先生之世顧其初出舉世莫之知知亦莫之重也其或重之者蒐集一二以供祕玩斯已耳其欲保存之流傳之者鑒於事之艱鉅輒中道而廢卽有其願與力矣而非有博識毅力如先生者其書未必能成成亦必不能多且速而此間世而出之神物固將有時而毀且佚或永錮於海外之書庫中雖出猶不出也先生獨以學術爲性命以此古器古籍爲性命所寄之軀體視所以壽其

軀體者與常人之視養其口腹無以異。辛亥以後流寓海外。鬻長物以自給。而殷虛甲骨與敦煌古簡佚書先後印行。國家與羣力之所不能爲者。竟以一流人之力成之。他所印書籍亦略稱是。旅食八年。印書之費以鉅萬計。家無旬月之畜。而先主安之。自編次校寫選工監役。下至裝潢之款式。紙墨之料量。諸凌雜煩辱之事。爲古學人所不屑爲者。而先生親之。舉力之所及。而惟傳古之是務。知天旣出神物。復生先生。於是時固非偶然者。書有之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先生之功業可謂崇且廣矣。而其志與勤。世殆鮮知之。余從先生游久。知

之爲最詳。故書以爲之敘。使世知先生之所以成就此
業者。固天之所啓。而非好事者與尋常篤古家所能比
也。戊午六月旣望。海甯王國維。



雪堂校刊羣書敘錄目錄

卷上序六十三首

殷虛書契前編序

殷虛書契後編序

殷虛書契考釋序

殷虛書契待問編序

鐵雲藏龜之餘序

殷虛書契菁華序

殷虛古器物圖錄序

鳴沙石室佚書序

流沙墜簡序

小學術數方技書序

簡牘遺文序

高昌壁畫菁華序

墨林星鳳序

國學叢刊序

高昌麴氏系譜序

瓜沙曹氏系譜序

石鼓文考釋序

秦金石刻辭序

赫連泉館古印存序

赫連泉館古印續存序

齊魯封泥集存序

隋唐以來官印集存序

歷代符牌錄序

歷代符牌後錄序

唐風樓秦漢瓦當文字序

金泥石屑序

古器物範圍圖錄序

四朝鈔幣圖錄序

蒿里遺珍序

古明器圖錄序

古鏡圖錄序

夢鄴草堂吉金圖序

昭陵碑錄序

昭陵碑錄補序

唐三家碑錄序

西陲石刻錄序

西陲石刻後錄序

恆農冢墓遺文序

芒洛冢墓遺文序

芒洛冢墓遺文續編序

芒洛冢墓遺文續補序

鄴下冢墓遺文序

襄陽冢墓遺文序

廣陵冢墓遺文序

吳中冢墓遺文序

石屋洞造象題名序

龍泓洞造象題名序

漢晉石刻墨影序

重訂漢石存目序

重訂魏晉石存目序

六朝墓誌菁華序

兩浙佚金佚石集存序

洛陽存古閣藏石目序

海外貞珉錄序

三韓冢墓遺文目錄序

唐折衝府考補序

續彙刻書目序

南宗衣鉢序

五十日夢痕錄序

古兵符考略殘稿序

度量權衡實驗考序

續百家姓印譜序

敦煌將來藏經目序

卷下跋尾九十一首

敦煌本易王弼注殘卷跋

又易釋文殘卷跋

又古文尚書夏商周書跋

又周書顧命殘卷跋

又尚書釋文殘卷跋

又毛詩故訓傳殘卷跋

又禮記檀弓殘卷跋

又春秋經傳集解殘卷跋

又穀梁傳解釋殘卷跋

又穀梁集解殘卷跋

又論語鄭注殘卷跋

又子路篇殘卷跋

又春秋後語略出殘卷跋

又秦語殘卷跋

又魏語殘卷跋

又漢書王莽傳殘卷跋

又晉紀殘卷跋

又水部式殘卷跋

又閩外春秋殘卷跋

又張延綬別傳殘卷跋

又貞元十道錄殘卷跋

又諸道山河地名要略跋

又沙州圖經殘卷跋

又西州圖經殘卷跋

又往五天竺傳殘卷跋

又本草集注序錄殘卷跋

又星占殘卷跋

又陰陽書殘卷跋

又道德經義疏殘卷跋

又道書殘卷跋

又莊子郭注殘卷跋

又二十五等人圖跋

又本際經殘卷跋

又无上祕要殘卷跋

又老子化胡經殘卷跋

又摩尼教經殘卷跋

又波斯教經殘卷跋

又景教三威蒙度讚跋

又修文殿御覽殘卷跋

又古類書三種殘卷跋

又文選殘卷跋

又玉臺新詠殘卷跋

又唐人選唐詩殘卷跋

鳴沙石室佚書續編跋

唐寫本尚書周書殘卷跋

又日本古寫本跋

日本古寫本商書殘卷跋

又毛詩單疏殘卷跋

六朝寫本禮記子本義疏跋

古寫本玉篇殘卷跋

又

日本古寫本史記殘卷跋

又殷本紀跋

唐寫本卜筮書殘卷跋

又世說新書殘卷跋

日本古寫本悉曇字記跋

日本舊鈔祕府略殘卷跋

魏三字石經殘石跋

孟蜀石經殘石跋

汴學石經殘石跋

又禮記殘石跋

石本急就章跋

宋槧本孟子趙注跋

又東漢刊誤跋

又廬山記跋

影天聖本律音義跋

天聖本齊民要術殘卷跋

影北宋本天竺字源跋

宋本文殊指南圖贊跋

又三藏取經詩話跋

又三藏取經記殘本跋

又二李唱和集跋

又草窗韻語跋

元槧本國朝風雅殘本跋

永樂大典本吏部條法跋

舊鈔本黃山圖經跋

朝鮮紀事跋

石渠寶笈三編目錄跋

金石粹編未刻稿跋

西夏姓氏錄跋

增訂杜東原年譜跋

姚雲東年譜跋

吉貝居雜記跋

襄理軍務紀略跋

洛陽石刻錄跋

陶齋金石文字跋尾跋

簠齋金石文考釋跋

鶴澗先生遺詩跋

匪石先生文集跋

頤志齋文鈔跋

恆農冢墓遺文跋

[illegible]

雪堂校刊羣書敘錄卷上

永豐鄉人藁甲

上虞 羅 振玉

殷虛書契前編序

光緒二十有五年。歲在己亥。實爲汧陽出龜之年。予時春秋三十有四。越歲辛丑。始於丹徒劉君許。見墨本作而歎曰。此刻辭中文字。與傳世古文或異。固漢以來小學家若張杜楊許諸儒所不得見者也。今幸山川效靈。三千年而一洩其秘。且適當我之生。則所以謀流傳而攸遠之者。其我之責也夫。於是盡墨劉氏所藏千餘爲編印之。而未遑考索其文字。蓋彼時年力壯盛。謂歲月

方久長。又所學未遽。且三千年之奇跡。當與海內方聞
碩學共論定之。意斯書既出。必有博識如東廣徵者。爲
之考釋闡明之。固非曾曾小子所敢任也。顧先後數年
間。僅孫仲容徵君諡讓作契文舉例。此外無聞焉。仲容
固深於倉雅周官之學者。然所爲舉例。則未能闡發宏
旨。予至是始有自任意。歲丁未。備官中朝。曹務清簡。退
食之暇。輒披覽墨本。及予所藏龜。於向之蓄疑不能遽
通者。諦審既久。漸能尋繹其義。顧性復懶散。未及箋記。
宣統改元之二年。東友林君泰輔寄其所爲考至。則視
孫徵君舉例秩然有條理。並投書質疑。爰就予所已知

者爲貞卜文字考以答之。已而漸覺其一二違失。於舊所知外。亦別有啓發。則以所見較博於疇昔故。於是始恍然寶物之幸存者有盡。又骨甲古脆。文字易滅。今出世逾十年。世人尙未知貴重。不汲汲蒐求。則出土之日。卽澌滅之期。矧所見未博。考釋亦詎可自信。由此觀之。則蒐求之視考釋爲尤急矣。因遣山左及廠肆估人至中州。瘁吾力以構之。一歲所獲殆逾萬。意不自歉。復遣人至洹陽采掘之。所得又再倍焉。寒夜擁爐。手加氈墨。擬先編墨本爲殷虛書契前編。考釋爲後編。並謀投劾去官。買地洹陽。終我天年。以竟此志。乃逾年冬而國難

作避地浮海。將辛苦累蓄之三千年骨與甲者。鄭重載入行笈。而展轉運輸。及稅吏檢察損壞者。十已五六。幸其尤殊者。墨本尙存。乃以一歲之力。編爲前編八卷。付工精印。其未及施墨者。異日當輯爲續編。而後編亦將次寫定。嗚呼。喪亂以來。忽已匝歲。神州荒翳。文獻蕩然。天旣出神物於斯文垂喪之時。而予又以偷生忍死之餘。倉皇編輯。須鬢日改。犬馬之齒。亦旣四十有七。上距己亥。已閱十有四年。買地洹陽之願旣虛。茫茫斯世。誰復有讀吾書者。亦且抱此遺文。以自慰藉而已。窮冬濡豪。萬感百憂。一時交集。歲在壬子十二月二十六日。

殷虛書契後編序

宣統壬子。予既類次所藏殷虛文字爲書契前編八卷。書既出。羣苦其不可讀也。越二歲。予乃發憤爲之考釋。私意區宇之大。圓顱方趾之衆。必將有嗣予而闡明之者。乃久而闐然。復意並世之士。或不樂爲此寂寞之學。當有會最殷虛文字以續我書者。久亦闐然無所聞也。一若發潛闡幽。爲區區一人之責者。至是。予乃益自厲曰。天不出神物於我生之前。我生之後。是天以畀予也。舉世不之顧。而以委之予。此人之召我也。天與之人與之。敢不勉夫。爰以乙卯仲春。渡海涉洄。弔武乙氏之故。

虛履發掘之遺迹。恍然如見殷大史藏書之故府。歸而發篋。盡出所藏骨甲數萬。遴選前編中文字所未備者。復得千餘品。手施氈墨。百日而竣。方謀所以流傳之。家人聞匿笑曰。往以印書故。竈幾不黔。今行見釜魚矣。乃亦一笑而罷。然固未嘗翫置也。今年春游滬濱。有歐人某君者。聞予爲此書。請而刊焉。乃以十日之力。亟釐爲二卷付之。俾與前編共傳當世。往嘗念言學術傳布之責。天下有力者當共肩之。顧久無所遇也。今乃幸得之。異日者當更就篋中所藏。並再至殷虛。蒐求其予遺。以補此兩編之所未備。不知尙有好古如某君者爲我任。

剗剔之事者乎。爰書以召之。歲次丙辰。上巳。

殷虛書契考釋序

宣統壬子冬。予既編印殷虛書契。欲繼是而爲考釋。人事乖午。因循不克就者。歲將再周。感莊生吾生有涯之言。乃發憤鍵戶者四十餘日。遂成考釋六萬餘言。既竟。書其端曰。予讀詩書及周秦之間諸子太史公書。其記述殷事者。蓋寥寥焉。孔子學二代之禮。而曰杞宋不足徵。殷商文獻之無徵。二千餘年前則已然矣。吾儕生三千後。乃欲根據遺文。補苴往籍。譬若觀海。茫無津涯。予從事稍久。乃知茲事實有三難。史公最錄商事。本諸詩

書旁攬系本。顧考父所校。僅存五篇。書序所錄亡者逾半。系本一書。今又久佚。欲稽前古津逮。莫由其難一也。卜辭簡質。篇恆十餘言。短者半之。又字多假借。誼益難知。其難二也。古文因物賦形。繁簡任意。一字異文。每至數十。書寫之法。時有凌獵。或數語之中。倒寫者一二兩字之名。合書者七八。體例未明。易生炫惑。其難三也。今欲祛此三難。勉希一得。乃先考索文字以爲之階。由許書以溯金文。由金文以窺書契。窮其蕃變。漸得指歸。可識之文。遂幾六百。循是考求典制。稽證舊聞。途逕漸啓。局鑄爲開稽。其所得則有六端。一曰帝系。商自武湯逮

于受辛。史公所錄爲世三十。見卜辭者二十有三。史稱太丁未立。而卜辭所載祀禮儼同於帝王。又大乙羊甲卜丙卜壬。校以前史。與此異文。而庚丁之作康祖丁。武乙之稱武祖乙。文丁之稱文武丁。則言商系者之所未知。此可資考訂者一也。二曰京邑。商之遷都前八後五。盤庚以前具見書序。而小辛以降衆說多違。洹水故墟舊稱亶甲。今證之卜辭。則是徙於武乙。去於帝乙。又史稱盤庚以後商改稱殷。而徧搜卜辭。既不見殷字。又屢言入商。田游所至。曰往。曰出。商獨言入。可知文丁帝乙之世。國尚號商。書曰戎殷。乃稱邑而非稱國。此可資考

訂者二也。三曰祀禮。商之祀禮。夙異周京。名稱實繁。義多難曉。人鬼之祭。亦用崇賁。牢鬯之數。一依卜定。王賓之語。爲洛誥所基。騂牡之薦。非鎬京始創。此可資考訂者三也。四曰卜法。商人卜祀十干之日。各依祖名。其有爽者。則依爽名。又大事貞龜。餘事骨卜。凡斯異例。先儒未聞。此可資考訂者四也。五曰官制。卿事之名。同於雅頌。大史之職。亦載春官。爰及近臣。並符周制。乃知姬旦六典。多本殷商。此可資考訂者五也。六曰文字。召公之名。是爽非奭。鳥鳴之字。從雞非鳥。隹鳥不分。子與殊用。牝牡等字。牛羊任安。牢牧諸文。亦同斯例。又藉知大小。

二篆同乎古文。古文之真。間存今隸。如此之類。未遑僂數。此可資考訂者六也。予爰始操翰。訖於觀成。或一日而辨數文。或數夕而通半義。譬如冥行長夜。乍覩晨曦。旣得微行。又蹈荆棘。積思若癘。雷霆不聞。操觚在手。寢饋或廢。以茲下學之資。勉幾上達之業。而旣竭吾才。時亦弋獲。意或天啓其衷。初非吾力能至。但探蹟索隱。疑蘊尙多。覆簣爲山。前脩莫竟。繼是有作。不敢告勞。有生之年。期畢此志。訂譌補闕。俟諸後賢。它山攻錯。跂予望之。宣統甲寅十二月十八日。

殷虛書契待問編序

宣統甲寅予考釋殷虛文字得可讀之字不逾五百。今年夏爲之校補乃增至五百四十餘。合重文得千八百有奇。又最錄不可遽釋之字得千名。合以重文共得千四百有奇。兼旬而竟。乃序其端曰。昔南閣祭酒作說文解字說解中注闕者數十字。金壇段先生曰。自序云。於所不知蓋闕如也。凡言闕者或謂形或謂音或謂義。觀乎是知許君之書蓋並不知其形音義三者諸文而悉載之矣。顧厥後字書罕沿斯例。惟吳憲齋中丞作說文古籀補附錄不可識之字之見古金文者於末篇爲能得許君遺意。予往嘗與同好言晉世汲冢古文悉易以

今字意不能無失。東廣微輩雖博聞。未必遽勝許祭酒。乃一一寫定無疑滯。殆亦如宋以來之釋金文者。每字注以今文。而不復有闕疑也。然宋以來金文考釋。古今之字。並列行間。有所違失。得爲之糾正。汲冢之書。則原文不復存。若寫定時將疑滯諸文附錄卷後。吾知今日必有能糾其失而正其違者。予今茲所錄。蓋上師許君而引廣微以爲戒。編中諸字。亦有能知其形義與其音者。如攸从攴人。𠂔从攴佳。玨从𠂔王。𠂔从𠂔角。匚从匚羊。𠂔从攴席。目卽。𠂔从又戊。𠂔从又矢。𠂔从爪具。𠂔从収犬。𠂔則人陷井中。𠂔則人偃井上。𠂔則手在目下。又

畫衣爲𦑑。大豕爲豨。舉鼎爲𦑑。蕩舟爲𦑑。薦首爲𦑑。酌
酒爲𦑑。畢豕爲𦑑。畢佳爲𦑑。奉禾以祭曰𦑑。奉雞以祭
曰𦑑。𦑑象提攜。𦑑象儋何。𦑑象秉炬。𦑑象建旂。
象舞勺。𦑑象灌地。𦑑象奉覆尊。𦑑與𦑑疑皆灌降之灌乃一字象取
牛角。𦑑象內手水中。𦑑象執事爨下。𦑑亦作𦑑卽𦑑象許書之典
陳羊於𦑑。𦑑卽𦑑字象支它於水。此皆形與義可知者也。
媼从女从𦑑。𦑑从女从衣。妊从女从壬。𦑑从女从戈。婢
从女从𦑑。𦑑从𦑑从京。𦑑从𦑑从𦑑。𦑑从馬从𦑑。𦑑从
馬从𦑑。𦑑从馬从工。古文壬作工此字疑从壬𦑑从馬从豕。凡斯諸
字並合形聲。此音之可知者也。如是之類殆不勝舉。聊

示大凡。它可隅反。大抵編中諸文。古今異體者什二三。古有今佚者什六七。今日所不知者。異日或知之。在我所不知者。它人或知之。予往昔撰考釋。所識之文。再逾歲而增什一。吳中丞說文古籀補附錄諸字。當日以爲不可釋。今得確定者什佰中亦恆二三。此均其明驗矣。闕疑待問。敢俟高賢。若夫俗儒鄙夫。不見通學。以其所知爲祕妙。取斯編所載。供其私智穿鑿。則非予之所敢知矣。丙辰五月十九日。

鐵雲藏龜之餘序

予之知有貞卜文字也。實因亡友劉君鐵雲。劉君所藏。

予既爲之編輯爲鐵雲藏龜逾十年予始考訂其文字爲殷商貞卜文字考時君則以事流西陲死矣又二年選予所蓄手自拓墨以成殷虛書契八卷又二年成考釋一卷則距君之死且數年矣居恆輒歎殷虛遺寶由君得傳於斯世而君竟不及見予書之成也欲揭君流傳之功以告當世乃搜篋得君曩日詒予之墨本選藏龜所未載者得數十紙爲鐵雲藏龜之餘以旌君之績以慰君於九泉嗚呼劉君殆將藉二書留姓名於人間矣豈不哀哉乙卯春正月

殷虛書契菁華序

予曩蒐集殷虛遺文得骨甲逾萬。既拓其尤要者爲殷虛書契。而篋中所存最大之骨。尙未拓墨。蓋骨質至脆。懼或損文字也。然又不忍使湮沒不傳。爰影照精印。並取往者拓墨所遺脆弱易損者數十枚益之。顏之曰殷虛書契菁華。俾與前編並行焉。甲寅十月。

殷虛古器物圖錄序

光緒戊申。予既訪知貞卜文字出土之地爲洹濱之小屯。是語實得之山左估人范公。予復咨以彝器法物有同出于是者乎。云無之。予疑其言非實也。嗣讀宋人博古圖。于古器下每有注出河亶甲城者。河亶甲城其地

蓋卽今之小屯。知曩疑爲不虛。蓋宋以來殷虛所出古器已夥。今不應無之。特未寓目耳。宣統庚戌。乃遣人詣洹曲構之。往反者數四。初得古獸骨骼齒角及蜃甲數十。而卒得犀象彫器石磬。鼈族等物。彫器至精。雅與彝器彫文同。顧彼出模法。而此出手工。又得古彝器斷耳。精巧無與倫匹。而飾以寶石。亦手工所成。念吾人生于今日。得觀三千餘年前良工手迹。洵爲人世之奇遇。寓內無二之重寶。欲以暇日爲之考究。並寫影精撫以餉當世。又疑殷虛遺寶。或不止此。欲再往以求益。然後箸之錄。用是荏苒不覺數歲。乃甲寅春。游洛涉洹。僅得珎

壁一而它物不復遇。蓋寶藏亦幾空矣。頃既成殷虛書契後編。私念言殷虛遺物。雖殘闕斷爛之餘。而可窺見古代良工之制作。兼可考見古器之狀。收多識之益。秘予篋中。且將十年。世莫得而見也。其存其亡。惟予是繫。不卽今箸錄。後且無復知是者。遺憾將不可弭。乃親督工寫影成書一卷。計古器物五十有五。于曩之不能名者。若疏匕。若枳。若筭。乃漸得其名。而卒不能名者。尙什二三。將以竢之博雅君子。器物之大小長短。一如其形。大者析之。合觀焉。可得其原狀。其尤大幅中不能容者。始縮而詳注其尺寸。考證所得。爲錄一卷。附于圖後。當

世博雅。幸裁正焉。丙辰四月。

鳴沙石室佚書序

距晉太康初紀汲郡出竹書之年。又千七百餘載。爲我先皇帝光緒之季歲。海內再見古遺寶焉。一曰殷虛之文字。二曰西陲之簡軸。洹陽所出。我得其十九。旣已氾拓之。編類之。考證之。雖舉世尙未知重。而吾則快然自足。一若天特爲我出之者。鳴沙之藏。則石室甫開。縑已散。我國人士初且未知。宣統改元。伯希和君始爲予具言之。旣就觀目錄。復示以行笈所攜。一時驚喜欲狂。如在夢寐。亟求寫影。遽承許諾。後先三載。次第郵致。

則斯編所載者是也。自夏徂秋。校理斯畢。爰書其端曰。予於斯編之成。欣戚交併。有不能已於言者。七事焉。古人有言。名世之生。期以五百。神物出世。且數倍之。卽時會幸至。而我生不辰。今則大卜所掌。若詔予以典守。荒裔寶藏。亦並世而重開。此可欣者一也。釐冢簡冊。載以數車。而諸家寫定。僅得七十五篇。今則簡冊盈千。卷帙逾萬。茲編所刊。千不逮一。數已相埒。此可欣者二也。祕藏旣啓。遺書西邁。東土人士。末由沾漑。伯君念我所自出。亟許以傳寫。一言之諾。三歲不渝。郵使屢通。異書薦至此。可欣者三也。敦煌之游。斯丹前驅。伯氏繼武。故英

倫所藏殆逾萬軸。法京所弄數亦略等。吾友狩野君山近自歐歸。爲言諸國典守森嚴。不殊祕閣。苟非其人。不得縱覽。英倫古簡。法儒沙畹考釋已竟。行將刊布。其餘卷軸。檢理未完。刊行無日。此可戚者一也。往者伯君告予。石室卷軸。取攜之餘。尙有存者。予亟言之學部。移牘甘隴。乃當道惜金。濡滯未決。予時備官大學。護陝甘總督者。適爲毛實君方伯慶藩。予之姻舊。總監督劉幼雲京卿廷琛。與同鄉里。與議購存大學。既有成說。學部爭之比。旣運京。復經盜竊。然其所存尙六七千卷。歸諸京師圖書館。及整比旣終。而滔天告警。此六七千卷者等。

於淪胥。回憶當時自悔多事。此可戚者二也。遺書竊取。頗留都市。然或行翦字。析以易升斗。其佳者或挾持以要高價。或藏匿不以示人。遇此傖荒。何殊覆瓿。此可戚者三也。往與伯君訂約。寫影初企合力。已乃無助。予爲涇陽端忠敏公言之。忠敏亦謂前約已定。義不可爽。因慨任所費。然時公已罷職。力實未逮。滬上書估某適游京師。予爲構合。償忠敏金。約以估任剗。予任考訂。顧時逾數年。未出一紙。乃復由予贖回。自任刊布。而旣竭吾力。成未及半。此可戚者四也。嗚呼。天不出神物於乾嘉隆盛之時。而見於國勢凌遲之日。今且赤縣崩淪。禮

亡樂數。澄清之事。期以百年。而予顧汲汲爲此。急若捕
亡。揆以時勢。無乃至愚。而冥行孤往。志不可奪。此編既
成。將如孔鮒所謂藏之以待其求。無甯守之以慰幽獨。
苟天不使我餒死海外。尙當移書伯君。更求寫影。節嗇
衣食之資。賡續印行。以償夙願。知我笑我。非所計也。歲
在癸丑。九月二十三日。

流沙墜簡序

光緒戊申。予聞斯坦因博士訪古於我西陲。得漢晉簡
冊。載歸英倫。神物去國。惻焉疚懷。越二年。鄉人有自歐
洲歸者。爲言往在法都。親見沙畹博士方爲考釋。云且

版行。則又爲之色喜。企望成書。有如望歲。及神州亂作。避地東土。患難餘生。箸書遣日。旣刊定石室佚書。而兩京遺文。猶未寓目。爰遺書沙君。求爲寫影。嗣得報書。謂已付手民。成有日矣。於是望之。又踰年。沙君乃亟寄其手校之本。以至爰竭數夕之力。讀之再周。作而歎曰。古簡冊之出世。載在前籍者。凡三事焉。一曰晉之汲郡。二曰齊之襄陽。三曰宋之陝右。顧釐彖遺書。亡於今文之寫定。楚邱竹簡。燬於當時之炬火。天水所得。淪於金源。討羌遺刻。僅存片羽。異世間出。漸滅隨之。今則斯氏發幽潛於前。沙氏闡絕業於後。千年遺跡。頗還舊觀。藝苑

爭傳率土咸誦。兩君之功。可謂偉矣。顧以歐文撰述。東方人士不能盡窺。則猶有憾焉。因與同好王君靜安。分端考訂。析爲三類。寫以邦文。校理之功。匝月而竟。乃知遺文所記。裨益甚宏。如玉門之方位。遼墜之次第。西域二道之分歧。魏晉長史之治所。部尉曲候。數有前後之殊。海頭樓蘭。地有東西之異。並可補職方之記載。訂史氏之闕遺。若夫不觚證。宣尼之歎。馬夫訂墨子之文字。體別構。拾洪丞相之遺。書跡遞遷。證許洵長之說。此又名物藝事考鏡所資。如斯之類。僂指莫罄。惟是此書之成。實賴諸賢之力。沙氏闢其蠶叢。王君通其衢術。僧虔

達識知周官之闕文。長睿精思。辨永初之年月。予以譴
劣。濫與編摩。蠡測管窺。裨補蓋鮮。尚冀博雅君子。爲之
紹述。補闕糾違。俾無遺憾。此固區區之望。亦兩博士與
王君先後作述之初心也。爰弁簡端。用詔來學。宣統甲
寅正月。

小學術數方技書序

往聞伯希和君言。斯坦因博士所得古簡。中有字書。歷
書占書醫方。意其中或尙多古佚書。乃今詳檢諸簡。則
僅得蒼頡急就力牧歷譜算術陰陽書占書相馬經獸
醫方諸書而已。始悟屯戍所用。得此已足。故不復有他。

籍也。凡此諸書。不出班志小學術數方技三類。因顏之
曰小學術數方技書。昔汲冢書有瑣語十一篇。記諸國
卜夢妖怪相書。此編所輯。亦瑣語之類。既隨文加釋。並
將考證所得著於篇。甲寅正月。

簡牘遺文序

古簡文字最難識。其時最先者。上承篆書。下接章草。一
也。邊徼急就之書。頗多譌略。二也。斷爛之餘。不能求其
義理。三也。諸簡皆然。而書牘爲甚。此編所錄。合簡紙計
之。都八十有八。而完整者不過二三。其可考見事實者
亦甚鮮。然藉以知書體之變遷。窺簡牘之體式。其裨益

固亦甚鉅。茲略箸一二於釋文之下。其於所不知。蓋闕如也。甲寅二月。

高昌壁畫菁華序

予往讀歷代書畫箸錄。每歎魏晉以來。訖於天水。名工妙迹。施於寺壁者。十恆八九。施縑素者。十二三而已。名山大刹。萬衆瞻禮。丹青之士。觀摩其旁。得增進藝術。此其善也。若夫象教有興廢。滄桑有變革。與夫風雨之所頽圯。妄人之所圻漫。則其淪失。恆易於縑素。圖畫見聞。志載會昌廢佛教。李衛公時。鎮江浙。潤州甘露寺。獨奏存。因盡取。管內名賢畫。壁置之。甘露。又載成都靜德精

舍有薛稷畫壁。福聖寺有展子虔畫壁。有胡氏者募壯夫操斤力剝于頽圯之際。歸陷於屋壁中。號爲寶墨亭。是壁畫亦有時可轉移如縑素。而其保存終不能如縑素之永遠。故甘露寶墨之迹絕於人間者又千歲矣。予生長江淮間。地土卑溼。益以兵燹頻仍。無數百年不毀之古剎。故元人筆記所載。江浙間古人畫壁無復孑遺。曩恭讀我高宗皇帝御製詩二集。有題真定隆興寺畫壁詩。及趙州柏林寺觀吳道子畫水。與諸臣聯句。恨不獲驅車河朔。一往觀覽。及光緒丁未。備官京師。每遇同好。輒詢兩寺畫迹之存亡。均無能言之者。惟膠州柯

鳳孫京卿言。磁州響堂山有六朝畫壁。聞尙無恙。予爲之驚喜。欲往觀而卒不果。私意古人畫壁。此生殆無一見緣矣。迨宣統紀歲。邁伯希和博士於京師。其行篋所攜敦煌古畫壁影本。多至數百。時以留心古卷軸。未遑徧觀。僅影寫其一二。然至是乃得見古畫壁矣。比至東海。又於大谷氏兵庫別邸見壁畫數十。皆剗削於屋壁間。由西陲載歸。間有施之縑素者。亦徧觀焉。已又得見德人勒柯克博士高昌訪古志。中有壁畫數十。尤精絕。於是二十餘年之夢想不得見諸國中者。顧得之異域。又竊歎邊裔畫壁。轉壽於中土之縑素也。然今旣剗削

之矣。恐亦將且爲甘露寶墨之續。勒柯克氏之訪古於西陲。在我光緒甲辰。訪古志之成。則在我宣統癸丑。而中土人士罕知其事。更無藏其書者。予乃選尤精者二十幀。影印以餉我國士夫。並將大谷氏所得二縑畫附焉。諸畫時代雖不能確知。而縑本仕女。背有開元戶籍。則在開元前可知也。其勒柯克氏所得。殆在麴氏有國時。高昌佛法。麴氏時爲最盛。又以畫迹觀之。亦當在李唐以前。我國圖寫梵像。以曹仲達吳道子爲最工。曹本曹國人。而馳稱於高齊之世。畫家及雕塑家皆取則焉。是我國六朝以後。梵畫本自西來。及大小尉遲。尙與二

閤競爽。今以此編所載。證以尉遲遺迹。頗若合符。曹迹雖不可見。而張彥遠稱仲達之筆。其體稠疊。衣服緊窄。與此編梵像用筆稠疊緊窄者。正復無殊。我國尉遲之迹。向僅存一天王像。藏端忠敏公許。今已歸諸美國。爲藝林憾事。然此編之成。則不啻以二十而償一也。當世君子。有夢想古壁畫若予者。倘亦見而知所寶乎。丙辰六月二十六日。

墨林星鳳序

金石刻之有墨本。猶書籍有雕印。其傳古之方略相等也。顧書籍雕印。濫觴於唐。盛於五代。大昌於宋。可得而

知也。石刻墨本所自始。則前人未有能確徵之者。程大昌演繁露卷七曰。刻石爲碑。蠟墨爲字。遠自秦漢。而至於唐。方以智通雅。亦謂漢書蔡邕傳。鴻都石經。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卽石刻傳拓之始。予謂此皆想象之詞。固未足以徵信。摹寫云者。殆謂以筆摹取。非若後世之濡紙施墨也。惟隋書經籍志。箸錄一字三字石經。其言曰。相承傳拓之本。猶在祕府。似梁隋所藏石經。信爲墨本者。然傳拓之名。書畫家皆用之。乃就本響拓。摹放。隋志之言傳拓。果爲就石施墨與否。亦尙未能斷定。而確可徵信。殆在李唐之世。此有三證焉。許祭酒說文。

解字自序。言郡國山川往往得彝鼎。其銘卽前代之古文。而其書中所載古文。則無言某字出某器者。惟間載秦刻石文而已。此漢代金石刻尙無墨本之證。山川所出彝鼎。許君固不能得墨本以證據之。至秦石刻。當代殆有摹寫者。故許君得據以入錄。然則梁隋箸錄石經。所謂相承傳拓之本。恐亦如許君所見之秦刻石。此秦漢未有墨本之明徵。其證一也。許君說文解字序。雖曰箸於竹帛。謂之書。然當時經籍箸之簡冊者爲多。諸生受經。削牘寫經文。師口授其義。鴻都所刊。意在定正文。字示當世準則已耳。故刊以穹碑。每行字數雖未可確

知而就宋人所錄推之。每行蓋七十餘字。觀其刊石之制。則非能以拓墨代簡冊。蓋可知也。至唐代開成石經。一石刻數列。每列橫截而連屬之。則成卷軸。始可以拓墨代傳鈔。因唐代既有拓墨之法。故易直書爲橫刻。其證二也。古金石刻拓本出唐代者。世人每言之。然未盡可信。唐拓確可信者。莫如敦煌石室之唐太宗溫泉銘。歐陽詢化度寺塔銘。柳公權金剛經。溫泉銘。後有永徽題字。其出於李唐初紀。了然無疑。金剛經雖已裝卷軸。其連合之處。尙可見。蓋亦爲巨碑而橫刻數列。每列首行傍記數字。其第三第九兩列。尙存三九兩半字。未盡

割棄。蓋每列爲四十行。制與開成石經正同。故已橫截連合而爲卷軸。則予初意開成石經可橫截連合成卷以代傳鈔者。至此乃確有明驗。其證三也。然則金石墨本雖未必自唐始。意亦必去唐不遠。程方兩家謂秦漢有之。其說之未可信亦明矣。予往歲見敦煌三刻。旣喜遘天壤間之墨皇。又喜墨本之出於唐代。得此益可徵信。亟影寄滬上印之。乃拙工鹵莽。致與原本大小殊形。印本尤劣。存形似而已。而原本不可再見。恆引爲至憾。今年夏曝舊藏碑版拓本。見絳帖中所刻唐太宗秀岳銘。卽重摹溫泉銘之後半。其筆意雖失。而字之大小可

依據傳世之化度寺銘。宋拓本亦然。因取往昔影本。依據兩刻。命良工釐正。金剛經則改正其前後參差。俾大小一致。影寫既成。神采煥發。頓還舊觀。不異在春明披玩原迹也。爲之狂喜。亟精印以詒當世。名之曰墨林星鳳。並取曩所考墨本原始書之卷端。俾考古之士知此三刻之可寶貴。固不僅在刻畫之工。氈墨之古。可供臨池之助已也。聞西陲寶藏。尙未盡啓。斯坦因博士曾再渡流沙。所得尤夥。以戰事方亟。未遑展覽。中或更有唐以前墨本。亦未可知。予將與宇內同好翹企以俟之。丙辰九月。

書卷之改葉子式亦始於有唐。敦煌三刻中化度寺塔銘存裝本二葉。此錄所印一葉乃法京所藏。斯坦因博士更得一葉則存英京。影本末由致也。又古人裝碑版文字多爲巨軸。宋歐諸家尙爾。今日翦裝之法曩不知始於何時。意當在有宋以後。今觀化度寺銘翦裝成葉子。溫泉銘則翦裝爲卷。乃知此事自唐代已然。宋人裝軸者取存原式耳。此亦考古者所當知。並附記之。

國學叢刊序

間嘗聞今之論學者言稽古之事。今難於昔。又謂道莫大於因時。事莫亟於致用。禮教足以致削。詩書不能救

衰古先學術必歸淘汰。蒙竊以爲不然。夫自三古以來。人文斯啓。東遷以後。百氏踵興。至秦定挾書之律。漢嚴中祕之藏。兩京師承。率資口授。四部羣籍。咸出手寫。成學匪易。往哲所嗟。今則刊本流傳。得書至便。加以地不愛寶。山川效靈。雍郊獲鼎。補伏孔之逸篇。洹陽出龜。窺倉沮之遺蹟。和闐古簡。鳴沙祕藏。繼魯壁而重開。嗣磬冢而再出。古所未有。悉見於今。此今易於古者一也。古者風化阻於山川。學子勞於負笈。文翁蒞蜀。西州方起。誦聲道真還鄉。南域乃興文教。然交游終限於九州。馳觀不及於域外。今則聲氣相應。梯航大通。長慶樂府傳。

入雞林。尚書百篇攜來蓬島。將見化瀛海爲環流合區。
宇爲藝府。觀摩逮於殊方。交友極於天下。此今易於昔。
者二也。繼事者易爲後來者居上。是以漢末經師兼綜。
六藝。唐初正義備采南北。國朝二百餘年。儒風益振。
王郝詁訓上扶五雅之衰。段桂說文遙奪二徐之席。焦
張之圖禮制陋李聶之前。聞阮吳之釋鼎彝。壓宣和之
御製。聲效匪遙。流風未沫。此今易於古者三也。至若先
聖遺書。經世大典。固已範天地而不過。揭日月而俱行。
卽諸子之學說。百家之撰論。文字之訓詁。名物之考證。
挹其精華。固光燄之常在。存其糟粕。亦史氏所取資。求

其義理則有光大而無淪胥。語其方法則有變通而無棄置。在昔六籍灰塵。東魯之弦歌自若。五季俶擾。羣經之彫槩方新。今且旁行斜上。盡譯遺經。海嶠天涯。爭開文館。矧茲宗國。尙有典型。老成未謝。睹白首之伏生。來者方多。識青睛之徐監。方將廣魯於天下。增路於椎輪。張皇未發之幽潛。開闢無前之涂術。信斯文之未墜。仝古學之再昌。杞人之憂斯亦惑矣。予性不通敏。幼學多歧。屠龍之技未成。雕蟲之心轉熾。朝市中隱。閉戶自精。朋從往還。稽古相勸。於是乃有國學叢刊之約。歲成六編。區以八目。曰經。曰史。曰小學。曰地理。曰金石。曰文學。

曰目錄曰雜識。將以續前脩之往緒。助學海以涓流。蝨負之身。知非可任。鴻碩之士。幸共圖成。跂予望之。毋我遐棄。宣統辛亥春。

高昌麴氏系譜序

高昌有國。肇於元魏之中葉。而亡於李唐之初紀。其人民爲炎漢遺裔。其君長爲西陲豪族。雖開創之始。三十年間。已更三姓。而逮麴氏有國。內興文教。外事列強。故當中原鼎沸。海宇分崩。而西土之人。轉得小康。麴氏仍世繼承。撫土有民者。百四十有餘年。故梁魏周隋南北史並爲之傳。而記述疏略。先後牴牾。諸史殆出一轍。今

年夏予觀大谷伯所得高昌故墟遺物。既編錄延昌延和延壽諸誌。爲西陲石刻後錄。復取諸史紀傳。比勘異同。證以諸書。以定從違。復就諸誌補正疏失。以成是譜。於是麴氏世系粗可觀覽。惜其中世不通朝貢。事多奪佚。末由取徵。爰守古人蓋闕之義。他日更有所見。當再理而董之。宣統甲寅八月十有三日。

瓜沙曹氏系譜序

唐復河湟。張氏子孫世守其地。終唐之世。西陲晏然。不見兵革。逮至朱梁。允嗣中絕。衆推曹氏繼帥其土。世稱唐官。朝貢者又百餘歲。雖所領僅瓜沙兩州。而息民事。

大以保守其疆土。猶承義潮遺訓也。歐薛兩史。僅附其事實於吐蕃傳。而云卒立世次。史失其紀。宋史雖立沙州傳。疏略又甚焉。今合歐薛二書及宋遼兩史紀傳續資治通鑑長編冊府元龜與敦煌石室遺籍考之。其卒立世次。粗可觀覽。曹氏自五季以還。兼事遼宋。玉帛恆交於兩境。比勘兩史所記。其先後君長承襲。若合符契。惟遼史聖宗紀載統和五年。沙州節度使曹恭順授于越恭順之名。不見他書。且是時帥沙州者方爲曹延祿。不容同時有兩節度。又敦煌遺籍中有開寶八年歸義節度使曹延恭施捨疏。考之諸史。是時元忠尙存。且元

忠卒後代者延祿亦非延恭二者均牴牾不可通乃尋
繹再三知元忠之卒必在開寶八年以前自乾德紀元
以後朝貢不至中土者十有九年於時西陲朝貢多爲
黨項所劫至執其使者賣之他族以易牛馬故瓜沙貢
使或附回鶻于闐以至逮太平興國五年使者入貢始
知元忠已卒史家乃誤以是歲爲元忠卒年至嗣元忠
之延祿當是延恭之譌又譌延恭爲延繼也延恭前旣
爲瓜州防禦使矣延祿之名先是固未嘗一見至遼史
之恭順亦必爲延恭曹氏貢宋用二字名貢遼則用一
字觀宗壽之稱壽賢順之稱順可以類推遼史恭順之

順當是衍文。蓋涉下曹順而誤也。既定正元忠之卒年。與延祿之名誤。於是曹氏世系釐然無復疑滯。此雖出自臆斷。恐亦十得八九。或延恭以後尚有延祿。史家佚延恭而以延祿直接元忠。亦未可知。惜前籍不足徵矣。至曹氏之統絕於何時。史亦無徵。東吳曹君直舍人元忠沙州石室文字記。謂未嘗亡於景祐中。夏人之取瓜沙。蓋因皇祐之前。尚有朝貢也。然宋史雖記景祐至皇祐七貢。而不及其君主之名。意曹氏卽絕於是時。蓋自宗壽以篡弑得位。必不能信其民而綿其祚。是不待夏人之入。固已自取覆亡矣。景祐以後之朝貢。或爲他首領所遣。史文記之未審耳。今表雖至

皇祐之貢而止。固非謂其必出於曹氏也。去年夏。予旣撰張義潮傳。並欲考曹氏事實。勿勿未果。今始以三日之力成之。而將表中疑不能決者。以意判定。書之卷端。考西陲史事者。幸裁正焉。宣統甲寅八月二十日。

石鼓文考釋序

光緒辛巳夏。予在杭州偕仁和王同伯丈同謁郡庠觀宋高宗書石經於堂壁。見阮文達公所撫天一閣本石鼓文墨一本。以歸。明年得國學原本。氈墨不綴。欲得善本末由。搆也。歲丙戌始得盛伯羲祭酒監拓本。紙幅寬大。施墨精到。凡常本不能辨之字。咸朗朗如撥雲霧取。

校阮本始知傳樞之失有可據今本是正者如丙鼓第七行第二字阮本存下半从彡今本則是从彡第九行第二字阮本存上半之一角作𠂇今本則存彡旁又有今本可辨而阮本轉無者若丙鼓第九行第七字存上半作𠂇乃多字之半壬鼓第二行第四字上半作𠂇乃𠂇字上之半第八行第四字作𠂇明白可辨而阮摹皆無有私意以今本校之其失誤已如此若今本所無之字其必有違失可知也恨不獲古拓及宋甲秀堂明顧氏研本一一爲之勘校而定其得失寫定以傳當世壯遊四方始得見明以前舊拓年四十始見甲秀堂周秦

篆譜宋拓本又後得見顧研本並几互勘始知諸復本
中阮本實最善顧研本亞之甲秀本又亞之至是欲亟
寫定本又慮前人有爲之者因循且十年自海外索居
屏棄人事閒取諸家箸錄徧觀之則傳寫之失同於櫛
勒蓋無一書能精慎不悞者爰以長夏比勘諸本異同
以爲之譜復折衷諸家以成定本又就管窺所及說解
其文字以補苴前人而爲之箋旣成顏之曰石鼓文考
釋陳譜顧研予求之數十年始得之世之君子當有求
之畢世不可得者翁氏辛鼓復本傳拓亦罕並附印於
後以供當世學者考察寫印旣終秋風將動追維吉日

車攻之盛烈益悲萋楚荅華之身世草間忍死忽已數
年俟河之清未知何日乃辨異同於微芒耗居諸於寂
寞灰心喪志俯仰增慚斯編之得失更何足云攬素弁
言用告來葉丙辰七月

秦金石刻辭序

光緒壬寅予始見溧陽端忠敏公於武昌官寺公時新
得吳憲齋中丞所藏石權出以見予摩挲不忍去手
公曰君何愛之之竺乎予曰嬴秦文字在天壤間者僅
泰山十字與琅邪殘石爲秦刻耳今琅邪殘刻又燬於
火相斯之跡幾絕權量文字烏得不爲重寶公曰然因

盡出所蓄權十有一列几上且言曰傳世秦器海內藏
弄者簠齋與恆軒二人而已恆軒官秦中久而簠齋之
力足以奔走天下故不出戶庭而所得轉多於恆軒簠
齋素封子孫能世守其藏量及詔版海內故家所有悉
歸之予求其一不可得也恆軒吾老友罷官後貧且病
所蓄多歸予此纍纍者半憲齋中物惜所藏詔版已爲
他人有耳予因言恆軒中丞考古之學爲當世冠冕其
著書當有未刊布者能並求之乎公慨然曰此我之夙
志矣指几上諸權曰聞恆軒於此亦有考證予未之見
也因手題石權拓本以贈且允盡拓十一權以餽予及

公移節江蘇再相見於滬上亟請踐前諾公曰近又有
增益當並新增者拓之然以政事叢脞卒不果宣統紀
元公罷官家居一見卽語予曰十年之諾當償於今矣
並詰予亦得秦器否時方得甲兵虎符因以示公公遽
曰此曾至寶華庵者以索值奇昂姑稍抑之乃已爲君
有耶復慨然曰百鳥不如一鶚君一日之獲乃過予廿
載之求窺其有欲得色而不能措諸口乃慰公曰予將
合傳世之先秦金石刻辭勒爲一書而以此符爲之冠
異日書成此或歸公公曰善謹俟之毋食言予戲答曰
公不與我墨本者此書終不成此符或且終爲我有耳

相與大笑及辛亥國變作公遽捐軀於西川予亦避地東土追思疇昔如隔世事而甲兵之符遂成徐君之劍公之墨本亦竟不可得往昔戲言乃成先讖恆軒中丞考權度之書公所未見者顧於意外得之旣以授諸梓復念公所藏墨本予雖不能悉致而巾笥所弄海內諸家墨本殆略盡於是且簠齋所藏今頗流入海外非復如公曩言子孫能世守矣不亟集錄異日求如今之所獲或不可得因釐訂爲三卷曰金曰石曰陶於以存先秦一代之制並以踐往日語公之言編印旣竣爰記當日與公燕語以爲之序濡豪攬素悽愴滿懷蓋不勝今

昔之感西州之慟也宣統甲寅九月朔

赫連泉館古印存序

予年十五始學製印苦無師承嘗以百錢從持竿售舊物者得漢人私印一愛其深厚古穆佩衣帶間斯須不去身此予有印癖之始然第知重其彫篆之工而已稍長漸聚諸家譜集始知古印璽者實於小學地理官氏諸學至有裨益好之乃彌篤私意數百年來固未有能闡斯學之蘊者也四十游京師求古璽印於都市累歲所得不逾百已聞人言山東估人歲至歸化城購之乃與東估約有所得悉歸予於是先後遂得璽印千餘選

其尤精者數百爲罄室所藏璽印及國變作攜以自隨孤棲海外無以給晨夕乃鬻以餬予口致辛苦數年而後得之者至是悉爲他人有每念之不去懷則又稍稍託同好購致之然所得不及往歲之半矣力仍不能有再聚者復再散去年長夏撰歷代官印輯存頓觸舊好復購求之又得古印璽約四百復製爲赫連泉館印存爰書其端曰古璽印之制夏商以前吾不能徵之其可徵者莫先於有周周禮掌節貨賄用璽節注璽節印章漢舊儀秦以前皆以金銀銅犀象爲方寸璽後漢書祭祀志自五帝始有書契至於三王俗化彫文詐僞漸興

始有印璽以檢姦萌此載籍言印璽之最先者證以今世所流傳周之私璽大不逾今尺一寸之半卽古所謂方寸也其材有犀有象有石有陶而銅製者百之九十九其官璽大者倍於方寸或再倍數倍之其材銅爲之或以玉偶有鐵者千百中不一二見也其書體與古文或異其製或方或圓方者爲壇鈕圓者蟻鼻鈕文字皆以範鎔鑄而成多朱文其白文什一二而已白文中偶有出自刻畫者此秦以前之制也秦人印大小同於周有半方印皆白文皆刻畫成之其書體與傳世權量銘同許祭酒謂秦書有八體五曰摹印今以秦印傳世者

證之未見有殊體如有周官私璽者也此爲周秦璽印之別今之譜錄家則每混周之璽爲秦秦之印爲漢矣漢之私印西京初紀大小同秦寢以增大至東漢有與官印等者其鈕初爲壇鈕後爲橋鈕又後爲獅鈕朱文長印有橢鈕始有兩面印有五面印或刻於觶於師比其材皆以銅或以玉以象以角以漆以鉛以土以燒料以滑石然亦千百中一二遇而已官印之材或以金以塗金然不盡如史家所記有定制也其文字初承先秦而日趨方正與漢代傳世器物銘相似吾邱竹房所謂方正如隸者是也偶有屈曲其文如世所謂繆篆者私

印多白文偶有朱文皆鎔鑄官印皆白文皆刻史記留侯世家所謂趣刻印漢書韓信傳所謂刻印刻者皆其徵也六朝以後官印皆用朱文皆鎔鑄皆爲橢紐古制乃日變矣唐宋私印傳世甚罕至宋以後則單用姓爲押字又私印之一變此周秦以來古璽印沿革之大略也璽印有裨於考證至巨卽就此編所載者言之古璽印皆記姓名漢人始有封完及吉語諸印此前人所習知者然徵之古璽已有取成語爲印者如編中所載曰富曰得志曰右生右卽佑曰安官曰敬事曰敬上曰上明上卽尚審其書體皆在秦前又漢人或鑄物象印其所繪

人物與漢石刻畫象同前人稱爲古蠟封印不能斷定
時代今乃確知爲漢物據此知周代有成語印漢人有
物象印此有裨考證者一也兩漢以來官印可補正官
制譌闕者多不勝舉此編有廿八日騎舍印於前籍無
徵當爲傳舍之印往見漢木簡知塞上亭隧受書發書
皆紀日時此印蓋亦爲傳舍紀日之用予又嘗見漢官
印文曰執法直二十二殆漢御史亦分曹當直此均可
補史志闕文有裨於考證者二也漢志膠東國有挺縣
高氏齊魯古印攬有挺縣左執姦挺字從木旁作此錄
又有挺中二字半印亦出齊地殆東漢廢挺縣改爲鄉

之名字亦作挺與高氏藏印正同足正史志從手作之
譌此有裨於考證者三也古璽文字雖多難曉然如人
姓之長之王可確知其不誤後世無長姓孟子則有長
息又此編漢人印中有傷禁傷□吳清卿中丞藏印有
傷咸傷姓亦不見古姓氏書然唐有湯府君妻傷氏墓
誌稱受氏於傷琳得姓於湯武古刻所記族望多不可
信然得知唐初尚有傷姓足爲諸印之證此有裨於考
證者四也六朝石刻書觸字作𠂔從牛角初謂是當時
別構今觀小璽中實有是字其義雖不可知而從牛角
則同知先秦之前有之可補字書之闕此有裨於考證

者五也西夏文字前人僅知感通塔記及西夏錢文皆楷書塔記有篆額乃就其楷書略屈曲之初非有二體予所藏西夏官印作疊篆與塔記額字大異知西夏實有篆書前人亦有藏西夏官印者初不能定爲何國書予以其背有西夏楷字始得斷定予又得西夏人楷書方印與元人押字同殆西夏人私印則爲前人所未見此有裨於考證者六也古印中有鄉印無村印予所藏則有朱文大毛村印大與隋唐官印等書體亦相似知爲隋唐閒物是隋唐閒有村印前籍所未載此有裨於考證者七也宋金元以來行用楮幣史家記其式頗疏

略賴傳世銅鈔版得知其詳然現幣存於今者至罕故鈔背印記苦不能悉此編有一貫背合同正書銅朱記始知鈔背實有合同印雖不能遽定爲宋爲金爲元亦足補載籍之闕此有裨於考證者八也其不見此錄者不遑備舉至於宋以來諸家譜錄前人鑒定多疏頗收贗品至近代吳氏雙虞壺齋高氏郭氏齊魯古印攬兩集吳氏兩壘軒周氏共墨齋吳氏十六金符齋諸譜抉擇始益精聞簠齋陳氏萬印樓譜尤爲海內巨觀惜舊印百部數十年來訖未裝治行世此則藝林之至憾也予之此編以視諸家如培塿之於泰山然世之君子將

如予之所言欲闡斯學之蘊者或有取乎宣統乙卯九月

赫連泉館古印續存序

予之於古印璽也嗜之最早而得之恨晚比來海東鬻長物以充旅食則晚得者復先失念之不去懷乃復搆之歲甲辰得尤精者三百餘既譜而序之矣今年春又得古璽印五百長夏無事復課兒子輩鈐之以續前譜並書其端曰古璽印有關於學術前序備述之今茲所得有可補前譜未盡者三事焉古璽文字自爲一體今知有與古金文陶文及殷人卜辭合者編中所載吳侃

璽文作𠄎𠄎吉字璽文作𠄎考之古匋文吳作𠄎

說文吳古

文作𠄎始味之誤

今仲鐘侃作𠄎宅陽戈作𠄎殷人卜辭吉作

𠄎並與璽文合此關於小學者一也漢書地理志載新莽所改郡國名甚詳間有不著改名者頗疑新莽未必因仍不改或史家有所闕佚今錄中有含涯宰之印含涯乃漢名而曰宰則爲莽時印無疑漢志含涯下不載莽改名則凡漢志不出莽名者皆仍舊未嘗改也此關於史事者二也印文多載僻姓吳恆軒中丞采之作續百家姓印譜此錄中則有若荆

始卽後世之邢

若狡若駟若輔

若闐若新垣若東里若叔中

中卽仲

皆可補吳錄所未及

此關於姓氏者三也又古璽有吉語印前既已言之此錄又有曰昌曰吉曰生曰富生曰思言曰千萬曰宜有千萬則皆前錄所未見又有曰私璽曰公私之璽曰敬璽者於此知古人初不必用名印卽此通用之文已足昭信也又押字印中前譜有西夏文者爲前人所未見此譜更有類金源國書者此尤押字中罕見之殊品也往昔吾竹房說印作三十五舉桂氏續之予異日者欲將平日所見聞爲印話更續兩家之書考古之士倘亦樂觀不廢乎丙辰九月

齊魯封泥集存序

道光初葉古封泥始出於巴蜀劉燕庭先生盡得之已而山東之臨淄稍稍有出土者亦歸嘉蔭移顧當時所出雖盈數百而多復重故長安復古編所箸錄三十種而已且未明古封泥之用至同治初吾鄉趙益甫司馬箸錄仁和龔氏所藏六種於寰宇訪碑錄補尙稱之曰印范雖趙氏好奇臆斷致有此誤然亦由當代好古家未嘗博考論定之也予年逾冠得燕庭先生手拓本愛其文字精妙且其所載官名地名可刊正史志而深惜其傳世有限未能輯爲專書嗣於虎林遇關中估人董伸爲言同光朝山左所出至多殆十百倍於蜀中皆歸

吳子苾閣學陳壽卿太史予託其構墨本不可得也及光緒庚子始見丹徒劉氏所藏百餘種詫爲大觀時劉君方編輯所藏古璽印爲譜錄予舉沈存中之說告之曰古印章多軍中官古之佩章罷免遷死皆上印綬土中所得多是沒於行陳者其言至確故封泥所鈐十九不見於傳世印章其可貴更過於璽印且質脆不任傳拓盍亟謀所以傳之劉君韙予言至甲辰春乃附印於鐵雲藏陶之後於是封泥始有專書是年秋海豐吳仲懌中丞又印封泥考略十卷則吳陳二家所藏曩求之十年不可得者一旦盡得披覽其都數七百餘去其復

尙得五百餘考證類次亦精善有法意謂二書踵出古
封泥殆盡於是後人不復能繼作矣乃翌年於吳中書
肆得封泥墨本三百種肆主云是潘文勤公滂喜齋所
藏以校吳劉兩錄則軼出者十八九因亟印入陸庵齋
古錄歲丙午至京師聞濰縣郭君聞庭所藏封泥與陳
吳劉所箸錄絕異苦不克披覽是時歐人又於西域得
古函牘往往封泥具存歐人不解拓墨其文字末由寓
目僅於雜誌中窺知一二以爲憾事然至是始悟吳陳
劉氏所錄猶未能盡當世之藏繼作爲不可緩也宣統
紀元滕縣之紀王城又出官私封泥三百餘予悉搆致

之汰其復得七十餘則又以前箸錄所未有頗欲裒集諸家去其復出會爲一編卒以未見郭氏所藏多方構求以期合并至今年春濰縣高君翰生始爲我郵致發函急讀則編中所載與予曩歲得之吳市者正同向之傳爲滂喜所藏者誤也至是又悟海內所傳實復不能逾此亟欲從事編輯以償夙願而篋中所儲陳劉郭三家墨本具存獨無吳氏滬上所印考略石印未精不可復寫因就劉郭及予所藏勒爲一書以補考略之闕吾友王君靜安熟精史漢請其仍考略之例爲之類次並序其旨要是編所載爲數四百有奇視陳吳前錄雖略

減而以玻璃板精印濃淡逼真不異出之氈墨則遠勝之是編既出與考略並行俾當世考求此學者得此二書已足而不煩他求豈非快事哉郭氏及予所藏皆出山左劉氏偶有出蜀中者然百不一二故顏之曰齊魯封泥集存王君所箸簡牘檢署考於封泥之制考證至密別刊行之俾讀此編者得並觀省焉歲在癸丑重九後五日

隋唐以來官印集存序

宋元以降爲古官私印譜集者衆矣而收隋唐以來官印者至罕其收隋唐以後官印者近數十年間吳氏二

百蘭亭齋及近人頤素堂等三數家已耳往昔雖亦或散見金石箸錄中若山左兩浙金石志長安獲古編三巴金石苑亦僅閒及一二至馮氏金石索箸錄漢魏以來官印直至有元始錄隋唐以後官印三十餘然或出自傳模又雜以道家諸印未爲精備瞿氏集古官印考證成書略後於馮氏亦訖於元代而所收唐以來官印多至一百有九視馮氏加詳顧但刻考證不摹印文考古者憾焉往於同鄉某君許讀陳受卿太史致吳平齋太守書數十通多討論金石文字中一函言吳江翁氏有續瞿氏書屬平齋訪其稿本予乃知有翁氏書求之

南中者數年甲寅春始邂逅於滬上其書名古官印考略手稿零落目錄僅完由周秦訖有明收官印五百餘唐以後得九十有八其蒐輯亦勤矣而印文多紛失其閒存者又多出摹寫蓋翁氏或就同好所藏轉摹非必自有其本也予蒐求歷代古官印者垂三十年其得自譜錄閒及手自鈐印與前人舊本殆盈巾笥而於隋唐以來至於有明求之尤力因此爲當世之所忽而可考證史志裨益至宏不殊六朝以前諸印也歲在癸丑始就予所藏編歷代官印集存再越寒暑粗有成書擬俟得簠齋印舉後乃爲定本感歲月之易邁先取隋唐以

來諸印付諸影印計其都數得二百二十有五陳印一在隋唐之前取冠編首僭僞諸印則附於後沿瞿翁兩家例也至前人箸錄多昧於時代如馮氏誤以金行軍都統印屬之唐不知武成之款爲後人所加山左志誤以金都統之印及曲阜縣酒務記屬之宋瞿考誤以隋觀陽縣印屬之唐金勾當公事印屬之宋如是之類粗爲釐正然古印舊本每多失拓背文或背文本未刻年月區分時代良亦匪易則今茲所定固亦未敢遽云無失矣斯編所載以予有印本者爲斷其出於前人舊藏十六七予手鈐者十三四其物今或亡佚卽以手鈐者

言之若岳鄂王印曩藏西湖照膽臺光緒辛巳客杭州
曾與斯印守者桐城吳康甫縣佐摩挲累日閱十餘年
吳君沒而印遽亡淮安丁氏頤志齋所藏移相哥大王
印二十年前曾借至予齋兼旬後丁氏遺物斥鬻殆盡
再訪斯印亦不可蹤迹卽吾身數十年間其轉徙亡佚
已如此然則斯書之成亦烏可以或緩與顧予居海外
五年聞見日隘同好所藏不能徵取今茲所錄雖增於
瞿翁兩家之書而瞿翁所見茲不及者十四五其不能
無遺佚亦可知也世有爲我續之者斯予之所企望已
丙辰重九

歷代符牌錄序

古者合符以徵信其器之傳於後世箸錄最先者爲續
考古圖之漢濟陰虎符唐廉州魚符明顧氏印數吳氏
印統亦箸錄二符 國朝則頗散見於錢翁諸家之書
而爲專書者則始於瞿木夫先生集古虎符魚符考顧
歷覽諸家箸錄顧吳所載並是贗品翁瞿所考亦多疏
失今略舉一二以示大凡顧氏所錄上郡虎符中閒剖
別處書與上郡太守爲虎符第一而兩側則書左二右
二吳氏所錄南海虎符中間書與南海太守爲虎符第
一而兩側則一書左二一書右三考兩漢諸符皆中間

不書第幾而但書於兩側魏晉以後始於中間及兩側並書之今二符中間書第幾已與漢符異而兩側紀數又與中間不同左右又自相異決無是理又兩漢諸符以建初尺度之長皆二寸許無逾三寸者新莽之符倍之魏晉以後則大於漢而小於莽翁氏兩漢金石記載五原太守符乃云長三寸四分而中間剖別處書第一有此兩徵當是魏晉之符而非漢符然魏晉以後無五原郡是此符亦贋作此真贋之不別一也兩漢金石記載騶男虎符文曰□□與騶男爲銅虎符第五翁氏謂魏晉始有五等之封而晉則伯子男以下不置軍定爲

魏物瞿考謂歷代虎符背文皆止云與則騶男上不當有漫滅二字今詳觀此符拓本與上是晉字與丞邑男符之稱晉與丞邑男爲虎符正同是爲晉而非魏也又與上加朝代新莽諸符皆然晉符蓋沿莽例高平虎符稱詔與高平大守爲虎符其例又異惟漢符與上無字瞿氏乃謂與上不當有字歷代皆然此實考之未審惟與上一字而空二格則翁氏之誤耳此朝代及制度之混淆二也瞿氏謂漢虎符稱與厶厶大守爲虎符而騶男虎符作爲銅虎符蓋魏晉始有之今觀騶男符拓本明明無銅字乃翁氏誤釋非魏晉有之也又瞿考載右

武衛和川府魚符其文作武衛和川府云唐有左右武衛隋百官志有武衛定此爲隋符然此符實是右武衛右字在同字上嘗見精拓本有之尋常拓本往往失拓此爲唐符而非隋符瞿氏所見本亦失拓右字耳此箸錄辨釋之未確三也如是之類並爲缺憾予曩旣得秦虎符頗欲類聚藏本以爲專書以補前籍所未備而虞海內所藏予或未盡故遲回者數歲乃浮海以來見聞益隘恐不能復有增益而中邦文獻日益陵替今我不作後來何述因掇輯所有由秦逮金得符五十有二又遼金至明之銅牌亦符類也得墨本十有八附益之成

歷代符牌圖錄二卷皆取墨本精印纖毫畢肖可徵信傳後至於考證別爲一錄嗣有所得當再賡續爰論次前箸得失以示來者考古之士倘有取乎宣統六年九月

歷代符牌後錄序

宣統甲寅予既撰集古符牌墨本爲歷代符牌圖錄自知聞見狹隘遺佚必多方期它年爲之賡續乃書成之明年游魯豫得遼盧龍縣銅牌於洛下返滬則又得明錦衣衛旗尉牙牌又閱歲復於滬上得東平守禦銅牌皆前人所未及見者尋又得六舟上人及秀水王氏虞

山趙氏所集金石文字小品五十餘冊其中符牌墨本得六十餘品汰予前錄所已箸及複重尙得符八牌二十有八乃合以予所得三牌復成後錄一卷與前編所載并計之總得符六十牌四十有六海內所藏雖未敢謂畢萃於是殆庶幾矣往昔瞿木夫先生作古虎符魚符考一卷翁叔均先生又作古兵符考略以補其所未備此符牌有專書之始瞿考已刊附集古官印考證之後翁書則未梓行其手稿在予齋墨本盡失而目錄完具其考證存什四五而已瞿書僅收十有八品且有贗作翁目所載符十有五牌三十有二合文同而字號異

之重品計之得牌四十有三視瞿氏爲備矣然如磐石
衛夜巡牌等多據傳樞非必皆有墨本今合二家之書
以校予前後兩錄予之所有固多爲二家所未見而二
家所有而予無之者亦什之一二予書之成上距翁氏
不逾七十年所見之差已如此良由中更兵燹故家文
物散亡太半予齋墨本多爲陳

栗園

李

方赤

吳

子苾

蔣

生沐

及六舟上人所手拓其器之存否今不可知則此
錄之成非可或後使更後數十年爲之恐欲求予今日
之所見殆又不可必矣翁氏殘稿藏予齋者雖所存不
及半又塗乙狼籍予當以暇日手自清寫付印以與此

編並傳俾前人辛苦纂輯不至湮沒倘亦好古之士所
同慰乎宣統丙辰三月晦

唐風樓秦漢瓦當文字序

自澠水燕談錄載羽陽宮瓦黃伯思東觀餘論據益延
壽瓦以訂小顏漢書注文之誤爲瓦當箸錄與以瓦當
文字考古之始至林

同朱山排鐵蟾

諸氏作而瓦當始有

專書至翁氏兩漢金石記畢氏關中金石記王氏金石

萃編于金石刻外兼收瓦當于是瓦當文字乃爲金石

學之支流瓦當者所以施之簷際其明記于文字者曰

瓦

都司空瓦之類

曰當

入風壽存當宗

曰當

長陵東

曰簞

庶氏冢簞

類之其文字或記宮觀殿闕陵廡關倉之名。或箸吉語。或圖寫物象。官私上下得通用之。其時代則始于周秦而訖于六代。羽陽宮作于秦孝公。則羽陽諸瓦實當周之晚季。又有奇字。諸瓦文字古異。其非嬴劉以後之物可知也。其圖寫物象者。精粗巧朴有等差。其有出於魏晉以後者。又可知也。今考古家但稱秦漢者。蓋以周與六代之迹流傳爲少。故以周歸之秦。魏晉以後並於漢而總括言之。非其實也。其始見之地爲關中。咸同以來。齊之瑯琊臺。萬里沙之瓦多出土者。光宣之世。則有若真定。若易水。若中州。且遠及歸化城。漸發見于當世。其收

藏家。乾嘉以來。林朱申三家外。曰趙氏魏錢氏站俞氏

肇脩

張氏墳宋氏葆醇王氏祖嘉道以後。則張氏廷濟

王氏

福田

吳氏式芬陳氏介祺其與予並世者。則潘文

勤公

祖蔭

吳中丞大澂王文敏公懿榮端忠敏公方高

氏鴻裁

劉氏鸚鵡

其箸錄。乾嘉以前。程氏敦爲詳。道咸以

後。則僅王氏竹里瓦當文存一書而已。吳清卿中丞欲
續諸家之書。而未之就。端忠敏公則以其一家所藏。勒
爲一書。稿既具矣。而未印行。予繼諸家之後。而治斯學。
志學以來。卽有所藏。弄壯游四方。見輒購致。及居京師。
六年。歲有增益。先後所得垂二百品。每得一瓦。輒檢前

人箸錄。每數其用力已勤。而猶不免有千慮之一失。如吉語諸瓦。不必皆爲宮殿之名。乃必謂長生無極爲阿房瓦。長樂未央爲長樂與未央兩宮瓦。長生未央爲甘泉宮瓦。千秋萬歲爲萬歲殿瓦。今則近自齊豫。遠及歸化城。出千秋萬歲瓦。文字殊狀。多至數十百品。而歸化城所出十二字八字方磚。亦有長樂未央語。凡此之類。皆爲吉語。隨處可施。前人以其得自關中。遂致傳會。然非今日諸方出土者多。固末由訂正之也。又四獸瓦。曩但箸錄朱鳥元武。今並見青龍白虎。前人謂朱鳥不知何鳥。因周禮春官司常鳥隼曰旗。鄭注。鳥隼象其勇捷。

定爲鷹隼之屬。案朱雀卽鶉火之鶉。考工轉人。鄭注明言之。沈存中夢溪筆談誤以爲短尾之鶉。認爲鷓屬。然鶉實鷓之假字。說文注。鷓。雕也。雕注。鷓也。詩小雅。匪鶉匪鷓。毛傳。鶉。隼也。今參以瓦當所圖。勁翮翹尾而捷足。與隸續碑式圖及予所藏漢四獸方瓦竈所畫朱鳥正同。其爲雕無疑。前人以爲鷹隼之屬。不能確定。沈氏致以爲鷓屬之鶉。則失之彌遠矣。又黃伯思據所見瓦文證史記封禪書益延壽之爲一觀。其論至精。程氏乃謂今有延年益壽延壽萬歲。以爲卽二觀之瓦。疑黃說爲不可據。而予實見福山王氏益延壽三字瓦。則程氏于

目所未見不能闕疑而輕詆古人如此之類屈指匪一
嘗欲別爲記錄以補苴前說又以近世諸家所藏不見
箸錄者至多欲續程王二家之書故平生所蒐集諸家
墨本多至三千餘紙乃懷此有年未遑從事爰以去夏
經始選存什一其諸家所藏有未敢確信爲真品者如陳氏漢楹諸宮王氏承光之類則汰之選擇手民親授勾勒刊刻之法
期年乃竟剗剗之精較舊譜之鑿甄鎔錫似轉勝之計
其都數得三百餘諸家所藏雖未能盡亦粗具矣圖後
不別箸考證而分注出土之地與收藏姓名於目錄之
下並述此學之津逮與此書之所以作爲序錄以告當

世君子異時所得再賡續焉。宣統甲寅九月。

古器物範圍圖錄序

古陶冶之制器也。必先煉土鎔金以爲之。範器成。範斯毀矣。故不獲傳於後世。世之考古家亦遂無箸錄之者。自秀水朱氏始得莽泉範。爲之跋尾。嘉定錢氏海鹽張氏又傳其墨本於十六長樂堂古器款識及金石契中。世之爲泉幣學者遂莫不知有古泉範。而他器物範無聞焉。及嘉道間嘉興張叔未解元始見衛字瓦範於趙謙士太常。見尙方鏡範於宋芝山學博。見弩範於蔣生沐孝廉。於是古泉範外。它器物範之傳世者凡三品。予

往求三範墨本。但得弩範一。它二器不可得也。然平生購求海內諸家藏器拓本。合前後所得不下數百冊。其中古鏡古瓦範。頗有出張氏所見外者。光緒丁未在京師偶游廠肆。見有售銅斧範者。遽懷之歸。私喜傳世古器物範遂增其一也。已又得福山王文敏公舊歲日光鏡範二。閱二年於齊魯間得矢鏃沙範。得師比沙範。國變後。又得盛伯熙祭酒所藏元代銅犁範。蓋自是予所藏古器物範。殆倍於海內諸家之所蓄矣。顧以流離轉徙之餘。未獲從容拓墨。以詒同好。故予齋所藏。予知之世莫得而知也。以視乾嘉士夫一器一物之出拓本千

百。復爲文詠以章之。越數十百年。器或已佚。而名得長存。其幸不幸爲何如哉。然以前人拓墨之勤。予求衛瓦范及尚方鏡范。猶且三十年不可得。則予之所藏。其泯沒不必待至數十年後。又可知也。念之滋懼。用是亟施氈墨。又會最諸家所藏。予有墨本者。釐爲三卷。名之曰古器物范圖錄。以廣其傳。諸范中。泉范爲多。而古化幣范。譜錄所載不及。今所見之什一。則悉箸之。漢以後略選精異者而已。至前人所傳書范。乃刊書之模式。初非爲鎔鑄之用。亦舍之。當世君子有見我之所不見者。幸爲我續之。丙辰三月上巳後二日。

金泥石屑序

金石文字之箸錄以三代禮器及寰宇石刻爲大端至其支流若古圭璧若璽印若泉布其在先世亦莫不有專書以記述之至我朝而金石之學益昌乃推衍而至於專覽瓦當封泥權衡度量之類亦各爲專書以補前人之闕意亦旣美備矣而私衷猶以爲未盡居恆欲取海內貞石墨本依文體類次之其大要若頌若序若記若神道碑若墓表若墓誌若造象記若刻經記若題名若詩詞分類輯錄羅列衆本精意校寫名之曰寰宇石刻文編其於古禮器及庶物銘識則斷代爲書若殷

若周若秦若兩漢若新莽若三國至於六朝各爲一集
名之曰集古遺文又將爲依物分類之書若貞卜文字
若古匋文若古兵若符牌若古器物範若鈔幣若范金
釋老氏象若古明器若泉布專甕瓦當璽印封泥鏡鑑
之晚出者各以類別總名之曰集古圖錄其不能賅於
斷代分類二錄中之小品則仿前人金石契諸書之例
別爲一編以會最之懷此者二十年矣頻歲以來索居
海外頗事造述於石刻文字成昭陵碑錄三原三氏碑
錄及芒洛冢墓遺文龍泓諸洞造象題名於斷代之書
成殷文存及秦金石刻辭於依物分類之書其成者曰

殷虛書契曰齊魯封泥集存曰歷代符牌錄曰四朝鈔
幣圖錄曰古器物范圖錄其它則編次未竟限于資力
不能旦夕就也茲春晝漸長爰取斷代分類二錄所不
能賅之古器物小品遴選藏本之什一始于有周而終
于近代其物皆世所罕邁或已亡佚其打本亦皆一時
所難致者編爲金泥石屑二卷顧一人之所得有限而
古物之出世不窮期以它年更爲續集構求纂輯之勞
所不辭矣丙辰三月

四朝鈔幣圖錄序

周官載師宅不毛者有里布先鄭司農注里布者布參

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爲幣貿易物孫氏詒讓曰此說里布爲卽布帛之布布參印書蓋謂書布之上而加璽印此殆爲後世楮幣之所自昉然司農所釋僅據舊聞其制用之方莫可得而詳焉考楮幣之作實始於唐之飛錢宋之交子民間爲之則省轉輸之勞國家行之則啓無窮之害前自天水訖於金元三百年間上下交病北宋晚季不蓄鈔本而增造無藝至引一緡直錢十數馬氏通考謂嘉定以後糴本以楮鹽米以楮百官之俸以楮軍士支犒以楮州縣支吾無一而非楮每讀此言輒爲失笑然弊害猶未極也至於金源紊亂尤甚初因

大鈔滯而行小鈔已乃加重貫例至於千百致貫直一錢南遷後造貞祐寶券踰年造貞祐通寶則一貫當寶券千貫嗣作興定寶泉一貫又當通寶四百貫顧鈔乃愈賤元光二年乃限銀一兩不得過寶泉三百貫是寶券之行未逾十年以十有二十萬貫才貿銀一兩振古以來天下最可駭怪之事甯過於此政令至是欲國之苟延其可得乎元沿金制以中統至元兩鈔子母相權害略減于金源然至末葉料鈔十錠亦不能易斗粟明代以錢爲主以鈔爲輔弘正以後格而不行故爲害尙淺我朝行鈔不及二十年而弊已百出使非收回迅

速其不成巨患者亦僅矣夫國家當財匱之時不得已而爲權宜之計果嚴其出入而持之以信尚可拯一時之急若朝令夕更指虛爲實強出而吝入以愚天下之民烏有不敗者哉予旣輯金以來鈔幣及鈔版之傳世者爲之圖錄並書制鈔以來弊害於卷首並考證文字別書於圖錄之後俾後來者有考焉宣統甲寅九月旣望

蒿里遺珍序

予曩旣編寫所藏歷代冢墓間文字爲蒿里遺文校刊之事尙需歲月意欲拔其殊尤約得什一影印以傳斯

世而患難餘生。勉給朝夕。力不副懷。不得已。乃又於什一之中。選地券四。篆記一。以爲之權輿。此五種者。或久佚人間。或傳拓至罕。予以三十年之力。僅乃得之。選工精印。躬自督視。以校原刻。不差銖黍。顏之曰。蒿里遺珍。雖寥寥百本。未足廣傳。爰箋數紙。不厭初志。倘彼蒼耄喪斯文。終當勉成茲事。爰書卷首。以俟方來。宣統甲寅九月五日。

古明器圖錄序

光緒丁未冬。予在京師。始得古俑二于廠肆。肆估言。俑出中州古冢中。蓋有年矣。鬻古者取他珍物。而皆舍是。

此購他物時以爲賸者。不知可買錢也。予具告以墟墓間物無一不可資考古。並語以古俑外有他明器者爲我畢致之。估請明器之目。適案頭有唐會要檢示之。估諾諾而去。明年春復挾諸明器來。則俑以外伎樂田宅車馬井竈杵臼雞狗之物略備矣。予亟厚值酬之。此爲古明器見於人間之始。是時海內外好古之士尙無知者。廠估旣得厚償。則大索之芒洛間。于是邱墓間物遂充斥都市。顧中朝士夫無留意者。海外人士爭購焉。廠估在關中者。遂亦挾關中之明器至。方予初見時。有所遇必盡之。已則選尤精異者。不逾歲。乃盈吾几案間。室

隅案下亦羅列殆徧。客入予齋者。僉愕然。謂是畢良史死軒也。予時方考歷代明器制度爲考釋。第以所見多出唐代。間有出天水之世者。其自關中來者。時有漢物。而先秦及六朝者不得見。欲更有所待。用是因循逾歲。削藁未及半。而丁國變。予旣攜家避世。此纍纍者不能盡攜。乃先棄其重大者。次及習見者。其精好者或爲臧獲輩竊取。已去所藏大半矣。此少半者。篋藏而東航。比至人物皆斷脰折肢。尊甌之類亦多破損。乃嗒然若喪。閉置不復觀覽。及歲甲寅。返國展視。先壘並訪古汴洛間。則蒿里之藏已垂盡。不復如往者之充斥。然得見

辛亥冬磁州所出六朝明器。又見山西所出古俑及尊
學等物。喜酬夙望。復傾資購歸。今年秋就門側之塾。取
先後所得。依世次列之。雖零落之餘。尚三百餘品。乃選
工寫影。汰其複重。爲明器圖錄四卷。以人物鬼神爲先。
田宅車服井臼次之。家畜又次之。而古畫專爲之殿。都
百八十有一品。古畫塼者。彫刻古孝子列女像。旁刻姓
名。間有墨書者。已漫不可辨。乃五年前出中州古壙中。
前此考古家所未嘗見者也。旣成書。憶前籍之記古明
器者。僅宋岳珂撰古冢槩孟記。博古圖載一陶鼎而已。
他無聞焉。予之此書。雖較前籍差詳。然悉取諸吾齋間。

有假之他人者。則不及什一。其舶載至海外者。視此殆什百千萬。則此編之隘且陋。可知也。著錄者一。而遺者倍蓰千萬。則吾書者。不過爲之權輿爾。所冀當世有繼吾而作者。廣吾所不備。而大餉斯世。以考古之資。俾此古器者。不虛出于人間。此固不僅予一人之私幸。蓋學術之幸也。予日望之矣。丙辰九月。

古鏡圖錄序

予年逾冠。卽嗜吉金文字。三古法物。力不能致。乃頗蒐集古鏡鑑。然亦不能多得也。居恆摩挲賞玩。以爲刻畫之精巧。文字之瓌奇。辭旨之溫雅。一器而三善備者。莫

鏡若每見同好所藏輒手施氈墨復就前賢箸錄若博古圖洪氏隸釋西清古鑑錢氏浣花拜石軒鏡銘集馮氏金索諸書移錄其銘辭嘗置坐隅閱歲稍久儲墨本將三百紙然所見多常品鮮新異者光緒戊戌旅居滬上識周季貺太守星貽見所藏新莽始建國鏡始見鏡文中紀年號者又數年客武昌於端忠敏公方署齋中見襄陽錢氏所藏熹平鏡其製造絕異按以指有聲如中空始知博古圖所謂夾鏡者世尙有之於是好之益篤歲辛丑見丹徒劉君鐵雲藏鏡百餘既一一施墨鐵雲復以所藏墨本重複者盡以畀予至是拓本乃驟

增丁未入京師。每省俸錢購求之。曾與亡友蔣伯斧諮議同游廠肆。一日得三十五鏡。中有建安十年鏡。乃澠縣陳氏得之南中故家。福山王文敏公又得之陳氏者。喜出望外。不及待駕。急持以歸。伯斧與予同癖。固乞之。予亦固不與。已乃盡畀以三十有四鏡。而獨留一建安鏡。時伯斧主予家。冬夜篝鐙。下帷共賞。陳先後所得墨本約三千紙同觀之。遇複品。伯斧輒乞取其存者三之二。又去文字不精。且習見或拓墨不緻者過半。約存千品。謀鐫木以傳之。時無良工。久不能舉其事。及辛亥變作。此墨本千紙者幸無恙。而藏鏡則多紛失。其在行篋

者又多損壞。建安鏡顧完好。尋又得建安鏡二。及他鏡二十餘。合之。往日攜入行篋者。尚不逾百。蓋不及舊藏之半矣。東邦友人。若內藤湖南。若富岡君撫。皆有同癖。各得吾建安鏡一。他鏡亦多隨手散去。於是此不逾百者。所存又不及半矣。回思三十年嗜之之篤。今且散亡垂盡。而墨本具完。集錄之願。用是益熾。力不副懷。乃就千鏡中。又拔取其尤。成書三卷。其有紀年者。最前列之。由漢之元興。迄明之洪武。得三十餘品。其無年月者。可據此參證。而得其時代。與其製作變化之迹。中卷以後。則選文字刻鏤精好者。其但有彫紋無銘辭者。千百中

遴選一二。不習見者。不能徧及也。鏡大。非篇幅可容者。或略縮之。然僅十百中一二耳。逾月書成。影印精善。視墨本不殊銖黍。較往昔巧工所鐫。勝之奚啻倍蓰。惜尙不能盡吾之藏而流傳之。則猶有憾焉矣。爰弁語於首。備書三十年中之悲欣得失。以志今昔之感。曩所錄鏡銘集。異日當別刊之。並將述生平聞見爲鏡話附焉。倘亦宇內同好所欲觀乎。丙辰八月既望。

此書就舊藏墨本遴選。亦有近歲得之同好者。書旣編定。印過半矣。南陵徐積餘觀察乃昌復郵贈所藏建安元年及至元四年鏡墨本至。不及列入。爰補附於後。以

誌友朋嘉惠

夢鄣草堂吉金圖序

古之私家藏蓄古器者莫先於劉之遴。史稱其在荊州聚古器數百十種。厥後宋之劉原父在長安得先秦古器數十。箸先秦古器記。此又私家藏器箸錄之所自始。我朝藏器之風至道咸而寢盛。美富殆什伯倍於前人。若濰之陳氏。吳之潘氏。諸家輪指不可竟也。顧陳氏所藏僅有簿目。潘之箸錄未及什一。其私家所藏有成書者。曰諸城劉氏清愛堂。曰吳中曹氏懷米山房。溧陽端忠敏公匋齋。三家而已。而匋齋所錄頗雜贗器。蓋精

鑒之難也。予少好古器。貧不能致。三十客春申江。故家所藏。偶獲一二。輒玩賞窮日夕。亡友丹徒劉君鐵雲。有同好。聚古器數十。所居距予寓齋才數十步。每風日晴。好輒往就觀。相與摩弄。或手自拓墨。不知門外有紅塵也已。而劉君以逋負故。質所藏於人。則又相與太息。傷聚之之難。而失之之易也。又十年。予始備官中朝。京師人海。萬方百物之所萃。世家所儲。齊魯鄭衛燕秦古物新出者。時時於肆中遇之。遂如窮子之入寶山。盡傾俸錢不能償。乃私歎有力者不必好古。好古者又絀於力。無力而好古。鮮有不致累如予者。然是時所得古物。

已充牣左右。書室方丈。殆無措足地。在京師六年。三移居。長物多於家具。每值遷徙。躬自監護。惟恐有所損失。顧是時政綱日替。冷官末由報稱。思謝病退居江湖。顧此纍纍者。不忍棄去。欲一一攜取。則陳篋數十。歸裝益不辦。於是曩昔愛之如護頭目者。至此益增吾累矣。及盜起武漢。元兇柄國。不忍坐視。宗社之變。乃亟鬻服用之物。以充行資。攜孥浮海。圖書長物百餘篋。運之逾月。乃竟。又棄其重大不易致者。既至海東。無所仰給。此古器者。稍稍出以易米。尋復悔之。更圖聚積。時丁桑海之變。士夫所藏。乃大出。北則盛伯希祭酒意園所藏。

端忠敏公匄齋所蓄。陳壽卿京卿簠齋所儲。南則吳陸諸家故物。及鐵雲藏器質於人者。往往充斥肆塵。予先後共得數十品。曩之所失。乃得復償。去年冬病胃。不能有所造述。鑒於前人箸錄未成而器已星散。乃課兒子輩拓墨編爲夢鄴草堂吉金圖三卷。雖所藏不及諸家之宏富。然如商之勾兵。秦之虎符。鏤金之雕戈。異文之短劍。雞鳴之戟。夜雨之鏞。或爲並世所希邁。或爲天水之舊藏。藝院珍琦。不忍終祕。付之影印。以廣流傳。惟念余以忍死餘生。殊方遯迹。抱器徘徊。辛苦箸錄。意園匄齋所藏。且不能保。此編所載。異日將何所歸。仰思疇昔。

俯念方來。攬素綴言。爲之長喟。丁巳十月。

昭陵碑錄序

唐昭陵陪葬諸臣之有碑版傳世者。據宋以來諸家箸錄。凡八十有八。而今之存者。僅二十有八。此二十八碑中。崔敦禮碑久佚。姜遐裴藝兩碑雖存。又漫漶不可辨。今姜碑不復椎拓。裴碑或僅拓額字。則昭陵諸碑之實存於今者。二十有六碑耳。諸家箸錄其文者。有青浦王氏。後有平湖孫氏。王氏以前諸碑。皆僅拓上截。及蘭泉先生官關中。始並下截拓之。故萃編所錄。其存字較明。以來箸錄家存字爲多。然碑字可辨而失錄。及繕錄譌。

誤者所在不免。孫氏撰昭陵碑考，毅然欲補正王氏缺誤。今觀其書，存字誠視王氏爲增，而譌誤益甚。蓋王氏之失在疏略，孫氏之失在臆定。故孫氏失又甚焉。予曩得何夢華先生舊藏精拓整本，欲手自校寫。顧奔走江海，久緘巾笥。比來索米長安，委他多暇。丁未長夏，日取讀一二碑，就王孫二家之書校注於上，以爲程課。又博采舊拓善本，於溫彥博、孔穎達、房元齡碑，得見宋拓。于李靖、李勣、姜遐、段志元、唐儉碑，得見明拓。一碑率校以六七本，或十餘本。於是丹黃旁午，至不可讀。寒冬圍爐，炙硯寫定，爲昭陵碑錄三卷。計錄所見二十七碑。崔敦

禮碑未見拓本。則據陸氏金石續編錄之。兩月而竟。然
嗣每得一本。輒校一過。今年秋。又假徐梧生監丞坊整
本精拓二十四種。其中裴藝碑。竟錄出二百八十字。
舊稿乃又塗乙狼籍。爰重加寫定。凡曩之殘泐不能讀
者。至是多可成誦。於是益恍然於校錄之難。茲所箸錄。
雖較密於前人。顧未敢自喜。昔蘭泉先生自謂於昭陵
諸碑。椎拓無遺憾。視前賢所得爲多。而孫氏亦自謂所
錄又增於王氏。致欲誇示蘭泉先生於地下。然此編補
正二家。一碑或至數百字。或竟至倍以前事例之。予之
疏漏。恐亦難免。世有精心博見者。取吾書刊正之。如予

之於二家者乎。予日望之矣。光緒戊申九月。

甲寅春。借錫山秦氏天津龐氏所藏崔敦禮碑。翦裝本。重寫定。此錄乃得無憾。惜尙未見王波利碑耳。且期之異日。又記。

昭陵碑錄補序

歲戊申。旣寫定昭陵諸碑爲昭陵碑錄。明年秋。晤法人伯希和學士。爲言近十餘年間。昭陵新出土數碑。且言其行篋有墨本。惜束裝待發。不及見示也。予聞而亟詢諸同好及碑賈。無知者。又函關中友人求之。亦不可得。嗣邂逅藍田閻君甘園。培棠允爲訪求。久無以報。乃轉

而假諸海外。今年秋。伯希和氏乃將沙畹博士藏本郵示。計程知節等凡四碑。日本京都大學教授內藤虎次郎博士又贈以宇文士及碑影本。更出沙畹博士四種外。於是昭陵新出諸碑得寓予目者凡五石。仲秋以來。病痔累旬。頗廢人事。而閻君亦寄程知節等四碑至。爲之頓忘疾苦。參校諸本。忍痛箸錄。以補曩錄之缺。旣成。爰記致之之難。並誌東西諸博士及閻君將伯之助。爲可感也。時宣統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唐三家碑錄序

宣統己酉昭陵碑錄旣授梓復校寫獻陵陪葬諸臣樊

興李神符二碑寄鄂中將刊附昭陵碑錄之後逾歲而武昌亂起剗剔之事遂阻寫本亦淪佚歲癸丑搜篋中三原諸碑墨本將再寫之則樊李兩碑不可得蓋往歲校寫時別度之亦亡于辛亥之變矣然三原石刻之存者於李氏得二碑于氏得四碑臧氏得二碑皆整紙精拓往嘗據以校金石萃編者此整裝諸本外予所藏尙有翦裝古拓於李孝同碑有楊大瓢藏本李廣業碑有馬硯珊藏本于孝顯碑有初出土本于志甯碑有畢竹癡藏本于大猷碑有金冬心吾竹房兩本于知微碑有張文魚藏本其先者四五百年近者亦且百年皆非一

時所易致者因復取校萃編補正奪誤少者數十言多者數百言而于知微于大猷兩碑首行碑題皆多至數十字雖磨泐殆盡而殘迹可尋萃編乃以意寫定一題容州都督于知微碑一題唐明堂令于大猷碑以原石存迹校之全不符合蓋出自校錄者之臆定也鹵莽至此爲之駭絕蘭泉先生成是書時已迫耄期不及檢定宜也然使予不得善本爲之詳校者亦不能知其繆戾至于斯極春晝方永因手自移寫李氏于氏臧氏三家之碑各爲一卷將與昭陵碑錄並刊行惟三原尚有于德芳碑爲予所無李神符碑又已亡乃假諸繆氏藝風

堂以補之李神符碑前人無箸錄其文者箸之自予始
于德芳碑錢竹汀先生曾得吳門蔣氏本跋稱失其前
半吾鄉魏稼孫先生箸其文於非見齋碑錄亦云拓本
前半全失今予所見爲嘉蔭籀舊藏整紙足拓前十九
行字皆漫滅後十一行朗然可誦錢魏兩家均謂失其
前半者蓋由未見整紙足拓也魏氏所錄與予寫定存
字互異不敢取魏錄補予之闕此予寫碑之例蓋亦懲
萃編之失而過乎正者也校理旣完付之厠氏念錄中
諸人三李爲宗支之秀于臧兩族或運籌策以定太平
或佐撻伐以勘禍亂並馳聲當代功伐爛然今者神州

淪于羣盜蒼生喪其覆育安得彼蒼篤生方召並得維
城之彥如諸賢者廓清戡定以弼成我宣光之治此又
海外羈臣爲斯錄之微意也已七月旣望

西陲石刻錄序

予年十有七始蓄金石墨本顧生長江淮間又罕交游
於荒裔石墨不能致也巾笥所儲於裴岑姜行本兩刻
外他皆無之光緒甲午吳興施均甫太守

補華

寄劉平

國治關城誦屬爲考證並媵以沙南侯獲刻石乃施君
佐張勤果公西征戎幕時所手拓者於是遽備西域三
漢刻爲之喜而不寐顧讀吾鄉徐星伯先生西域水道

記所載諸碑尙不能致壯游四方始漸備其所無宣統
紀元又得見燉煌古卷軸據唐寫本李氏再修功德記
補石本闕泐百餘字爲之狂喜殆不異曩得三漢刻時
也去歲旣校定石室佚書復據李氏再修功德記及索
勳碑得知張義潮家世據以作張義潮傳以補正前史
闕失竊謂古刻之裨益史事以邊裔石刻爲尤宏於是
擬將西陲諸碑勒爲一書而經辛亥之亂篋中所藏積
三十年而漸致之者頗有紛失乃借繆氏藝風堂藏本
以足之遂成西陲石刻錄一卷由漢暨元得十有五碑
而未見墨本者

如水道記所錄
金滿縣殘刻等

則闕之此卷所錄雖已

見前人箸錄者十六七然前賢寫定往往假手門生書
佐故多疏誤今手自寫定一一爲之補正一碑或參合
數本或依據舊拓其考證所得則俟異日別錄之此固
予寫碑例也宣統甲寅二月

西陲石刻後錄序

癸丑冬予旣寫定西陲石刻錄顧以生平足迹未嘗度
隴僅就耳目所及遺漏必多頗欲從事補輯今年春在
滬上繆氏藝風堂見元和葉鞠裳學使昌熾視學甘隴
時所得墨本於予所錄外尙得六十餘種以行程匆迫
不及移寫得其目以歸已又聞新城王晉卿方伯樹枏

儲闕門以西石刻至備意必有可補予書者亟遺書乞假觀乃久不得報書方以爲悵夏六月日本大谷伯

光

瑞以西陲所得古器物陳於武庫郡之別邸予亟冒暑往觀見武周康居士寫經功德記殘石不能得打本爰攜氈墨往手拓之復見高昌墓碑十餘朱書粲然皆以延昌延和延壽紀年具書月朔干支手寫其文歸依長術求之則當陳隋唐三朝蓋高昌麴氏有國時紀年也爲之狂喜諸史高昌傳多疏誤予旣據以作高昌麴氏系譜復次第所錄爲西陲石刻後錄諸誌旣是朱寫不可撫拓而躬度流沙得此奇迹之吉川君

小一郎

乃影

照見詒其不可辨者往就校焉於是此錄乃得無遺憾
勘定既訖爰書大谷吉川兩君之嘉惠於卷端並遺書
方伯載申前請將續編爲三錄並將假葉氏所儲爲四
錄而先寫定其目爲甘肅石刻目別刊焉宣統甲寅八
月

恆農冢墓遺文序

光緒丁未予在京師廠估有自中州攜斷專歸者存分
書殘字二字方二寸許古勁如元氏封龍山碑詰其所
自出曰出靈寶縣詰以所出幾許曰百餘詰以此百餘
者今安所歸曰歸溁陽端制府矣明年夏予視學南中

道出白下就制府索觀之公導予至一水榭指小廡下
曰此纍纍者皆是也時日已向夕聚蚊成雷秉燭摩挲
汗下如雨不卹也因戲語公曰此殆長沙之百甕歟公
大笑乃就公乞墨本公許之顧逾歲不至已而聞出土
時中州估人曾墨一本自藏之遣人往購得百餘紙驚
喜如獲異寶私謂此百餘專者不異百餘小漢碑也冬
夜旣永將手自錄之先爲之類次熟玩其文皆刑徒執
役者之埋銘也其時代則由永平逮于熹平其刑人則
有髡鉗有完城旦有鬼薪有司寇其刑徒之籍里則隸
于司隸者八曰河南雒陽曰河南平陰曰河內山陽曰

河內汲曰弘農盧氏曰京兆長安曰左馮翊萬年曰左馮翊重泉隸豫州者六曰潁川邾曰潁川武陽曰梁國穀熟曰汝南山桑曰陳國長平曰陳國扶樂隸冀州者三曰常山曰趙國邯鄲曰河閒莫隸兗州者五曰陳留酸棗曰陳留襄邑曰東郡聊城曰東郡燕隸青州者二曰北海昌安曰隰陰隸荊州者六曰南陽宛曰南陽魯陽曰南陽育陽曰南郡臨沮曰江夏靳春曰江夏安陸隸揚州者五曰六安舒曰六安巢曰廬江六安曰廬江襄安曰豫章宜春隸益州者一曰蜀郡江原中都郡國刑徒殆畢萃矣漢代大工役多募罪人爲之凡死罪以

下戍邊屯田以外並執雜役漢書孝景紀中四年赦徒作陽陵者死罪欲腐者許之此死罪執雜役者也武帝紀元封元年封泰山赦所過徒宣帝紀五鳳元年赦徒作杜陵者元帝紀初元四年祠后土赦汾陰徒永光元年幸甘泉赦雲陽徒成帝紀建始二年祀南郊赦奉郊縣及中都官耐罪徒三年赦天下徒鴻嘉元年幸初陵赦作陵徒後漢書光武紀建武四年五月丙子見徒免爲庶人均諸刑人執雜役之證漢鄱君開褒斜道石刻云永平六年漢中郡以詔書受廣漢蜀郡巴郡徒二千六百九十人開通褒斜又籍知罪人執役以詔書命之

也今之靈寶爲漢弘農郡由永平至於熹平垂百年閒
罪人皆執役于是所募幾徧郡國所執何役不可知矣
漢書刑法志死罪以下諸刑男子有髡鉗城旦有完城
旦有鬼薪有司寇應劭謂城旦四歲刑鬼薪三歲刑司
寇一歲刑考城旦既有髡鉗與完之別其刑期當有等
差而史無明文宋徐天麟東漢會要謂完城旦亦四歲
刑此殆沿髡鉗城旦而誤觀東漢罪人納贖之例右趾
至髡鉗城旦爲一等完城旦至司寇作爲一等則完城
旦或亦三歲刑矣專文于髡鉗完城旦鬼薪之上或冠
以無任二字其文不見刑法志宋書庾登之傳謝晦拒

王師欲留登之留守登之不許晦敗登之以無任免罪
禁錮還家是無任二字宋代尙沿用之漢律久佚其義
則不可曉矣其所載郡國名與續漢書郡國志或有異
文如東門當專之潁川武陽志作舞陽舞武同音專用
借字魯伯專之陳留尉是志作尉氏古是氏通用專亦
用假字□霸專之江夏靳春志作靳春史記太史公自
序孫靳集解引徐廣曰靳亦作靳今專作靳春亦用借
字陳李專之六安巢安上缺一字
當爲六字志有居巢國而無巢
專殆省居字或當時亦得稱居巢爲巢歟田□專之河
閒原缺
閒字莫志作鄭莫鄭殆古今字永元二年□□專之

趙國邯鄲志作邯鄲予所藏漢印人名有邯鄲央者鄲字亦从𠂔作知鄲爲鄲俗字也徒在作死亡例由官埋葬後漢書孝桓紀建和三年十一月甲申詔徒在作部疾病致醫藥死亡厚埋葬今觀諸刻則不僅埋葬且志其處矣專書𠂔𠂔死在此下死卽屍字古死屍相通假史記魯周公世家不如殺而以屍與之索隱屍本亦作死其證也又史記淮南王傳詳聚土樹表其上曰開章死埋此下與諸專文法正同其云死埋此下猶言死在此下矣以上所記並有裨于考古固不止書法足珍已也宣統初元溷陽制軍罷官居京師予以已得打本告

公則亦以匄齋藏甄記刊本示予予既卒讀始知往者
所得與匄齋所藏異者十且三四爰復申墨本之請將
匯而錄之蒿里遺文中公謂往但拓一本已爲幕僚編
寫者攜去專雖具存而行篋山積倉卒無以報乃悵然
而罷今制車殉國且數年矣所藏又未知何如然則予
篋中百餘紙者殆不異人間之孤本今年夏乃選擇文
字尤完善者三十一紙手自勾勒以詒當世匄齋所藏
計二十有三紙其八紙則不知誰氏藏弄嘗鼎一臠未
爲不知味亦慰情勝無而已校印既畢回思往歲在金
陵官寺時與公笑言如昨日事而公則竟不及見此編

之成也悲夫宣統乙卯重九

芒洛冢墓遺文序

關洛爲金石淵藪予生平足迹未至關中而中州則爲
旅程所屢經顧以未得攬轡嵩洛一爲訪碑之游爲至
歎及官京師密邇輦洛意斯願易償乃職守所羈游轍
終阻又於廠肆求關洛石刻亦求百不獲十益爲悵恨
不得已求之廠估往來中州者懸厚值以爲之酬於是
新出之石漸能拓致而出冢墓間者爲獨多予於石墨
中尤篤嗜者爲墓誌之文至是先後六年間所得遂逾
千品而中州居十之二洛又居其半海外蟄居擬從事

寫定補入舊箸蒿里遺文顧一時不能徧及爰就出土之地分類校錄自芒洛始歲律再更成書三卷顏之曰芒洛冢墓遺文念洛陽之在往昔屢爲都會古刻如林中州金石記所載乃不及什一而異邦人之訪古於我河朔購古刻以去者趾相接有朝出重泉夕登市舶未傳拓一紙者士夫所獲或亦展轉歸於海外其幸存者亦不謀流傳及一入肆賈之手則列石以市不許施墨謂傷古澤一旦得善價乃亟氈包席裹以去如是者比比故集錄之事其在今日誠不宜或後非如曩昔之在名山古刹得隨時舐筆就鈔捫石手拓也又中州蘊寶

既多椎埋者衆名賢之壟亦多盜伐憶辛亥秋有以韓
通及夫人董氏兩誌乞售者乍見爲之驚駭方擬脂車
遄往求其埋碧之處重爲封樹用戒樵蘇乃國變遽作
至今未果拓本幸存亟爲甄錄以彰忠節如斯之類恐
耳目所未及者尙多至此編中所錄旣多得自估人之
手聞轉徙者十已二三恐不數年十不存一昔人有言
金石雖壽或轉借楮墨以永之揆以斯語證之往事則
予之辛苦寫定未爲徒勞所恨去國三年近時所出不
得寓目而京洛之游徒存夢寐他日者倘得橫流靜戢
襪被歸來收千載之貞骨窮故都之勝攬則斯編之賡

續當非鮮少爰書以俟之彼蒼者天其許我乎宣統甲寅二月

芒洛冢墓遺文續編序

宣統甲寅春予既寫定芒洛冢墓遺文其明年始游洛復得中州近年所出誌石墨本百餘紙其出芒洛間者凡五十有六長夏度門手自釐輯益以漢建甯中平兩地卷總得五十八品命兒子福萇傳錄爲芒洛冢墓遺文續編三卷校訂既竣檢巾笥所儲尙有兩編未及錄入者異日當再寫定以爲補遺非敢遽期芒洛遺文悉收無遺亦姑盡予之所藏而已乙卯十月

芒洛冢墓遺文續補序

宣統甲寅既寫定芒洛冢墓遺文明年乙卯成續編而檢舊藏諸誌未錄入者尙二十餘通丙辰夏乃益以新得之品爲補遺計先後箸錄都百九十有三品私意續補之事或且俟之二三年後矣乃不數月間同好投贈與購自中州者由曹魏迄於五季又得二十又八品冬仲病胃無以自遣乃課兒子福萇移錄之日竟一紙每於燈下手自勘訂以遣岑寂逾月而竟歲已闌矣念由甲寅季春初編寫定逮乎丁巳正月律琯三周而成者四編聞近日邱壘所出尙有拓本未及寓目異日者或

竟歲成一編未可知也爰書以俟之丁巳上元夕

鄴下冢墓遺文序

中州郡縣之有金石志者安陽偃師二邑而已往在京師訪兩邑石刻每就兩志所載至厥肆求之十不能得一二也光緒戊申山東估人有載石乞售者視之乃唐高德墓誌云出彰德又嘗于厥肆見李二墓誌石刻亦云出安陽且爲予言中州出土誌石洛陽最多次之者彰德諸邑也至是乃舍已箸錄而求新出于壟墓間者不數年間所見誌石不下七八十顧估人售石不售墨本以重值償之十得四五而已及去國東渡巾笥所儲

得六十餘品新出者居半以上乙卯季春始移錄其文
三月而竟其明年復益以後得者數紙編爲二卷石可
見而拓本不可得不克入斯錄者殆且倍是也然則是
錄雖成而異日之賡續將如芒洛諸誌例亦烏可已乎
哉丙辰八月

襄陽冢墓遺文序

光緒庚子冬予應鄂督張文襄公之召公將咨以神農
之言乃居數月溫溫無所試遂復歸滬江當旅鄂時客
居無俚頗與吾鄉章碩卿大令

壽康

討論金石之學以

慰岑寂碩卿一日走告予曰襄陽近出誌石四五已遣

人構之且將求副以餉君也乃予去鄂三四歲篋無消
息及予客吳下則聞大令竟客死鄂中同好旣亡墨本
亦無由致久且淡忘之矣丁未在京師書估某由武昌
求書歸言得章君遺書並石刻打本邀往觀之則襄陽
後出諸誌在焉已加韜緘署予姓字殆將付郵使而未
果者展觀爲之腹痛亟購得之至是予所藏襄陽石刻
於范陽張氏十誌外張漪墓誌藏桂林唐氏予未得打本遽增五紙又二
年復得曩所未備者四種則碩卿亦未見者也今寫定
後先所得爲襄陽冢墓遺文而以黃州之東坡乳母任
採蓮墓誌附焉言念斯編之成實資良友之力南北千

里生死殊涂而遺函竟達殆章君之精誠有以相之與君溫雅好書收藏至富在京師時嘗與人爭構古籍及出宰百里而與爭古籍者適典郡乃借端劾之既罷職貧不能自存然尙典鬻所藏以刊前人遺箸其篤學好古如此章君與兩兄皆無子息兩兄先歿僅遺一孤女親撫育之既長嫁關中某世家子遇人不淑摧折以死予聞其所遭至慘恨不得爲之申雪使九原有知其必有以殛此人倫之殘賊矣此書既以大令之助得潰於成爰記吾友之平生及其身世之可悲者於卷首俾吾友之名之學不至與有生以俱淪焉此則予之志也宣

統乙卯

廣陵冢墓遺文序

光緒壬午秋。予自淮安返里。應鄉試。歸途經揚州。於書肆中得真州張氏榕園藏石墨本十餘紙。皆誌墓之文。之出廣陵者。此爲予儲藏墓誌拓本之始。後十年辛卯。聞有李氏者。藏誌石一。乃揚州濬漕渠時所得。展轉構求。卒假得之。文字雖多漫滅。而題署年月具存。乃楊吳李濤妻墓誌也。山陽邱于蕃大令崧生與予同好。乃移石至其家。予則與吳縣蔣伯斧部郎黼親施氈拓。於是此石始傳人閒。嗣是廣陵誌石有續出者。予聞必購致。

然僞迹頗間出。今檢行篋所儲。由唐洎元。都三十紙。廣陵先後所出具在是矣。其大半爲張午橋觀察丙炎所藏。其少半則浚陽端忠敏公方督兩江時所得。後張氏所蓄。又由蘭陵徐積餘觀察乃昌購以歸諸忠敏。及忠敏移督畿輔。諸石悉載歸京邸。而李濤妻誌者。則由李氏歸南清河王壽護比部錫祺。比部尋以商破其家。蔣君伯斧又載以度諸所居雙唐碑館。蓋自是而廣陵諸石盡矣。自人家藏石之風日熾。古刻每多轉徙。然未有如揚州之甚者也。予旣校寫江蘇諸誌之在江南者爲吳中冢墓遺文。江北諸郡所出。以揚州爲多。爰錄爲一

卷其出金陵者僅三石不能成卷乃別錄附焉忠敏藏

石之出揚州者尚有宋高鎮買地券及唐裴公夫人韋

氏

天寶九載

崔克讓

天寶十四載

彭夫人

元和五年

三誌已箸之甸齋

藏石記驗其文字確爲僞作予所藏墨本中尚有唐陸

氏夫人宋氏誌

元和三年

與韋崔二誌出於一人之手今刪

除不復入錄校繕既完回思此編之成上距儲集之始

忽已三十有五年當時諸同好忠敏既完大節比部又

餒死海上邱蔣兩君亦先後物化風流頓盡予則以喪

亂餘生羈棲異國宗邦西顧盡焉神傷轉羨長逝者之

一瞑千古也嗚呼鐘簴可移遑論片石萋楚之痛逾於

山邱後世君子知我心否乙卯十一月晦

吳中冢墓遺文序

吳中誌石傳世至少陶南村處士古刻叢鈔錄古誌之屬江蘇者宋謝濤以下十有四今皆不存惟永陽敬太妃誌尚有孤本傳人間耳至孫氏訪碑錄則僅錄唐王夫人殘誌一石而已予寓吳門三年亦僅得唐石二宋石四元石一然往歲江南修通志所編金石目予曾見之仍不及予所蓄之半然則予之所藏烏可不亟寫定之乎宣統乙卯十一月校錄竟題記

石屋洞造象題名序

石屋洞造象題名百五十有二品始石晉之開運甲辰
訖趙宋之開寶甲戌凡三十有一年閒皆吳越有國時
所刻也前人箸錄石屋洞題刻者以阮文達公兩浙金
石志爲最備然亦僅得四十有七品視今茲所箸不及
三之一然阮志所有而予無之者亦二品知此百五十
有二品者固亦未能盡其數也今以墨本校阮志石之
漫泐又甚於昔故阮志所釋今本或已不可辨顧亦有
阮氏誤釋得據今本是正之者如秦彥潛記造此羅漢
阮氏誤此作山朱□□造觀音讚乾祐二年阮志誤作
三年夏保威記不負所願阮志誤作前願梁文誼記阮

志誤作梁文謹翁□記王二娘子阮志誤子作上知阮志所釋亦未盡可據矣茲之寫定仍依今本不敢輕依舊釋以補缺文此固予錄碑例也宣統乙卯十月

龍泓洞造象題名序

予以光緒辛巳始游聖湖摩抄諸山題刻流連不忍去歸而求墨本於坊肆閒不可得也後十七年歲戊戌寓湖上浹旬欲選工徧拓以償夙願又以陰雨不克備拓僅得石屋龍泓兩洞造象題名二百餘紙藏篋衍中再越十七年既校錄石屋洞題刻以龍泓諸刻諸家著錄者尤尠視予所得什且不及一因復以一夕之力爲之

寫定。將與石屋諸刻同授之梓。念往昔所見諸山題刻。視此何啻倍蓰。顧以神州荆莽。求如往者游觀監拓。不可更得。而閱歲纔三十餘年。回首故山。已不勝今昔之感。爰書示來茲。俾知予之慨喟。固不僅在此諸山石刻已也。乙卯冬。

漢晉石刻墨影序

古石刻文字之箸錄。昉于宋洪丞相隸釋。然洪氏之書。易隸以楷。字形已失。王少寇金石萃編。於漢魏諸碑。乃各如其書體錄之。形差得矣。而原石漫漶缺泐之處。不免以意增損。至張氏金石聚始用雙鉤以存原形。視王

氏爲勝。而鉤勒未善。加以粗工拙刻。筆意全失。譌誤滋生。仍不能無遺憾。惟吾鄉趙撫叔司馬。手模二金螭堂漢碑十種。其書初未付梓。原本在予齋。鉤勒精于張氏。而收陳德殘碑。蓋又不免真贋糅雜之失。予早歲嘗欲取傳世漢魏石刻。求明代及國初善拓。手自鉤勒。以傳其真。而里居寡見聞。苦不能得佳本。及壯游四方。稍稍能致之。又人事旁午。求如里居之暇。不可得。今且老矣。海外索居。篋藏幸無恙。似可償初志。而又不能如往昔之年少眼明。噫。卽此小小箸錄。而求稱心滿志。其難已如是矣。去年冬。予檢晚出之漢魏諸刻。咸同諸家所未

得見著二十餘種付諸裝池。今年長夏。矢志影模。舍漫漶已甚。及細書非吾目力所能勝者。日模二三紙。逾月遂得十有五種。其十四種者。皆出于我生以後。惟嵩廟石人頂馬字爲黃小松訪得。以傳拓至少。亦並及之。顏之曰漢晉石刻墨影。取校原刻。自謂筆法具存。臨池家可取以臨寫。僅下墨本一等。以視初志。僅償什伯之一二已耳。乙卯秋八月。校印既畢。漫書其首。殆不勝年華之感。今昔之悲也。

重訂漢石存目序

予初治金石目錄之學校。孫氏寰宇訪碑錄及趙氏補

錄訂正譌複各得數百事既乃苦其多不勝舉而止欲別爲一目意先成一代詳加校核而後徐及他代如是譌誤庶可差減逮歲乙未諸城尹君竹年郵寄所刻福山王氏漢石存目二卷其書分字存畫存僞刻不錄重模不錄佚石不錄體例頗完善尹君附書言廉生太史已繼是爲六朝石存目近擬撰唐石存目則繁賾非旦夕所能就也予喜與鄙意不謀而符謂海內既有爲之者予書可不作乃撰集孫趙兩家箸錄所未及諸石刻爲再續訪碑錄二卷於時頗檢閱是目則稍稍見譌字爲之是正記於書眉比以二十年來兩京石刻又有出

土者欲加入編中乃一一校以墨本始知是書之違失殆不下於孫趙二錄爰舉其略如司馬長元石門刻字注建初八年六月校以石刻乃六年十月南武陽西石闕注元和八年八月元和無八年他家或作元和三年今驗石刻年上一字雖半泐然是元字乃元年十二月固非八年八月也韓勅造禮器碑注永壽元年石刻是二年魯峻碑注熹平元年石刻亦是二年樊敏碑注建安六年八月石本乃十年三月此書年月之失也楊淑恭碑附書碑兩側今石本但有一側三公山碑有側曹全碑有陰錄中並不箸此書陰側之失也楊君頌注篆

額而是八分劉梁殘石一曰秋博覽云云一曰爲國云云又有碑側一行曰歲在辛酉三月十五茲乃析一爲三而分箸之稱弟故殘石他書或作十三字殘碑與黃初五年殘石書體大小方罫並同確爲一碑此錄乃誤以爲漢刻禹陵窆石形制書迹並同孫吳宋人箸錄謂是漢永康元年今石刻具存並不見永康紀年乃亦沿宋人之誤列入漢代此記書體名稱朝代之失也今均一一爲之勘正朱博殘石確爲贗作蜀侍中楊公中書令賈公二闕劉燕庭方伯據宋人題字定爲李成時其說可信此錄仍以爲蜀漢茲並削除而益以近年新出

諸石二十有二於是字存一卷略可觀覽至畫存彌復
糾紛著錄益匪易易此錄舛譌蓋亦非一如沂水鳳皇
畫象二石其一署白鳳誤錄作元鳳又誤二石爲三石
嵩高泰室少室東西二闕並有畫象乃均屬之東闕武
氏祠後石室畫象十石均無題字乃注題字八分書左
室畫象十石誤作一石顏氏樂圃畫象二石一得之白
楊店嶽廟者有題字一得之兗州劉氏者無題字茲錄
於二石僉注有題字陳氏簠齋藏君車題字畫象二面
刻而遺其陰面射陽畫象亦兩面刻而誤以爲二石永
元食堂畫象一石裂爲二亦誤以爲二石如斯之類並

爲失實又其記錄之例數石之中一石有字便注有題字而不明箸幾石有字亦令讀者迷惑今一一取予藏本核定予之所藏雖未盡備然亦十得八九往歲奉

命視學山左轎車所至徵求盈笥如汶上兩石橋畫象等有前賢未曾寓目者乃爲東邦友人借去爲寫真工人乾沒遺失者過半茲之校訂或轉據他籍至爲憾事又畫象諸石流出海外者不少嘗欲爲海外貞珉錄以記之其成書尙需時日茲先就可知者補入是編雖未能盡其視原錄爲加詳矣予於文敏初未識面方予官京師文敏久殉國清風大節夙所景企茲之補正非敢

暴前賢之失亦聊盡校字之責且以示箸錄之難至予之譌誤正恐亦未免又將須之後賢倘有能如予之於文敏者則厚幸矣乙卯六月

重訂魏晉石存目序

魏晉石存目尹君竹年撰原附刊於王文敏公漢石存目之後凡箸錄石刻二十有四然如孝堂山畫象題字三段文字漫滅在有無閒范式碑及太公呂望表均有陰並失錄今校補文敏書因並刊正之並補近年新出諸碑十有八而刪孝堂山題名仍附刊於漢石存目之後至文敏所撰六朝石存目其稿本今存寒齋分類瑣

細尚未遑校補將以俟諸異日乙卯六月十八日

六朝墓誌菁華序

墓誌之傳世者莫盛於李唐雖屠估走卒亦有薶銘致有文不能施句讀書不能具點畫者六朝則不然非貴胄顯仕無敢濫用故傳世至罕而文字則皆華贍可喜間嘗都計乾嘉以來諸家所箸錄者其數不逾四十欲會最影印以傳之以中多佚石不能備得而止光宣之間中州古誌出邱壟間者多魏齊物予有所聞知必百計求精拓及辛亥去國亦必展轉託知好構求或郵筒往返經歲僅乃得之而未嘗以難得隳吾志比年以來

在巾笥者數逾五十念致之之難也乃遴選尤精異者十有八品選工精印以廣其傳此十八品者其十六皆出漳洛間惟劉懷民誌出山左楊脩誌出關中南朝無誌石傳世者僅蕭敷及敬太妃兩誌爲人間孤本今且不知存佚懷民誌出于劉宋爲六朝誌石之冠關中舊無魏誌楊脩一石等諸麟鳳故亟入之編中影印既完顏之曰六朝墓誌菁英其餘三十餘通亦當次第印行至乾嘉以來所箸錄諸誌之已佚及難致者當別爲一編與此並傳倘亦宇內治金石學者所欲睹乎宣統丁巳中秋前一日

兩浙佚金佚石集存序

光緒戊戌與章碩卿大令游滬肆見隋軒舊藏唐心經銅聲拓本予價不諧已知爲亡友費君屺懷所得予謂此是國清故物爲吾浙佚金請以他物相博易可乎屺懷諾焉而久不踐約念之常不忘越七年乙巳在吳中又見舊家所藏張叔未先生手拓唐聚慶包公夫人周文遂三專誌亦吾浙古刻之久佚者亦爲捷足者所得復爲懊惱者累日又逾歲而屺懷沒心經墨本爲臧獲竊售於人展轉歸於予及辛亥之亂某氏所藏石墨至海東乞售則三誌在焉十餘年憾事先後釋於懷喜可

知也乃檢行篋所藏於此四品外又得唐阿彌陀經銅鐘宋嘉興元奉化上虞三銅漏銘及楊紹買地券皆吾浙佚金佚石也念先後致之之匪易爰影印以傳之以詒我鄉人之留心鄉邦金石者篋中所無異日倘幸得之再補入焉丁巳十一月

洛陽存古閣藏石目序

宋孫莘老守吳興作墨妙亭於府第之北取境內自漢以來古文遺刻三十種以實之此爲作堂聚境內石刻所自昉至南渡淳熙中蜀中有集古堂聚近郊石刻列植秦漢隋唐以至有宋其碑凡十今雖遺蹟已湮而堂

記猶在厥後關中有碑林洛陽有存古閣並嗣音前哲
有功藝林存古閣者道光癸卯介休馬又海恕令洛陽
時所剏儲石六十有八刻石自爲之記而未備列其目
後來有所增益亦無記錄其名物者予夏間游洛聞辛
亥國難作閣中儲石多被攘竊現閣中所存仍僅六十
有九石乃亟倩工拓墨並簿記之爲存古閣存石目俾
來者考焉乙卯十月

海外貞珉錄序

我國古金石刻最富之地曰山左曰關中曰中州訪古
者足跡之所萃亦估人獵利者所共趨也嘗聞我關津

稅吏言古物之由中州運往商埠者歲價恆數百萬而金石刻爲大端以此類推其歲出之數可略知矣顧古刻之隨估舶出重瀛者無論其入公室歸私家其名目均不可得而聞蓋外邦有寫影無拓墨雖或經學者之考證載入所箸書中然十不過一二以視我邦歲拓數百十紙得徧傳於人間者大異矣予嘗謂古刻而至異域殆不殊再入重泉予居東以來頗見我國古石刻之流入東土者又漸得知其藏弄家姓氏每託友人錄其目並於西人箸書中及我國估人之商於海外者又稍得知古刻之流入歐美者每有見聞輒記其目積日既

久遂得百有四十種蓋亦千百中之十一而已其東邦友人藏石有曾摩挲其下當時未錄其目而遂遺之者若大谷氏之藏殆不下二十餘則此編所未及者蓋亦衆矣然旣已分散於世界諸國欲一一悉舉而無失此亦至難矧我國今日視學術如弁髦三千年之倫紀文物咸棄置不復道則此後故家所弄山川所出連舳以趨海外者方無窮期亦安得一一簪筆而疏記之卽異日有所賡續亦仍就耳目之所及錄十一而遺千百如此編已耳噫宣統乙卯九月

三韓冢墓遺文目錄序

自劉燕庭先生撰海東金石苑。我邦士夫遂頗留意於三韓古刻。惟誌墓之文流傳中土者至罕。比居扶桑。始得高麗墓誌二三紙。去歲又識東友末松君熊彥。末松君實司高麗博物館。因得徧拓館中所藏誌石。合先後所獲凡七十種。皆以前我邦金石家所未見也。將寫定爲三韓冢墓遺文。而先編目一卷。以補我邦諸家目錄之所未備。且以示我同好焉。乙卯十月朔。

唐折衝府考補序

府兵之制。創於西魏。增於周隋。而大備於唐。顧所立府數。在當代已言人人殊。而新唐書地理志所載府名。又

多亡佚。僅得四百四十有八。曩仁和勞先生經原作折衝府考。其子格又增輯之。凡補府百有九。合之唐志得府五百五十有七。又博考諸書。於唐志之麁亂譌誤者。一一是正之。其書至精核。而當時刊本流傳至罕。有寫本藏振綺堂汪氏。光緒戊戌。從汪舍人康年假觀。適貴池劉京卿世珩方刻叢書。因以授之。劉君又轉授諸南陵徐觀察乃昌。遂刊入鄒齋叢書。於是人間始有傳本。當未刊時。予頗擬爲之校補。乃以人事旁午。勿勿未果。比年以來。每於石刻及隋唐兵符。見有府名爲勞氏所未及者。輒補錄之。又唐志所載諸府。勞氏考注未詳者。

瀏覽所及亦隨時記於書眉久之遂補府二十有八正
唐志羣譌三補勞注五十有一沿勞氏書例別紙錄爲
唐折衝府考補一卷異日倘續有所得當別爲補遺附
刊於後時宣統紀元冬

續彙刻書目序

會最叢刻諸書之目勒爲專書肇於顧棗厓氏自顧目
行而海內承學之士翕然稱便顧其書刊於嘉慶己未
後此所刻不能及焉至光緒初葉唐棲朱氏始爲之增
修視原書幾倍於是朱書行而顧書廢今距朱氏增修
且三十年矣士夫刻書之風尤盛於咸同以前嘗憾當

世尚無爲之賡續者。曩在京朝。與亡友蔣伯斧諮議

謀共輯之。汪毅伯舍人

康年

復愆愆。謂宜亟圖毋後時。

乃牽於人事。再閱寒暑。兩家所錄才數十種。曾不逾年。神州遽淪。伯斧毅伯俄爲異物。予則轉徙東土。往昔之約。遂不可復尋。顧幸予所藏書尚存行篋。乃發憤獨任之。始於今年二月。訖於閏月。凡百五十日間。就予大雲書庫所蓄。補錄光宣兩朝諸家叢刻。及刊於光宣以前。而朱目失載者。凡得三百餘種。未敢云備舉無遺。然亦略具矣。間有所缺。則假之同好。其顧書所載朱氏遺之者。亦就予儲書所有者補之。其不可見者。甯闕之。不補。

也。於是數年以來。望之宇內學者。及呼將伯之助於我
友朋者。至是乃以一人之力。不半歲之期畢之。其必有
漏略疏失。又可知也。既寫清本。留俟異日之勘補。而婦
弟范緯君方與予謀刻書。請從此目始。因以付之。有所
闕遺。當仿朱氏例。別撰補錄。涼露既零。刊刻斯竣。爰記
其輯錄之由。並傷伯斧毅伯之不獲觀成也。爲之腹痛。
然予以顛沛餘生。尙得執寫官之勞。幸有成書。以謝故
人。則又差自慰已。宣統六年。

此書既寫定。讀吾友藤田劍峯學士

豐八

藏書目。見有

此編失載者數種。爰移書求寫寄。又內藤湖南博士

虎

次郎富岡君撫教授謙藏亦寫示日本高麗諸叢刻復據以補入將伯之助不可以不記附書之以誌受益

南宗衣鉢序

山水之畫其興差晚雖導源於魏晉實啓宇於李唐然尙論之士於二閭之蹟猶有工倍愈拙之譏逮乎開天之際王李挺生兩宗並峙而南宗嗣續孳乳尤繁荆關董巨競爽於五季李郭范米馳聲於天水並能損益前人津逮來學降至元明迄乎昭代哲匠踵起良工不絕顧嘉道以降寢至陵夷揆厥所由非必靈明謝於古人勤力殊於往代良由年紀懸邈名蹟日湮其歷劫僅

存者。又或藏諸天府。人間莫窺。或散在四方。一時難致。加以祕笈之儲。假貸或吝。丹青之士。搨寫末由。馴致流風歇絕。斯道逾微。有識之士。望古興慨。十年以來。我國士夫。頗或撰集。創爲譜錄。然朱紫不分。糅雜無紀。多采凡近。牖於知聞。雖意存師資。實無裨學者。予不揣譾陋。取古今名蹟在天壤間者。類次爲畫苑珠英。山水樹石。位居第二。又分山水爲甲乙兩部。以闡明南北兩宗。此編所載。並是南宗之秀。上溯隋唐以前。下逮嘉道之末。以示源流正變。循其統系。雜而不越。所取之蹟。甄別至嚴。不使苗莠並生。荆蘭同藝。先後之敘。約爲四期。魏

晉今不得見。爰以六朝暨五代爲上古。宋元爲中古。明爲近古。嘉道以前爲今代。案期分卷。摹印流傳。並各繫跋尾。用志管窺。將以振方衰之墮緒。續垂燼之傳燈。綆短汲深。願奢知絀。方聞之士。幸有以起予。宣統丙辰正月。

五十日夢痕錄序

予自辛亥冬。攜家浮海。瞬逾三歲。朝市旣非。松楸日遠。故國之思。時形歸夢。去年春返國。擬展視先人壟舍。比至滬上。以漕渠水淺。道阻而止。乃以今春復歸祭埽。又以平生誦習孔子。今髮垂白矣。尙未得一瞻。

闕里頻年考究殷虛遺文而足迹亦未嘗至洹曲乃于
展墓後至曲阜展謁至聖林廟復涉洹濟洛弔殷
虛登龍門復遵海而反東山寓廬此行匆促往返僅五
十餘日間比者長夏忽已過半蓋返海外寓廬者又兩
月矣追思此行山川親故曾歷歷在目而倏焉已失
固不異往昔之歸夢也因述此行之聞見爲夢痕錄歲
在乙卯六月十有八日

古兵符考略殘稿序

古兵符考略一卷吳江翁叔均先生手寫本敗楮零落
塗乙滿紙蓋未定之初稿也目錄所列計符十有五牌

三十有二而有考證者符五牌十六而已其中金奉御從人牌錄錢少詹及胡氏虔跋滁州太陽翼萬戶木牌錄萬國賢跋磐石衛指揮使司夜巡銅牌錄孔蒞谷跋又不盡自作意此書兼錄前人考證如金石萃編例也其跋有而目無者若朗州魚符若新浦縣印牌敬字牙牌並不見目中蓋翁書實補瞿錄朗州魚符已見瞿氏書中刪之宜也而兩牌何以不載則所未喻殆不但考證爲未竟之作卽目錄亦非定本矣目中列酒泉太守高平太守兩符於漢代考酒泉符明署大涼誤作天漢高平符制同魏晉一見可別均屬之漢不免疏失至諸

牌則考證頗詳蒐集亦富惜未將拓本黏附錄中如宋勅驗鐵牌明守衛金牌及欽頒送往敬字忠字諸牌今並不可見予先後撰歷代符牌前後二錄所收雖倍于瞿翁兩家之書然兩家所有而予無之者亦十餘品蓋求備之難有如此爰以三夕之力手寫是編以詒當世雖零落散佚之餘不忍自我湮沒叔均先生九原有知其亦差慰也夫丙辰四月

權衡度量實驗考序

考古禮器百物制度蓋肇于天水之世至國朝一變而爲彝器款識之學專力于三古文字不復措意于器

物制度其涂徑乃轉隘逮程易疇先生作考工辨物小
記始據實物以資考驗其學識駕諸儒而上之顧百餘
年來寂無嗣音光緒朝吳憲齋中丞作古玉圖考根據
禮經證以實物復據古圭璧以求古尺度其精密殆與
易疇先生匹予更欲推中丞之意據古器之傳世者以
徧考度量衡諸法物顧奔走南朔有志而未能逮嗣讀
俞曲園先生所撰憲齋中丞神道碑載中丞著書有權
衡度量實驗考知中丞實已先我爲之苦無從得本及
避地東土乃于舊友河井荃廬許邂逅遇之爲驚喜出
望外展卷讀之則目錄完具而書之後半量以下缺焉

蓋中丞此書作于撫湘時。殺青未竟。而值日韓之役。中丞整師。鞠旅。枕戈疆場。及師歟于外。賁志沒世。而名山之業亦與俱泯。是可悲也。爰請于河井君重墨於版。三月而工竟。將刷印以廣其傳。日月荏苒。勿勿逾歲。比歸自魯衛。始督工印行。爰弁語于卷端。以志荃廬借本之惠。且以記據傳世古器物。以考訂前籍。此學實至中丞而中興。所造且愈精也。推而衍之。是在後之學者。寓內方聞。碩彥攬是編者。倘亦知所則倣乎。宣統乙卯四月。

續百家姓印譜序

宣統乙卯予既刊吳憲齋中丞度量權衡實驗考意中

丞遺書未刊者必尙夥顧羈棲海外末由構致春間返國祭掃先人壟墓見廬江劉惠之部郎于滬濱劉君方治古文字之學夙伏膺憲齋中丞因以訪求遺箸爲託及秋間再至滬劉君手一編授予曰此近得之吳中者展觀之則中丞手寫續百家姓印譜乃就古私印中姓氏集成均語每姓之下各鈐一二印體例至簡便蓋前人未有之刼製也因攜入行篋于舟中讀之知其采輯排類頗具苦心而釋文間有小誤如吾閩敕定句閩字下鈐三印其一作閩青閩乃閩字之媮非閩字敕字下鈐敕自爲印乃敕自爲非敕自爲鄭鄮鄮句鄮下

鈐𨔵賽二字印𨔵字不可識確非鄧字聊噲肆戾句戾
下鈐戾代之印戾字不可識確非戾字浩然胡毋句浩
然下鈐浩□近孺浩□賈之二印浩下一字不可識確
非然字公徐困睦句困睦下鈐困睦奴三字印睦字從
台旁作乃困陸非困睦以上諸字並是誤釋又爰樹言
坊及斬蟠奇芒句言下斬下均未鈐印意此二印乃在
他家譜錄中未及翦附編內此瑣瑣小失固不足爲此
書累也爰亟付影印以傳之予往歲嘗欲據古印以考
證姓氏之學今中丞先我爲之異日當拾遺補闕以補
茲編所未及倘亦中丞之遺志乎丙辰正月

日本橘氏敦煌將來藏經目錄序

敦煌石室古卷軸。西航者歸英法。東漸者歸日本。我國搜其餘。尙得數千卷。予旣一一披覽之。又影寫歸法京。古經籍數十種。而英倫與日本所得。則不獲寓目焉。今年夏。至武庫郡觀西陞古物。始與親至石室之橘氏瑞超相見。亟請觀所得經卷。慨然見許。且示以編目。目中所列凡四百餘軸。詳記其卷第尾題印記。其經名則據原題錄之。而以今藏校其異同存佚。頗秩然有條理。爰據目一一備覽焉。其最先者始元魏。後者訖五季。其印記有報恩寺藏經印。淨土寺藏經印。三界寺藏經印。瓜

沙州大經印。蓋合諸伽藍所藏併入石室。於是可窺見西域當時象教之興盛也。其經文橘氏已校勘。將次第印入二樂叢書。而題記中可考證史事者不少。因請假是目歸。篝燈錄之。印行以詒當世。噫。石室卷軸入歐洲者。其卷數不可知。然約計先後所出。當不下二萬軸。予獲觀者。三之一耳。其已編目者。若我學部所得五六千卷。雖草創而未寫定。今且存亡未可知。法京則編目而未印行。英國聞尙未遑編寫。其寫定可印行者。此卷而已。然則橘氏之功。烏可泯而不傳與。惟橘氏所得尙未盡列目中。予所見尙有晉元康所寫法華經等。又繼橘

氏而往之吉川氏小一郎所攜歸尙百餘卷亦未編錄
今先印是卷他日所編當請而續印之爰書卷端以誌
欣慨時甲寅八月二十八日

雪堂校刊羣書敘錄卷上終

[illegible]

雪堂校刊羣書敘錄卷下

永豐鄉人藁甲

上虞 羅 振玉

敦煌本周易王弼注殘卷跋

周易王弼注第三第四兩卷第三存噬嗑後數行訖離
第四存解至益卷尾均存後題卷三虎字缺筆民字則
否乃高祖時寫本卷四民字缺筆則繕寫略後然亦初
唐人筆也今以校釋文開成石本及宋以降諸本有與
釋文本合者賁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注解天之文則
時變可知也解人之文則化成可爲者也兩解字閩監
本並譌作觀阮刻十行本亦誤而釋文出解天二字知

陸本亦作解剝剝无咎開成本以下均作剝之无咎釋文出剝无咎注一本作剝之无咎是陸氏正本亦無之字復无祇悔岳本十行本閩監毛本祇均作祇釋文盧校本亦作祇唐寫本作祇釋文言王肅作禔古是氏通可證祇从氏非从氐也有灾眚諸本灾均作災釋文出有灾是陸本亦作灾大畜輝光日新其德諸本輝作輝釋文輝音輝是陸本作輝也不犯灾也注故能已也諸本能下有利字釋文出能已是陸本亦無利字頤觀我朵頤凶注而闕我寵祿之競進諸本作闕我寵祿而競進釋文出而闕與此本合大過枯楊生梯梯諸本作稊

釋文盧本同唐寫本作梯大戴記夏小正柳稊宋本亦作梯知古本从木旁作也棟橈凶注宜其淹溺而凶喪矣十行本閩毛本淹溺均作淹弱喪矣作衰也釋文出淹溺及喪字盧本不出喪字唐寫本有是陸本亦作溺作喪坎入于坎窞凶注最處飲底飲諸本作坎釋文出處飲是陸本不作坎象曰樽酒簋諸本簋下有貳釋文出象曰樽酒簋注一本有貳是陸氏正本無貳祇旣平十行本閩監毛本並作祇釋文作祇解而百菓草木皆甲坼閩監毛三本坼作析釋文作坼坼古今字益徧辭也注求益無已心無恆者也無厭之求三無字諸本作无釋文出

無厭是陸本不作无此均與釋文本合者也有與釋文一本合者復反覆其道諸本覆作復釋文反復本又作覆无妄不耕而穫諸本無而字釋文或依注作不耕而穫非頤居貞吉注得順之吉也順諸本作頤釋文得頤一本作得順大過老夫得其女妻注心無持吝諸本持作特釋文特或作持坎來之坎坎注出則亦坎諸本亦作之釋文一本作出則亦坎誤益徧辭也諸本徧作徧釋文徧孟作徧此與釋文一本合者也有與孔氏作正義所據本合今本注文經後人妄改而正義中尙不失孔本之舊者大畜不犯灾也注未果其進者也諸本進

作健疏云不須前進則孔本本是進益王用享帝于吉
注居益以冲十行本冲作中正義居益而能用謙冲是
孔本實作冲此與正義本合者也其有與諸本皆異而
此爲長者若賁故小利有攸往注剛上而文柔諸本奪
而字賁其須注二俱无應而比焉諸本奪二字吝終吉
注故施賁于束帛諸本奪施字剝剝牀以辨注牀轉欲
滅諸本奪牀字剝牀以膚注豈唯消正消諸本作削无
妄不可試也注藥攻於有妄者也諸本無於字頤節飲
食注言語飲食諸本奪語字居貞吉注以陰而居陽諸
本奪而字上九由頤注故物莫不由之諸本奪物字大

過枯楊生梯注老夫更得其少妻諸本奪其字无咎无
譽注而以陽處陽以陽處陽未能拯危諸本奪下以陽
處陽四字過涉滅頂凶注過之甚者也諸本奪者字坎
來之坎坎注出則無所之處則無所安各本奪兩所字
凡此者皆以此爲長可據以是正今本者也予往旣作
校記復摘其大要於此得是書者其知所寶乎宣統丁
巳閏月二十日

敦煌本易釋文殘卷跋

敦煌石室本周易釋文一卷起大有至卷末前佚乾至
同人十三卦取校今本異同詳略甚多不可勝舉卷尾

書題後有記五行記此卷寫于開元廿六年又記明年校勘及于晉州衛杲本寫指例略蓋非一時所成也卷寫于玄宗時而周易略例出隆墀字隆字不缺末筆草野之不謹于禮如此使僅據避諱字斷定寫本時代固不能無失矣陸氏音義盧抱經先生作考證勘訂至精惜不及見此本亟爲印行與尙書釋文殘本並傳藝林焉丁巳十一月

敦煌本古文尙書夏書商書周書殘卷跋

唐寫本隸古定尙書殘卷二存夏書四篇商書七篇又周書顧命九行半乃在書帙之背前後均斷缺驗其書

迹三卷各殊蓋初非出自一帙而均未經天寶改字猶是魏晉以來相傳隸古定之原本也考自唐天寶二年元宗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尙書爲今文於是民間皆行改字之本舊本藏於書府人間不得而窺幸陸德明作音義於字有別體尙見之音內可據以考見隸古定本之十一及宋開寶五年因陸氏所解與明皇所定今文駁異令陳鄂刪定別爲今本音義於是不但原本不可見而別異之字僅存於釋文者亦無一存蓋隸古定原本之絕迹天壤間者將千年於茲矣而宋史藝文志乃箸錄孔安國隸古文尙書二卷晁公武讀書志稱

呂大防得本於宋次道王仲至家又云曾得古文全編於學官乃延士張奭仿呂氏所鏤本書丹刻諸石薛季宣又爲書古文訓王伯厚困學紀聞引宋景文筆記云楊備得古文尙書釋文讀之大喜書訊刺字皆用古文紀聞所引古文尙書十餘則一若天水以後隸古定之本固未嘗絕者張氏石本今雖不傳而薛書具在予曩一披覽滿紙異字與陸氏釋文條例所謂古文無幾之說頗戾疑爲僞託段茂堂先生亦斥爲不可信顧無確證以折之段氏並斥宋代流傳之本以爲穿鑿之徒古今一也而不能得作僞者之主名薛氏書又不言其本

之所從出其與宋志所載呂晁所傳同出一源與否初不可曉嗣讀困學紀聞^{卷二}伯厚自注云郭忠恕定古文尚書並釋文今本豈忠恕所定歟是伯厚已疑當代流傳之本出於郭氏今以汗簡所引古文尚書校薛氏書古文訓合者十九然則今傳世之薛本確出自郭氏呂晁所傳楊備所讀其均爲郭本可以推測今取此殘卷校薛本違者十八九而與陸氏所謂古文無幾之說正合乃知郭氏所定全是撫拾字書以成之宋世所傳皆承其繆而宋志所載之二卷本亦決非唐代書府之舊試以殘卷證之商書微子第十七後題尚書卷第五核

以開成石經卷第正合隋書經籍志亦古文尚書十三卷孔安國傳陸德明經典敘錄舊唐書經籍志並同新唐書藝文志今文尚書十三卷是天寶以後改字並不改卷而隋唐相傳之本均以傳附經爲十三卷與此殘卷次第悉合何以宋志乃僅二卷卽舍傳存經亦非二卷所能了卽是一端言之其非唐代書府之舊本已可斷定蓋五代之亂經籍蕩盡今此殘卷乃轉以遠在邊陲幸存至今且得由此確證宋以來傳本之僞又據伯厚所言汗簡所載得知宋代之本出於郭忠恕數百年後竟得作僞者之主名可爲段說左證豈非無偶之快

事耶吾鄉李慶百先生

遇孫

篤信薛書以爲唐宋以來

賴此存古文於一綫爲作釋文八卷恨不得起先生於九原而以此卷視之也近聞英倫所藏尙有洛誥有大禹謨有泰誓深以不得寫影與此殘卷同印行爲可惜附記其目於此以告好古之士宣統癸丑八月

敦煌本尙書顧命殘卷跋

敦煌唐寫本尙書顧命九行半乃往在京師時就伯希和君行篋寫影者予得見天寶以前未改字尙書蓋自此始厥後得敦煌本夏書四篇商書七篇影本於伯希和君又見日本神田氏所藏唐寫本周書泰誓至武成

五篇又得周書洪範以下五篇於海東故家復於亡友楊星吾舍人許影寫商書般庚上至微子九篇既先後印行矣而深以所見未逾半爲恨蓋英倫所藏尚有洛誥大禹謨泰誓東邦岩崎氏得唐寫本予曾見禹貢及般庚上中下聞尙有周書數篇則未之見也又閱楊舍人日本訪書志記所藏尙有古寫本第一二及第七至第十三凡九卷舍人在往昔未嘗以告予今舍人亡所藏不啻與之俱亡可慨也然去歲林浩卿博士爲予言東京有內野氏藏古寫尙書全帙則唐本之所無者尙得以東邦古寫本足之異日當謀之浩卿博士倘得段

付影印則失之於楊舍人者將償之博士並將求岑崎氏所藏而印行之或幸得完有唐書府之舊乎丁巳閏月

敦煌本尚書釋文殘卷跋

敦煌石室遺書在法京者予旣影照二十餘種顧以不得見全目爲憾歲壬子吾友狩野子溫博士游法京乃手鈔目錄以歸中有尚書釋文殘卷予大驚喜謂必是開寶重脩以前本蓋陸氏原書佚于人間久矣亟走詢博士則以手寫數行見示且爲言存者百有三行不及備寫也因相對歎惋歸卽移書伯希和博士請爲寫影

久不得報及歐洲戰禍作伯希和君從戎轉徙益不得音問今年春忽得法京郵書言將轉官北京使署復言已爲寫影古卷軸十餘種俟戰弭日見寄已又聞其道經滬濱以此釋文詒諸同好時子溫亦得影本畀予觀之則堯典舜典完具開首序篇音釋闕焉取校開寶重脩本始知原文遭刪薙者將及半且多存音去釋固不僅去其隸古文字已也雖吉光片羽彌足珍貴方謀付諸影印而王靜庵徵君書來言海上已印行然原本頗閹澹滬上恐不克精印因復借子溫博士藏本印入吉石盦叢書中旣成書其後以傳之至此書勝處子溫別

有考此不復贅丙辰十月二十四日

敦煌本毛詩故訓傳殘卷跋

敦煌本毛詩故訓傳殘卷五計唐寫本二六朝寫本三唐本甲卷存召南麟趾至陳風宛邱魏風以上無注唐風以下則有之書迹凡拙乃閩里書師所寫然以較釋文所載諸本頗有勝處蓋依據六朝善本也乙卷存國風柏舟至匏有苦葉字迹亦草率二卷均避唐諱六朝寫本之甲卷存小雅鹿鳴以下至卷九後題前十三行書迹甚劣以後甚清勁蓋出兩人手也乙卷存出車至卷九後題書迹略遜然望而知六朝人筆卷末有寅年

淨土寺學生趙令全讀款一行則中唐以後惡札矣丙卷存六月以下至卷十後題書法尤精善此三卷均不避唐諱以上五卷分卷與開成石本同考隋唐經籍志毛詩故訓傳均作二十卷合以此本知開成本分卷仍是六朝相承之舊矣取此殘本與宋元槧本校異同甚多與釋文所載諸本亦多相合亦有釋文所未載者予撰校記四卷入羣經點勘中此不更舉予往者常刺取釋文所載經注諸本異同手錄於諸經之上每憾陸氏但載異文不言得失且多存別構之字盧氏作考證厥功甚偉然亦有未盡舉正者如詩陟彼岵矣陸氏出磴

矣二字注本亦作𡗗盧氏據五經文字考改𡗗爲𡗗是矣而不知𡗗乃𡗗之譌變祖字亦作𡗗詛字亦作𡗗故知𡗗亦从盧而非豈也如此之類尙多暇當別錄書眉所記兼采六朝唐人寫本仿盧氏之例加以考證爲六朝經注諸本異同考以便瀏覽傳世羣經寫本詩爲最多當自詩始法京所藏此五卷外英京尙有豳風殘卷雖未得寫影而吾友狩野子溫博士直喜曾手記其異文予得傳寫惟小雅以後不見流傳至爲憾事但聞司垣因博士再渡流沙所得不少以戰事方殷未曾發篋或其中尙存殘卷乎爰書以俟之宣統丁巳十一月

敦煌本禮記檀弓殘卷跋

敦煌本禮記卷三檀弓殘卷存貿貿然來以下八十九行又後題一行卷中民字缺末筆初唐寫本也取校刊本異同甚多經文之異者如有敎其父者刊本作弑其父釋文有敎本又作弑下臣敎子敎同此本下臣敎作弑子敎作敎公懼然失席曰刊本懼作瞿釋文瞿本又作懼文子其中追然如不勝衣刊本追作退釋文追然音退亦作退此異文與釋文同者也汙其宮刊本汙作誇弊帷弗棄刊本作敝帷不弃弗內刊本作弗內也閤人避刊本作閤人辟之丘聞之也刊本無也字死者如

可作及其知不足稱其仁不足稱刊本三句之末皆有也字謀其身亦不遺其友也刊本無亦也二字昔吾喪姑姊亦如斯姊下原有一字校時除去刊本作昔者吾喪姑姊妹亦如斯末吾禁刊本作末吾禁也則釋文所未載至注文異同其妻魯人也注言其魯頓刊本頓作鈍釋文魯鈍亦作頓此與釋文所載別本同者也毋使其首陷焉注陷謂沒于地刊本地作土曾子後入注彌益恭也刊本恭作敬夫子爲弗聞也者注詳不知也刊本作佯不知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注管管鍵也刊本不重管字請纚衰而環絰注時婦人好輕細而多服此

刊本此作者末吾禁注末猶無也刊本無猶字則均釋
文所未及爲舉其略俾得是本者知古寫之可貴也宣
統丁巳長至

敦煌本春秋經傳集解殘卷跋

敦煌本春秋經傳集解殘卷四甲卷存僖公五年至十
五年世字作廿當是初唐寫本而丙與民不缺筆殊不
可曉乙卷存僖公二十七年至三十三年唐諱皆不避
確出六朝人手丙卷存昭公二十七年至二十八年諱
丙不諱民殆寫於武德初年丁卷存定公四年至六年
唐諱皆不缺筆亦六朝寫本也取以校宋以後槧本異

同甚多予已載之羣經點勘中惜此殘卷僅得全書之什一不知司坦因博士攜歸英京者尙有他卷否也予往在武昌于亡友楊星吾舍人許見所藏古寫本春秋集解桓公殘卷乃舍人得自海東者爲予見古寫本之始詫爲奇寶從舍人乞借校舍人矜惜甚竟不果後十餘年景印于滬上始得以校刊本舍人跋稱是北齊人書然觀桓公十八年傳冬城向注引詩定之方中及此未正中也二字作中缺末筆之下半避隋諱乃隋寫本非出北齊舍人未之知也又東邦石山寺藏昭公一卷舍人曾見之予屢欲往觀尙未果異日當往假印之

海東古籍叢殘中則合西陲及海東所藏可影寫流傳者凡六卷矣日本經籍訪古志載楓山官庫藏古寫本全帙卅卷今歸彼宮內省圖書寮宣統元年予游東京曾一披覽惜黎蕁齊星使刊古佚叢書時未嘗借刊致不獲流傳人間因印此卷而附及之好古之士當有同感也丁巳長至後二日

敦煌本春秋穀梁傳解釋殘卷跋

唐寫本春秋穀梁傳解釋僖公上第五殘卷前半已損後半尙具書題其存者百三十有九行始僖公八年十二月訖十五年十一月不見作者姓名考范甯春秋穀

梁傳集解序云釋穀梁者雖近十家皆膚淺末學不經師匠疏近十家者魏晉以來有尹更始唐固麋信孔衍江熙程闡徐仙民徐乾劉兆胡訥之等初不知此書屬何家嗣檢集解僖公十四年冬蔡侯肸卒楊疏引麋信曰蔡侯肸父哀侯爲楚所執肸不附中國而常事父讎故惡之而不書日也云云今此注正在卷中雖辭句小殊此古人引書常例不足爲異知此書爲麋氏注矣信字南山東海人魏樂平太守

見經典釋文敘錄

隋唐兩志並稱

信注春秋穀梁傳十二卷而不舉解釋之名亦賴此卷知之矣其經傳之文取校今集解本頗有異同而以此

爲優陸氏釋文顧皆不出今略舉之如十年傳汝其將
衛士而往衛冢乎此卷無往字覆酒於地而地賁此卷
無而字國子之國也此卷子上有則字子何遲於爲君
此卷無於字吾與女未有過切此卷過字作遇注言吾
與汝父
子之情未有待遇汝以切急
知麋本確是遇非過之誤
明則麗姬必死此卷無明
則二字宋余氏槧本集解
無明字有則字不若自死此卷無自字十二

年經十有二年春王正月此卷作春王三月

石經及余
本與此卷

同左氏公羊二
家並作三月

十五年九月傳諸侯五此卷五下有廟

字又夷狄相敗此卷狄下有自字如是之類義皆優勝
可補陸氏之闕又以文中避諱諸字考之世子作太子

治作理知是卷爲高宗朝所寫書迹精雅爲唐寫本中之至佳者麋氏此注楊氏疏中偶有徵采冊府元龜太平御覽亦尙引其書似北宋初尙存然晁陳諸家書目均不及殆天水初葉祕府僅存人間已久佚耶往者伯希和君寄影本至京師知爲佚籍苦不能得作者姓氏今一旦考知之當移書伯君萬里之外當亦拊掌稱快也癸丑七月望後二日

敦煌本春秋穀梁集解殘卷跋

春秋穀梁集解起莊公十九年盡閔公二年前佚數行後題春秋穀梁莊公第三閔公第四合爲一卷又後題

龍朔三年三月十九日書吏高義寫又記用紙數及字數考六朝以來穀梁集解分卷十二每公爲一卷此以莊閔合卷亦六朝別本陸氏音義于莊公十九年下注傳本或分此以下爲莊公閔公合卷正與此本合也經注校以今本異同甚多其與釋文別本合者如十九年傳不以難介我國也今本介作邇釋文邇本又作介蓋古爾字作尔介古作尔形似易混也廿三年經曹伯亦姑卒今本亦作射釋文射本或作亦廿四年傳棗栗鍛脩注取斷斷自脩勅今本勅作整釋文作脩飭注本或作勅或作整廿七年傳衣冠之會十有一注僖元年會

于朐今本朐作檉釋文檉本亦作朐廿七年杞伯來朝
注蓋時王所黜也今本黜作紕釋文紕本又作黜卅年
傳以齋終也注齊絜也今本齋作齊釋文齊本亦作齋
閔元年公及齊侯盟于路姑今本路作洛釋文洛姑一
本作路姑二年夫人姜氏遜于邾今本遜作孫釋文孫
本或作遜此與釋文所稱一本合者也有與宋本合者
十九年傳其遠之何也今本無之字余仁仲本有之廿
二年傳公子之重視大夫注視比也今本比誤作此余
本作比閔元年傳其言齊以累桓也今本桓譌相余本
作桓二年吉祈于莊公注廟成而吉祭又不於大廟今

本又譌之余本作又此與宋槧合者也廿八年臧孫辰告糴于齊注臧孫臣告糴于齊今本臣作辰陸淳張洽並云穀梁作臣此又與唐宋人所見本合又有不見釋文而可確定此本是而今本誤者如十九年傳避要盟也注不則此行也有辭今本作不則止此行有辭也廿二年傳高侯伉也注與公敵禮今本禮譌體廿三年祭叔來聘注祭天子寰內諸侯今本祭作祭叔又公至自齊傳注他皆放此今本奪他字卅一年築臺于薛注薛魯邑也築臺于秦注秦魯邑也今本魯邑均作魯地閔公第四題下注閔公名開莊公之子子般庶弟也惠王

十六年卽位今本全佚此二十字此外經傳及集解中異同甚多予已載之羣經點勘中特舉其略於此此本爲當時官府寫本故書法甚精卷內慶字皆缺末筆考唐代諸帝無名慶者此或是嗣道王府吏爲嗣道王所書故避道王元慶諱與附記于此以竢考宣統丁巳長至後三日

論語鄭注述而至鄉黨殘卷跋

鄭注論語唐以後久佚宣統庚戌東友內藤湖南富岡君攜兩君先後寄其國本願寺主大谷氏所得西域古卷軸影本至京師中有論語子路篇殘注九行予據詩

棠棣正義所引定爲鄭注已詫爲希世之寶爲印行矣
越四年法友伯希和君又寄此卷影本至則由述而至
鄉黨凡四篇視前所見逾十倍每篇題之下皆書孔氏
本鄭氏注楮墨書迹與本願寺本不殊蓋是一帙而紛
失者也考何晏論語集解敘謂古論惟博士孔安國爲
之訓說而世不傳又云漢末大司農鄭玄就魯論篇章
考之齊古以爲之注皇侃注考校齊魯二論亦注於張
論也今此卷明箸孔氏本一若所注爲古論者而考其
篇次則太伯第八子罕第九鄉黨第十固明明同魯論
知何敘皇注爲可信顧孔訓世既不傳此卷乃題孔本

初不可曉且陸氏經典釋文亦言鄭校周之本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與何皇說略同乃反復考之釋文所舉鄭氏校正諸字則皆改魯從古無一從齊者始悟此卷所謂孔氏本者乃據孔氏古論改正張侯魯論而何皇諸家謂考校齊魯者蓋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見集解鄭君既注於張論則不異兼采齊論其實固僅據古以正魯也此卷寫官漫題孔本雖不免小疏然因此而得知其實亦可喜矣釋文又云鄭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鄭本或無此注者然皇覽引魯論六事則無者非也今考鄭君校正五十事釋文所箸不及十五述

而以下四篇中載鄭君據古正魯者得八事而校以此卷則僅載其一則與陸氏鄭本或無此注說合然此卷有美玉於斯節注魯讀沽之哉不重今從古也則釋文未及徵引此殆五十事之一又可據以補釋文者也陸氏所見鄭本與此本異者四事釋文陳司敗注鄭以司敗爲人名齊大夫此卷則作陳司敗齊大夫蓋名御寇子疾注鄭本無病字此卷則有病字空空如也注鄭或作恠恠此卷則作空空陸言或作則鄭本始有兩端注不作恠者與此卷同鄭云末也此卷則作兩端猶本末凡斯殊異率此爲優則斯卷者不僅爲今日幸存之祕籍其在有唐亦鄭注

中之善本矣鄭君此注旣久佚吾鄉陳仲魚徵君以前人所輯鄭注古文論語爲不備且鄭注本非古文乃以集解爲本采輯古注爲論語古訓集解之外蒐輯鄭注獨多今校以此卷知前籍徵引每多違迂有誤以他注爲鄭注者集解不義而富且貴注鄭曰富貴而不以義者於我如浮雲非己之有也今卷中所注與此全異後漢書明帝紀注引踧踖如也鄭注踧踖恭敬貌此卷則作謙讓貌集解引馬注踧踖敬恭貌也是誤以馬爲鄭也世說新語注引式負版者鄭注版謂邦國圖籍也負之者賤隸事也此卷無是語集解及文選華子岡詩注

並引孔注頁版持邦國之圖籍者也是誤以孔爲鄭也
有誤以鄭注爲他注者集解朋友死注孔曰重朋友之
恩也無所歸無親昵也又居不容注孔曰爲室家之敬
難久也今檢此卷並是鄭說此誤以鄭爲孔也又有徵
引鄭注而不標明者士相見禮正義引鄉黨孔子與君
圖事於廷圖事於堂陳仲魚徵君云今經無此文集解
無此注必是鄭義古人引經與注往往不爲區別今檢
此卷則確是入公門節注但其文作自此已上謂圖事
於廷攝袂升堂謂圖事於堂字句小殊耳集解吾未見
好德如好色者也注疾時人薄於德厚於色故發此言

也又君賜食注敬君惠也既嘗之乃以班賜也此二事
不標注者姓氏似爲何氏之言而校以此卷亦爲鄭義
始作集解時一時偶疏也至後漢書趙壹傳失恂恂善
誘之德注引論語曰夫子恂恂然善誘人恂恂恭順貌
陳徵君謂與集解異爲鄭可知並據李膺傳注吳志步
騭傳並引論語恂恂然善誘人謂鄭注魯論循循作恂
恂今檢是卷則實作循循亦無恭順貌之注而鄉黨恂
恂如也注則曰恂恂恭順貌也此誤以鄉黨篇注入子
罕也又集解賓退注鄭曰邢本復命如此白君賓已去也皇
本高麗本作孔曰今此語實在卷中則邢本是而皇本

高麗本誤矣又古人引書往往附加己意以足之後人不能分別如不時不食集解引鄭注不時非朝夕日中時也既夕記疏所引則此句下更有一日之中三時食七字核以此卷則但有上句知下七字爲引書者附加初非鄭注所有以上數者均賴此卷之存得是正者也鄭君此注多根據禮經殆成于禮注既成之後晚年所寫定集解采二三而遺六七天佑斯文俾不終闕於窮裔石室豈非治鄭學者之至寶耶表章流傳予之責矣爰影印以詒當世至經文異同別爲校記入羣經點勘中茲不更出癸丑五月二十四日

論語鄭氏子路篇殘卷跋

唐寫本論語子路篇殘卷九行前三行每行上下均缺損後六行每行下損數字至十數字不等乃日本本願寺主大谷伯爵

光瑞

得於中亞細亞取以校日本正平

本集解及皇侃義疏本異同甚多如鄉人皆惡之上下兩句雖缺然鄉字上有如字之字下略見何字之一二畫是此本作鄉人皆好之何如鄉人皆惡之何如二句之間無子曰未可也句悅之不以道不悅也此本無也字悅之雖不以道悅也此本悅也作則悅及其使人也求備焉此本作及其使人求備焉剛毅木訥近仁此本

近上有斯字兄弟怡怡如也

今本無如也二字高麗本皇本正平本均有之文選

曹植求通親親表注初學記十七藝文類聚三十一太平御覽四百十六引亦同

此本無也字

以不教民戰此本民作人是謂棄之棄作案乃棄之譌均避唐諱此正文之異也至注文與集解不合初不知爲何氏所作嗣觀詩棠棣正義引鄭注論語云切切勸競貌怡怡謙順貌今此本注切切勸競貌惺惺謙順貌怡怡和協貌知此殘卷實爲鄭君注詩正義所引有譌奪也論語鄭注亡佚已久此所存雖不盈一紙烏得謂非人間之至寶耶宣統三年二月

敦煌本春秋後國語略出殘卷跋

孔衍春秋後國語略出殘卷巴黎圖書館藏前端殘闕而中間每篇出書題及撰人名計存趙語第五韓語第六魏語第七楚語第八凡四篇後有番書尺許此書唐書藝文志史部雜史類宋史藝文志別史類均箸錄作十卷孔衍字舒元魯國人晉明帝時官廣陵太守見晉書儒林傳劉知幾史通內篇孔衍以戰國策所書未爲盡善乃引太史公所記參其異同刪彼二家聚爲一錄號爲春秋後語除二周及宋衛中山其所留者七國燕楚三晉而已始自秦孝公終於楚漢之際比於春秋亦盡二百三十餘年行事始衍撰春秋時國語復撰春秋後

語勒成二書各爲十卷今行於世者惟後語存焉其書序云雖左氏莫能加世人皆尤其不量力不度德尋衍之此義自比於邱明者謂國語非春秋傳也必方以類聚豈多嗤乎云云予案據諸書所言則此書紀述七國總爲十卷而是殘卷則僅百四十八行已有趙韓魏楚四國紀事簡略殆已得全書之半初以爲疑及以予所藏秦語及巴黎所藏魏語兩殘卷校之則詳略大異蓋彼二卷爲衍原書此則刪節之本唐人所謂略出者也宋初敕撰太平御覽引後語六十餘事剡川姚氏亦據以勘正國策然姚氏自記謂訪之數年方得則南宋之

初已不易邁玉海言通鑑外紀引此書元吳師道國策識語謂後語今不可得賴姚本得見一二則是亡佚於宋元之際故深甯已不得見矣御覽所引後語並出注文章氏隋書經籍志考證謂御覽所引未知爲衍本注抑李昉等所增予案姚氏補高誘注戰國策卷一顏率下續注率名也當如字或云力出切後語注又謀於葉庭之中續注引後語作章華之庭注云徐廣曰華容有章華庭以是證之知御覽所引確是後語原注非李昉等所增也明矣又據御覽服章部魏太子擊逢田子方於朝歌注朝歌紂之所都今衛州地考衛州之名始於

五季宋世因之御覽成於太宗朝已引注文則作注者
殆爲五季人又可知也至此書與國策史記異同別校
錄之而第考其傳佚與其可貴者於卷尾癸丑六月望
敦煌本春秋後語秦語殘卷跋

春秋後秦語第一殘卷前後斷損存字九十五行予以
宣統庚戌得之燕市蓋石室藏書由敦煌解送學部時
爲人所盜鬻者也初不知爲何書檢宋本白氏六帖卷
四鼎類引後語秦師臨周以求九鼎顯王患之以告顏率
率曰請救於齊遂說齊王曰秦无道欲興師求周之鼎
君臣計不若歸齊卽願王圖之齊王悅發師救周秦師

罷齊求鼎顏率曰周卽獻鼎不識何塗之所從王曰塗
於梁率曰梁欲求鼎謀暉臺之下小海之上梁必不出
也王曰從楚率曰謀之華亭之上楚必不出矣齊王乃
止之云云今檢此卷則正在卷末又國策卷一

紹興刻
川姚氏

本秦興師臨周章姚宏續注引後語校勘同異與此卷

亦合知此爲春秋後秦語矣今以校國策知姚氏所舉
疏漏尙多而六帖所引率與此同今列舉之國策周君

患之此卷作周顯王患之六帖引亦作顯王患之

姚校
於秦

興師臨周下注周顯王後語此注應在周
君患之句周君二字下誤列臨周句下也謂齊王曰此

卷作謂齊宣王曰姚校同夫秦之於無道也此卷作秦

之無道六帖引作秦无道今國策乃衍於字不若歸之

大國此卷大國作大王姚校未舉使陳臣思將以救周此卷

陳臣思作田恆姚校未舉少海之上此卷作小海六帖引同

謀之於葉庭之中此卷葉庭作華庭六帖引作華亭姚校

引後語作章華之庭所見本與此異所以備者稱此此卷備作鈞姚校未舉傳

世國策以剡川姚氏本爲最善乃一章之中譌誤已至

此然微此卷亦安所取正乎孔衍是書據諸家所述則

紀錄七國都爲十卷今所存雖僅二三殘卷其分卷大

略尙可考見往在京師晤伯希和君出其所得敦煌書

目中有孟說秦語中第二爲予言其書頗似國語予當

時卽疑爲孔衍書而苦無左驗今考史通言後語始自秦孝公終於楚漢之際史記秦本紀稱武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王與孟說舉鼎絕膾八月武王死族孟說所謂孟說秦語中第二者殆因秦事實較多分爲三卷此卷終於武王二年

後有闕損然多亦不過十數行

乃秦語上第一其秦語中首端敘孟說事遂以首章記

卷古書之例皆然秦語既有上中必有下卷可知秦語

以後齊趙韓魏楚燕各爲一卷

略出本趙語第五韓語第六魏語第七楚語第

八故據以爲次惟齊燕二國不知孰先後耳

合之秦語三卷共得九卷其末

卷當是敘目否則齊趙韓魏楚燕六國中或尙有一國

事實較多分兩卷耳此卷書寫不精殆出於有唐中葉楮墨闇澹故久不得售予一見詫爲瓌寶以重值得之卷背記張義潮事實爰附印於張延綬傳後而以此卷與略出本同印之癸丑六月十七日

敦煌本春秋後語魏語殘卷跋

春秋後魏語殘卷百二十行亦巴黎圖書館所藏首尾均損不見書題而以略出本證之知爲春秋後魏語略出本魏語僅記樂羊爲將文侯飲酒西門豹治鄴襄王爲中天之臺秦始皇帝與鄢陵君易地凡五事此卷雖殘闕然尙得十事中間又有闕損趙惠文王惡范座章

佚後半吳起去西河章佚前半而襄王爲中天之臺及
秦易鄢陵君地二章則兩卷均有之知此卷爲後語原
本確無可疑且以此卷例之知略出本所刪節蓋十六
七矣此書絕於人世者垂七八百年一旦出於窮荒萬
里之外予復得伯希和君之遺珠俾今日得會合印行
豈非快事惜秦語中第二尙不得見當更求之伯氏延
津之合期諸異時展對之餘已爲神往矣六月二十日
近讀英京所藏敦煌書目有春秋後秦語下則秦語果
分三卷又有春秋後語注存楚第八燕第十則此書卷
第可考者卷一二三爲秦語五爲趙六爲韓七爲魏八

爲楚十爲燕所不可知者卷四及卷九耳疑四爲齊九則楚之下卷也又予定御覽所引後語注非李昉所增今英京本楚語燕語有注又爲鄙說得一證矣是年十一月又記

敦煌本漢書王莽傳殘卷跋

唐寫本漢書王莽傳殘卷存三十八行起馳白更始而訖于餘分閏位卷中世民二字缺筆蓋書于太宗時也以校今本有可據以勘正者如城中無行人今本作城中無人行王莽始起外戚枝葉今本脫枝葉二字又乘四父世業之權今本世業作歷世亦有天時今本奪有

字是以四海囂然喪其樂生之心今本作四海之內囂然喪其樂生之心皆以此爲得僅三十餘行耳而所得已如此甚矣古寫本之足貴也丁巳仲冬

敦煌本晉紀殘卷跋

此卷前後殘損無書題記晉元帝太興二年事其存者始於二月訖於六月計百五十一行約二千八百言考隋唐書經籍藝文志有晉一代別史至多此卷體裁編年繫月乃晉陽秋晉紀之類此類作者亦多至十餘家不知果出誰氏觀此卷僅存五閱月中事實已將三千言其卷佚必宏大卽元帝一朝殆亦殆亦將二三十倍

於是卷晉書鄧粲傳載粲箸元明紀十卷此或粲書耶
此卷雖僅百餘行然以較晉書多可補正晉書元帝紀
記石勒僭位在太興二年十一月戊寅此卷則在正月
元帝紀記二月周撫之誅四月陳川之叛與此同而此
卷所記較紀爲詳五月王敦表辭荊州牧晉書敦傳亦
載表文惟詳略與此頗異此卷表後有元帝答詔則傳
所不載第云帝優詔不許而已元帝紀五月平北將軍
祖逖及石勒將石季龍戰於浚儀王師敗績祖逖傳則
云逖率衆伐川石季龍領兵五萬救川逖設奇以擊之
季龍大敗收兵掠豫州徙陳川還襄國留桃豹等守川

故城住西臺紀傳所述卽是一事而勝敗相反考之此

卷記平西將軍

元帝紀作平北將軍祖逖傳劉琨與親故書盛稱贊逖威德詔進逖爲鎮西將

軍又作鎮西均平西之譌紀

譌西爲北傳譌平爲鎮也伐陳川聞石虎等濟河將

救之狄

卽逖之省寫

入左伏肅先馳狄設伏謝

始射之譌

而殺之

虎乃退遂掠豫州諸郡徙川襄國留桃豹屯於川臺與

祖逖傳正同知元帝紀言王師敗績者誤也段匹磾領

幽州以疑害劉琨晉人離散往依邵續於厭次事見碑

傳而元帝紀於太興四年記石勒攻厭次陷之撫軍將

軍幽州刺史段匹磾沒於勒而以前並不記碑奔厭次

事碑傳亦不箸奔厭次之歲月此卷則於六月記段磾

既爲末波所敗殺太尉琨石勒遣孔萇侵略范陽諸郡
碑部離散且飢是月奔於厭次可補晉書紀傳之疏略
晉書劉琨傳載琨故從事中郎盧謏崔悅等上表理琨
繫其事於太興三年據此卷則在二年六月又琨傳載
謏等表文與此卷詳略互異表文中將軍姬澹琨傳作
箕澹宋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卷四載晉劉琨嘗遣
將軍姬澹帥衆十萬討石勒則作箕者非也琨傳子姪
四人俱被害而所錄盧謏等理琨表則言父息四人從
兄二息史臣作傳旣明載是表而記述乃自牴牾此卷
則作害琨父息四人兄息從兄息三人則子姪遇害者

且六人矣此卷盧諶崔悅理琨表之前尚有溫嶠一表亦全錄其文琨傳則但云太子中庶子溫嶠亦上疏理之而已嶠傳則並不及此事琨之贈諡傳繫於盧諶等理琨之後不明箸年月此卷云至四年秋乃下幽州刺史弔祭知理琨在二年而弔祭則尚在四年此卷記六月己卯加太常賀循爲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侍中劉隗爲丹楊尹元帝紀己卯作己亥又不及隗尹丹楊事劉隗傳太興初兼侍中尋代薛兼爲丹楊尹據此卷知在二年六月也此卷僅二千餘言耳而以校晉書所得已如此若得全卷其所刊正更將何如令我夢想不能

自已矣又此卷書法至精其中別構之字與六朝碑版同而隋唐諸帝諱若忠堅虎昞淵世民等字皆不諱爲隋唐以前寫本無疑雖不能確指爲何代然今日得見六朝精寫本文字之福遠過前哲可不與藝林共寶永之乎癸丑五月二十六日

敦煌本水部式跋

此卷首尾皆缺不見書題檢宋本白氏六帖卷二十二水田類引水部式京兆府高陵界清白二渠交口置斗門堰清水恆佳爲五分三分入中白渠二分入清渠若雨水邊多卽上下用水處相開放還入清水三月六日已

前八月二十日已後任開放之云云正在此卷中知此書爲水部式也考唐六典唐律十二章令二十有七篇格二十有四篇式三十有三篇此水部式蓋三十三篇之一有唐初葉式凡四修曰永徽曰垂拱曰神龍曰開元此卷不知屬何時矣六帖所引文多不可通以此卷校之數行之中得異文二譌字五奪字三六帖置斗門此卷置作箸任開放之卷作亦任開放清水恆佳爲五分佳乃準之譌雨水邊多邊乃過之譌三月六日作二月一日二十日以後作三十日以後高陵界界上有縣字卽上下用水處相開放卽下有與字相下有知字

六帖並奪佚予所據之六帖乃宋槧本譌奪尙爾不知明以後刊本更何如也更以校六典及唐書百官志得據是卷訂正其疏誤者凡十事六典水部郎中條河陽橋置水手二百五十人大陽橋置水手二百人仍置竹木匠十人今檢此卷則置竹木匠十人下有在水手數內句知非水手以外別有竹木匠故下文又有蒲津橋水匠一十五人之文水匠乃合水手竹木匠稱之六典刪在水手數內五字則似水手以外別有竹木匠名額矣六典大陽蒲津竹索每年令司竹監給竹今檢此卷則作每三年非每年也六典孝義橋所須竹索取河陽

橋退者以充今此卷則云孝義橋所須竹蒿配宣饒等

州造送其洛水中橋竹

此三字已不可見參以他條知是此三字

蒿取河陽

橋故退者充六典誤洛水中橋爲孝義也此均六典之

疏誤也六典修理河梁橋梁此卷作陽六典大陽蒲津

橋於嵐石隰勝慈等州材木送橋所造材此卷作採又

六典刊本之譌字矣六典

都水使署條

及唐書百官志河渠

署令注每渠及斗門有長一人

百官志水部郎中條言京畿有渠長斗門長不

言幾人

今此卷云藍田新開渠每斗門置長一人有水槽

處置二人百官志諸津令條天津橋中橋則衛士拚掃

此卷作令橋南北捉街衛士灑掃所有穿穴隨卽陪填

唐志省去衛士上數字不知爲何等衛士矣百官志諸
津令注唐改津尉曰令有錄事一人府一人史二人典
事三人津吏五人橋丁各三十人匠各八人此卷作都
水監三津各配守橋丁三十人三津仍各配木匠八人
唐志省都水監三津諸字語乃圖圖不可通矣百官志
河渠署令注有漁師十三人此作都水監漁師二百五
十人其中長上十人短番一百二十人明資一百廿人
六典及舊唐書職官志河渠署文與此同志不知何以誤爲十三人百官志
諸津令條灞橋永濟橋以勳官散官一人蒞之此卷作
灞橋永濟橋差應上勳官並兵部散官季别一人折番

檢校其義乃二橋每季以一人檢校其人差應上勳官並兵部散官更番充之唐志節省其文義乃全晦格式文字與律令同未容隨意增損點竄六典專述典制尙不免此弊歐公素持文省事增之旨其疏失更無足異矣然使此卷不存亦烏乎是正之又唐代轉漕於水陸常運外曾行海運兩書食貨志中顧不載之予徧檢紀傳及會要石刻冊府元龜杜甫詩得十一事知由貞觀以訖開天屢屢行之咸通中再行之舊唐書崔仁師傳征遼之役詔韋挺知海運仁師爲副仁師又別知河南水運仁師以水路險遠恐遠州所輸不時至海遂便宜

從事遞發近海租賦以充轉輸及韋挺以壅滯失期除
名爲民仁師以運夫逃走不奏坐免官此一事也冊府
元龜卷四百九十八太宗貞觀十七年時征遼東先遣
太常卿韋挺於河北諸州徵軍糧貯於營州又令太僕
少卿蕭銳於河南道諸州轉糧入海至十八年八月銳
奏稱海中古大人城西去黃縣二十三里北至高麗四
百七十里地多甜水山島接連貯納軍糧此爲尤便詔
從之於是自河南道運轉米糧水陸相繼渡海軍糧皆
貯此此二事也登州司馬王慶墓誌萬歲通天元年白
虜趙趙鋒交碣石天子詔左衛將軍薛訥絕海長驅掩

其巢穴飛芻輓粟霧集登萊除公行登州司馬仍充南
運使糴粟齊山飛雲蔽海三年歎美僉曰得人聖歷年
運停還任此三事也李昊墓誌萬歲登封年以門子宿
衛蘭錡尋拜務州武義縣主簿充海運判官天塹無涯
連檣百里風濤之下舟楫所難軍實指期不差一息此
四事也唐書姜師度傳神龍初試爲易州刺史河北巡
察兼支度營田使並海鑿平虜渠以通餉路罷海運省
功多遷司農卿冊府元龜卷四百九十七記師度約舊
渠傍海穿漕號爲平虜渠以備海南運
糧與傳所
記略殊此五事也唐書方鎮表開元二十七年幽州
節度使增領河北海運使唐會要玉海卷一百
八十二引開元二

十七年十二月李適之爲幽州節度使河北海運使此六事也杜甫後出塞詩雲帆轉遼海粳粟來東吳此七事也舊唐書德宗紀興元元年八月淄青節度使承前帶陸海運押新羅渤海兩蕃等使此八事也舊史懿宗紀咸通三年南蠻陷交趾徵諸道兵赴嶺南廣州乏食潤州人陳磻石奏臣弟聽思曾任雷州刺史家人隨海船至福建往來大船一隻可致千石自福建裝船不一月至廣州得船數十艘便可致三萬石至廣州矣執政是之以磻石爲鹽鐵巡官往揚子院專督海運於是康承訓之軍皆不闕供此九事也又舊史懿宗紀咸通五

年五月丁酉詔曰淮南兩浙海運虜隔舟船令三道據所搬米石數牒報所在鹽鐵巡院令和雇入海舸船分付所司通計載米數足外輒不更有隔奪妄稱貯備其小舸短船到江口使司自有船不在更取商人舟船之限如官吏妄行威福必議痛刑云云此十事也舊唐書懿宗紀咸通八年三月

通鑑作二月

安南高駢奏南邕管水

路

通鑑作海路

湍險巨石梗途令工人開鑿訖漕船無滯全

唐文卷八百有二載高駢請開海路表又卷八百有五載裴鏘天威逕新鑿海派碑均述此事此十一事也前八事爲太宗武后中宗元宗德宗四朝海運事實可考

者後三事則懿宗朝復行海運之事實此卷載滄瀛貝
莫登萊海泗魏德等十州共水手五千四百人三千四
百人海運二千人平河宜二年與替又云安東都里鎮
防人糧令萊州召取當州經渡得勳人諳知風水者置
海師二人拖始卽舵字師四人隸蓬萊鎮令候風調海晏併
運鎮糧所記海師拖師水手之制足補紀傳諸書所未
備兩史食貨志謂州縣方鎮漕以自資或兵所征行轉
運以給一時之用者皆不足紀然唐之海運行之數世
烏可不載兩志乃均削而不箸幸散見紀傳及諸書石
刻及此卷中得知涯略明邱瓊山謂唐代海運見於杜

詩可謂疏矣予故采摭之附載於此俾言唐代史事者有所稽焉癸丑六月九日

敦煌本閩外春秋跋

李荃閩外春秋十卷唐書藝文志史部雜史類宋史藝文志子部兵書類均著錄宋陳氏直齋書錄解題亦載之云唐少室山布衣李荃撰起周武王勝殷止唐太宗擒竇建德昉君良將戰爭攻取之事天寶二年上之四庫全書錄荃所撰太白陰經八卷總目云荃里籍未詳集仙傳稱其仕至荆南節度副使仙州刺史又神仙感遇傳曰荃有將略作太白陰符十卷入山訪道不知所

終云云今傳本太白陰經則前有自序及進書表文後並有結銜序末作唐永泰四年秋河東節度使都虞候表末作乾元二年四月二十八日正議大夫持節幽州諸軍事幽州刺史並本州防禦使上柱國與集仙傳不同序表文辭鄙拙當是僞託序署永泰四年考永泰無四年二年十一月卽改元大厯作僞之迹顯然至進表前有臣荃少室書生才非武職而後又有臣自風塵悖亂牧□邊陲兵行天機戰伐常勝雖坐偏裨之職未展縱橫之謀云云前恭後倨又自謂牧□邊陲戰伐常勝幽州去兩京密邇並非荒裔何以史家絕不一及其功

伐且並其名氏而遺之揆斯情實誣僞可知仙家紀傳
例多難信序表所署亦復相類而此卷署題作少室山
布衣與陳氏所云正合意荃或竟以布衣終耳荃事實
雖不可考見而所箸書太白陰經以外又注孫子散見
宋吉天保所輯十家注中則雖佚實存此書不知佚於
何時直齋尙親見其書記其起訖是宋代尙有完帙此
僅存第四五二卷其紀述但具兩漢與班范二書時有
同異蓋其時謝華諸家之書尙存則此書者可爲政治
班范諸史者考鏡之資亦可寶矣往在京師伯希和君
爲言此書存第一四五共三卷今僅得二卷異日當更

乞第一卷俾得並傳倘亦伯君所贊許乎歲在癸丑五月二十三日

敦煌本張延綬別傳跋

張延綬別傳河西節度判官張□撰傳稱延綬爲河西節度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河西萬戶侯南陽張公字祿伯第三子以光啓三年三月授左千牛兼御史中丞傳卽作於是年冬考舊唐書宣宗紀張義潮以大中五年獻瓜沙伊肅十一州其年冬置歸義軍於沙州以義潮爲節度使新史吐蕃傳咸通八年義潮入朝爲右神武統軍賜第及田命族子淮深守歸義十三

年卒沙州以長史曹義金領州務遂授歸義軍節度使
此傳稱延綬父爲河西節度使舉其字而不名李氏再
修功德記述義潮之壻李明振修寺功德立於乾甯元
年碑末附記有伊西等州節度使兼司徒張淮深伊西
已泐淮深當妻弟前沙瓜伊西□河節度使張淮以上名
記中又有義立姪男秉持旄鉞語是河西節度自大中
以後乾甯以前三十餘年間皆張氏世守之明振妻之
姪男不知何名然嗣義潮者爲淮深嗣淮深者爲淮淮
以後尙有嗣者雖中間沙州偶有篡奪然不久卽
滅詳予所作張義潮補傳中張氏之主河西殆終唐之世延綬不知

爲淮深抑淮之子要爲義潮諸孫行傳稱僕射之政
遠藩歸仁塞下清晏是光啓三年延綬之父方任節度
西河無事延綬且以蔭得官豈有如吐蕃傳咸通十三
年曹義金已代張氏之理且舊五代史吐蕃傳稱唐莊
宗時回鶻來朝沙州留後曹義金亦遣使附回鶻以來
莊宗拜義金爲歸義軍節度使瓜沙等州觀察使是義
金之守歸義軍在同光之初上距咸通將六十年淮深
守歸義時義金當尙在襁褓何能遂領州事薛史卽有
譌誤是傳必得其實以此證之唐書之譌成鐵案矣此
傳語多駢偶文筆拙滯延綬亦無事實可稱然可正史

氏之譌則可喜也傳後署光啓三年閏十二月考唐自穆宗長慶二年迄昭宗景福元年均用宣明術依術推之是年乃閏十一月非十二月證之通鑑考異所引妖亂志十國春秋均合惟舊五代史梁本紀則是年十二月後亦書閏月與傳正同初不可解嗣讀英法兩京敦煌書目法京有同光四年具注歷後題隨軍參謀翟奉達英京藏太平興國二年具注歷後署押衙知節度參謀翟文進撰始知西陲所用歷書卽撰於本土非中朝所頒故推步不免疏誤與至梁紀何以與此傳正同仍不可解箸之俟考

敦煌本貞元十道錄跋

殘地志十六行存劍南道十二州曰姚曰協曰曲曰悉
曰柘曰靜曰保曰霸曰維曰真曰恭曰翼每州之下記
所管縣名土貢及距兩京道里與縣距州之里數取以
校通典元和郡縣圖志及新舊唐書地理志異同至多
諸書且於十二州數亦不全備通典遺曲真霸協四州
元和志遺保霸二州新志遺協翼僅於真州下再見翼州之名二州
各州所管諸縣各書亦參差不合如姚州領縣四曰姚
城長城長明瀘南通典及新志作領縣三曰姚城長明
瀘南無長城輿地廣記及太平寰宇記同元和志作姚城長明長城

而無瀘南舊志則但有瀘南長明並無姚城長城協州

領縣三曰東安西安湖津元和志舊志並與此同惟湖

津元和志作胡津曲州領縣二曰朱提唐興元和志舊

志新志

新志列曲州於羈縻州中戎州所隸各州內不入劍南道

太平寰宇記均與

此同悉州領縣三曰識白左封歸城通典新志作領縣

二曰左封歸誠元和志則有識白與此卷同柘州管縣

二曰柘縣喬珠通典元和志太平寰宇記輿地廣記並

與此同

寰宇記柘誤作拓

而舊志則不載領縣靜州領縣二曰

悉唐靜居通志及舊志與此同惟靜居通典作靜川

舊志

靜居縣界有靜川

元和志新志太平寰宇記輿地廣記則二縣

外別有清道保州領縣四曰定廉歸順雲山安居新志
同舊志及太平寰宇記則無安居通典則保州作奉州
雲山郡但領定廉一縣霸州領縣四曰安信牙利保甯
歸化新志及太平寰宇記與此同舊志則但一縣曰信
安始安信之誤維州領縣二曰薛城小封舊志與此同通典
作領縣三曰薛城定廣小封元和志作薛城定廉鹽溪
新志又作薛城通化注本小封歸化真州領縣四曰真符雞
川昭德昭遠元和志及新志與此同舊志及太平寰宇
記則無昭遠恭州領縣三曰和集博恭烈山諸書並與
此同翼州領縣三曰衛山翼水峨和元和志及輿地廣

記與此同通典舊志太平寰宇記作領縣四曰衛山雞川翼水昭德綜觀諸書所記諸州領縣惟協曲柘恭四州諸書悉同餘八州則異同殊甚雖未能盡決其得失然維州所領縣元和志有鹽溪考新志薛城注貞觀三年置又析置鹽溪縣永徽元年省入定廉則鹽溪永徽中旣已併省不應別出至通典記維州領縣有定廣殆由定廉致譌而定廉已割屬保州亦不應更隸於此新志維州領縣又有歸化考此縣已屬霸州不合於此重出則元和志與通典新志誤也翼州領縣通典及舊志有雞川昭德舊志又云此二縣開生獠新置太平寰宇

記言唐書云開生獠置不述年月考新志於真州昭德注顯慶元年開生獠置本隸悉州天寶元年隸翼州又雞川注先天元年析翼水縣地開生獠置本隸悉州天寶元年隸翼州雖不言由翼隸真之年而二縣之開置一在顯慶一在先天則瞭然可知元和志及新志均以二縣隸真州不應仍隸於翼則舊志仍通典之舊者誤也而此卷則均不誤惟姚州領縣此卷作姚城長城長明瀘南考之新志謂瀘南本長城故元和志有長城無瀘南新志有瀘南無長城此卷則長城與瀘南並列爲不可解耳至各州距兩京道里各縣距州道里與諸書

亦多不合姚州注上

卽上都

三千一百里元和志作四千

三百里通典及舊志作四千九百里東

卽東都

三千九百

六十里元和志作四千八百九里

通典及舊志不記距東京里數

長城

注州北五十元和志作南至州五里

長明距州里數元和志與此同

協

州注上三千一百舊志作四千里東三千九百六十里

元和志則距兩都里數並與此同西安注州西卅七元

和志作二十七

湖津距州里數元和志與此同

曲州注上三千三百里

舊志作四千三百三十里元和則與此同東四千一百

六十里元和志作四千三百三十里

舊志不載距東都里數

唐興

注州東五里元和志同悉州注上三千九十五里東四

千一百六十里通典去西京二千九百六十四里去東
京二千七十六里元和志至上都二千三百里至東都
三千二百十里舊志至京師二千七百五十里至東都
三千八百里柘州注上三千一百里東三千七百里通
典去西京三千五百里去東京三千九百里元和志至
上都二千二百六十里至東都三千一百三十里靜州
注上三千四百五十里東四千二百五十里通典去西
京三千五百里去東京三千九百里元和志至上都二
千二百九十里至東都三千一百五十里舊志至京師
三千一百里

舊志云至京師里數與
當州同此據當州書之

保州注上二千九

百四十里

舊志同

東二千五百九十里舊志至東都三千

七百九十里

通典奉州雲山郡去西京二千八百里去東京三千六百里

霸州注上

三千一百二十里東三千四百七十里舊志至京師二千六百三十二里至東都三千二百七十一里維州注上三千七百四十里東三千九百四十里通典去西京二千七百一十里去東京三千五百六十里元和志至上都二千八百三十里至東都三千五百六十里真州注上三千六百里東三千八百里元和志作至上都二千一百八十里至東都三千四十五里舊志至京師三千

千里至東京三千八百五十里恭州注上三千一百二

十里

舊志同

東三千八百里

舊志無距東京里數

通典去西京三千

一百二十八里去東京一千九百五十里元和志至上
都三千三百三十里至東都三千一百五十里翼州注
上三千里東三千六百里通典去西京二千四百四十
里去東京三千二百七十里元和志至上都二千四百
二十里至東都三千二百七十里舊志至京師二千九
百三十里至東都三千二百七十八里此卷與諸書既
異而諸書亦互相差池則末由決其異同得失矣至各
州貢賦校以元和志新志亦間有不合如悉州貢麝香
犛牛尾當歸班布蜀馬元和志載開元貢有麝香當歸

羌活犛牛酥並尾而無班布蜀馬新志亦無班布蜀馬
而有柑與麩金柘州貢麝香羌活當歸犛牛元和志載
開元貢無犛牛新志則無犛牛而有升麻靜州貢與柘
州同保州貢與靜州同元和志靜州開元貢麝香犛牛
酥新志作麝香犛牛尾當歸羌活新志保州貢有麩金
無羌活當歸霸州貢石蜜升麻麝香新志失載恭州貢
麝香羌活當歸元和志失載新志與此同而列出升麻
翼州貢麝香當歸犛牛大黃元和志載開元元和兩貢
均無當歸犛牛大黃而別賦麻布凡是異同雖亦無由
決其得失而可據補元和志及新志之闕遺亦可喜也

此卷不見書題及撰人名然據卷中所記考其時代及以宋樂史所言定之殆卽賈耽貞元十道錄觀首行有當悉恭柘真恭翼保霸維等十州並廢語是作書之年僅存姚協曲三州考新志載松州廣德元年沒吐蕃其後松當悉靜柘恭保真霸乾維翼等爲行州以部落首領世爲刺史是十州之廢在代宗廣德以後元和志記協州以天寶十三年沒蕃貞元九年南詔又以其地內屬今此卷協州未廢則作於貞元協州內屬之後可知又卷中所記諸廢州中若當若悉若真若翼元和志並載元和貢是四州當元和時復內屬此尙稱已廢則作

於元和以前又可知貞元元和之間僅隔永貞一年則此書作於貞元時代可以確定太平寰宇記劍南西道峨和縣下言此邑見貞元十道錄今峨和之名明記卷中可爲此卷卽賈耽貞元十道錄之確證據唐書藝文志十道錄凡四卷其書本非詳博故樂史進太平寰宇記表有編修太簡之譏此卷則又似略出之本然賈耽爲輿地學專家此書殆與所撰地圖皇華四達記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九州別錄諸書當參互考證其所記必精確此雖僅存片紙仍當寶之如球圖矣雖寫錄未精復多譌字如悉州之悉作恙作急真州譌作直州姚

城譌作姚誠東安譌作安東歸誠郡譌作歸城郡靜川
郡譌作靜永永始水之譌郡天保郡譌作大保郡雞川譌作
維川昭德昭遠譌作照德照遠然均得就他書校正之
要不害其爲鴻寶也癸丑十月三日

敦煌本諸道山河地名要略跋

諸道山河地名要略第二殘卷開首斷缺存河東道州
府八曰晉曰太原曰代曰雲曰朔曰嵐曰蔚曰潞其體
例前述建置沿革次事迹次郡望地名次水名次山名
次人俗次物產爲後世地志體例所自昉唐書藝文志
史部地理類纂錄凡九卷韋澳撰一作處分語今以校

元和郡縣圖志卷中所記建置沿革皆本圖志其事迹山川風俗物產則有所損益物產後或附處分語然此八州府中惟蔚州潞州有之此爲全書中一門目唐志徑以爲一作處分語認爲書名誤也澳仕宣懿兩朝卓然爲一代名臣宣宗勵精圖治洞知外事是書頗簡略或澳撰以供幾餘之覽者耶此書旣依據圖志取以校勘可據以是正誤字圖志潞州八到西南至上都一千三百三十里此卷作一千二百四十六里圖志晉陽縣晉澤溉田周迴四十一里此卷作四十餘里圖志祁縣有胡甲水此卷作護甲水圖志記此水東南自潞州武

鄉界流入而於潞州武鄉縣亦正作護甲水可證作護甲者是圖志祁縣下作胡甲者非也亦有可補唐志疏略者代州條記武德四年置代州都督府今爲刺州理所兼置代北水運使院考代北水運地理食貨兩志均不載惟新書盧坦傳記遣吏案泗州刺州薛謩爲代北水運時畜異馬不獻事及坦表韓重華爲代北水運使事冊府元龜卷四百九十八載開成三年四月度支使杜棕奏水運院舊制在代州開成二年移院振武臣得水運使司空輿狀言移院不便請依舊移代從之則兩史紀傳亦不之及此卷代州有使院蓋在杜棕奏復之

後也嘗謂有唐一代制度表志所述多依據六典通典中葉以後無記制度專書故表志率詳於中葉以前憲穆以後之制大半闕如時見一鱗半爪於紀傳中史臣不能悉心鈎擷一一載入表志嘗欲就紀傳所記參以唐人文集中所載以補諸志所未備顧勿勿未就今讀此卷若助成予志者暇當卒就之也此卷繕寫多譌奪如太原府條天寶元年改北都爲北原原字乃京之譌晉水注伯遏晉水伯上奪智字牢山注劉聰遣子榮榮字乃榮之譌代州勾注山注漢高不聽敬之說敬上奪婁字雲州條開元十八年後置雲州及雲縣縣上奪中

字嵐州條隋大業中於靜東縣界置樓煩郡靜東乃靜樂之譌略舉於此以諗讀是書者癸丑五月晦

敦煌本沙州圖經跋

沙州圖經殘卷首尾缺佚其存者長不踰三丈始於水渠竟於歌謠敘述詳贍文字爾雅其所記水渠泊澤池堰如苦水獨利河興胡泊及三澤二堰均不見於他地書七渠之名僅都鄉渠一見於使于闐記

圖經又分一渠名都鄉渠

案高居誨使于闐記西渡都鄉河至陽關始卽此渠鹽池三所元和圖志則舉其

一而遺其二

圖經東鹽池水在州東五十里案元和圖志作鹽池在縣東四十七里卽此池也而

不及西北兩池所記城塞驛路如漢武之長城舊塞十九驛之

名稱建置均爲古今地志之所不及所記十六國時諸

涼遺事取校崔鴻書如張體順之譌張慎

圖經涼王且渠茂虔訪於

奉常張體順今本北涼錄作張慎誤體順於李暲時爲甯遠將軍李歆時爲左長史見西涼錄始西涼亡而仕

北涼

宋承義之誤宋承

圖經郡人宋承義張弘以恂在郡有惠政案宋承義今西涼錄

作宋承奪義字當據補下承義名兩見並譌作承

涼武昭王之庚子紀年直稱

至五年非元年稱庚子二年稱辛丑

圖經涼王李暲庚子五年興立泮宮

增高門學生五百人起嘉納堂於後園案西涼錄一載此事於癸卯四年誤先一年又案暲建元庚子元年庚

子二年以至五年皆以庚子紀之今本西涼錄作庚子元年辛丑二年壬寅三年癸卯四年甲辰五年誤也當

據此武昭之修塞城敦煌之獻同心梨繫年舛誤

圖經後涼

錄呂光麟慶元年敦煌獻同心梨案麟慶今本後涼錄一作麟嘉又此事後涼錄列於太安三年云敦煌太守

宋欽送同心梨誤先
一年當據此改正
均足正明人纂輯兩本之譌奪又

如効穀古城在州東北不在州西
圖經古効穀城在州東北三十里是漢時

効穀縣案一統志稱効穀龍勒故城俱在沙州衛西西域圖志云今日敦煌縣西踰黨河舊城基址不一而足効穀龍勒城郭遺址疑于是乎在此云在州東北則非在沙州衛之西可知惜徐星伯先生不及見此當時未於城東北一尋迹之也
辛武賢所開井泉在州北不在州西
圖經辛武

賢討昆彌至敦煌遣使者按行悉穿大井案漢書西域傳下烏孫傳載此事作案行穿卑鞬侯井孟康注大井六通渠也下流湧出在白龍堆西土山下西域圖志白龍堆在敦煌縣西境引漢書地理志敦煌郡正西關外白龍堆沙是均謂白龍堆在敦煌西此志足訂漢書孟謂大井渠在縣北十五里與孟康說不合
足訂漢書孟

康注及西域志之譌誤崔不意爲漁澤都尉非漁澤尉

圖經濟南崔意不爲漁澤都尉案顏注作濟南崔不意爲魚澤尉此云意不殆不意二字之倒置顏注魚澤下

奪都字當時諸障皆都尉治之當據此補正足補漢志顏注之奪文匈奴傳

起亭燧之燧不作隧

圖經建塞傲起亭燧築外城設屯戍以等守之案此疏見匈奴傳惟

亭燧匈奴傳作亭隧師古注隧謂深開小道而行避敵鈔寇其義紆曲宜從此作亭燧謂起烽埃也又匈奴傳守字上無足正師古隧

等字此衍

道之曲解如是之類指不勝屈

此彘彘殘卷雖把不盈握而有裨史地之學如此之宏惜徐張沈何諸先生早而不及見也至此書之作殆在開天間雖卷中多頌揚武后語及遇大周處多挑行空格而無僞周之新字且有開元之紀年又避唐諱如虎作武隆作隆基作其四民作四人之類均爲作於唐而非周之確證記事至開元而止而不及天寶以後其非

作於肅代以後又可知矣唐代圖經久絕於世亟爲考其厓略俾讀者知此爲人間鴻寶也宣統元年十二月此書乃浹陽端忠敏公方向伯希和君影照予從忠敏借印十本分頒同好乃逾二年神州淪喪忠敏遽完大節此書影片不知尙在京邸否搜行篋得舊本亟遣工復影與西州圖經同印行之以推廣忠敏傳古之雅意攬卷悲往爲之涕零癸丑八月又記

此卷無前後題予往臆定爲沙州圖經未敢遽自信也

近日本狩野博士

直喜

游歐手錄英倫及巴黎所藏敦

煌書目載法京有沙州都督府圖經卷三知凡定固不

誤也英京所藏有沙州圖經卷第一其標目第一沙州
第二第三第四敦煌縣第五壽昌縣則篇目斑斑亦可
考矣附記於此是年十一月又記

敦煌本西州圖經跋

此卷首尾均缺審其文乃西州圖經也以證新舊兩唐
書地理志多合惟兩志均言西州領縣五舊志爲高昌

柳中蒲昌天山

通典及寰宇記無此縣元和志有之

交河此名見柳中注中

新志

則有前庭無高昌而於前庭注曰本高昌寶應元年更

名

元和志作天寶元年更名

今此卷所載凡六縣曰高昌曰前庭曰

柳中曰蒲昌曰天山曰交河高昌前庭並載疑唐志及

諸地志誤也六縣中之柳中本漢舊稱殆亦當漢舊地
後漢書班勇傳爲西域長史屯柳中李賢注柳中今西
州縣又西域傳車師前王居交河城去長史所居柳中
八十里通典及寰宇記並云柳中在西州之東四十四

里

元和志作西至州三十里里數微不合

輿地廣記西州柳中縣取漢舊

地爲名齊次風先生

前漢書卷九十六考證

因漢書狐胡國傳中

有治車師柳谷之語疑班勇所屯之柳中卽柳谷今考
此卷移摩薩捍突波三道下並云出蒲昌縣界西北向
柳谷他地道下云出交河縣界西北向柳谷柳谷凡四
見唐書地理志交河注自縣北八十里有龍泉館又北

入谷百三十里經柳谷與此正合據元和志交河東南至州八十里是交河在西州之西北柳谷又在交河之西北而柳中據通典諸書所記則並謂在西州之東方位迥異截然兩地今此卷四道之下並云西北向柳谷爲通典唐志諸書之左證可糾正次風先生之失至卷中所載十一道唐志及諸地志均不載惟銀山道見新唐書焉耆傳

帝命郭孝恪爲西州道總管率兵出銀山道

新唐志西州注謂

銀山磧又四十里至焉耆界銀山道殆以磧得名又元和志云大沙海在柳中縣東南九十里今此書大海道下云出柳中縣界東南向沙州是大海道因大沙海得

名與唐志可互證至白水澗之名曾見唐書婁師德傳
與虜戰白水澗八遇八克通鑑亦載高宗永淳元年吐
蕃入寇河源軍軍使婁師德將兵擊之白水澗注白水
澗有白水軍考唐書地理志一敘隴右節度所統九軍
有白水軍注在鄯州西北二百三十里此卷中之白水
澗絕非其地蓋唐之鄯州爲今西甯唐之西州爲今吐
魯番今由西甯至吐魯番計程三千餘里此道不應如
此遼遠且此卷言白水澗道出交河縣界西北向處月
已西諸蕃交河在西州之西北而鄯州則遠在西州東
南數千里則此白水澗非鄯州之白水澗審矣至此書

之作當在乾元以後陷蕃以前新開道下有見阻賊不通語是作志時州尙未淪于吐蕃之證且其敘述丁谷甯戎兩窟風景文字爾雅尤非唐中葉以後所能爲也又考西州天寶元年改交河郡乾元元年復爲西州今卷中丁谷窟條云西去州廿里聖人塔條云在州子城外東北角則圖經之名確是西州而非交河其撰於乾元以後而不在至德以前又可知矣宣統元年十一月敦煌本慧超往五天竺國傳殘卷跋

此卷首尾殘缺楮紙寫本每行自二十七字至三十字不等記周游五天竺行程及國土宗教物產民風初不

省其書名及作者之姓氏檢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一百有慧超

其目錄作慧超書中作惠超古慧惠二字多混書不別

往五天竺國傳就

其音義證以此卷合者凡十五條其次第並與此符知此卽慧超傳矣惟慧琳稱慧超書凡三卷其所引超書如裸形國波羅痾斯毛褐土塢四條在中卷婆簸慈聲牛以下十一條則在下卷而此卷則首尾連接中間無裁割粘合之跡又惠琳書所載中下兩卷之音義有出此卷外者知慧琳所見爲三卷本此爲一卷本殆卽刪節三卷本爲之所謂略出本歟慧師行業釋氏記錄多弗及其成此書殆在元宗朝書中有開元十五年十一

月上旬至安西云云其明證也書中記述不能如西域記之詳瞻然如稱胡密國北山中有九識匿國國有一王與唐書外國傳五識匿各有酋長之說不合謂疎勒外國人呼伽師祇離國證以唐書疏勒傳足正慧琳音義伽師佶黎卽葱嶺之非其他可資考證者尙不少古殊域紀行之書惟存法顯傳及西域記宋雲行記僅洛陽伽藍記所載數十行其隋唐兩志所載智猛法盛等十餘家之書放佚殆盡此書晚出得與法顯宋雲諸書並傳亦幸事矣宣統元年十月

敦煌本本草集注序錄跋

本草集注序錄一卷前佚數行後均完好後題本草集注第一序錄華陽陶隱居撰書題後又字二行曰開元六年九月十一日尉遲盧麟於都寫本草一卷辰時寫了記西陲石室舊藏乙卯春予得影照本不知原卷在何許也本草之學自唐本草行而集注微證類本草行而唐本草又微逮明李時珍綱目行證類本草亦僅存舊槩矣證類本草序例二卷其上卷載隱居序例之上半起序文訖合藥分劑料理法則其標題曰梁陶隱居序下卷載諸病主藥起至引藥對五條亦隱居序例之下半則不復注明陶氏說使不得此卷校之幾令人疑

爲作證類時之序例矣證類旣截隱居序例爲二中間復夾入他家序例凌雜無序於諸病主藥例中各病條下於隱居所出諸藥外復據他書續增隱居所列諸病之舊次亦多錯亂如霍亂之後次嘔吐次轉筋隱居原書霍亂標目乃大字直行嘔吐及轉筋乃小字橫行蓋霍亂是標目嘔吐轉筋乃霍亂條之子目因霍亂而病嘔吐轉筋也證類則霍亂嘔吐轉筋三目並爲大字誤析一病爲三又隱居原書中蠱之後次以解毒證類則於中蠱以後增出汗等九目又將解毒一目析出別爲解百藥及金石等毒例殊失隱居之意蓋作證類者改

竄隱居序例攘爲己有故不箸其所自出又改所不當
改增所不當增在作者固不虞七八百年後山巖絕塞
隱居之書一旦復出人間致發其覆而暴其失也又作
證類諸人似未見陶氏原書隱居述諸病主藥曰惟冷
熱須明今以朱點爲熱墨點爲冷無點者是平以省於
煩注也證類本引此書乃作惟冷熱須明今依本經別
錄注於本條之下云云而注中則曰今詳唐本以朱點
爲熱墨點爲冷無點爲平證類竟以朱墨點記始於唐
本不知實昉於隱居是作證類者未見原書之明證也
歷代官修之書無不鹵莽滅裂但以取盈卷帙爲止固

不僅證類本草爲然矣此卷以一日之力寫畢故譌誤不少然有非寫書者之過者如序文中稱本草經謂今之所存有此四卷考神農本草七錄以下皆言三卷未聞有四卷之本四卷爲三卷之譌無疑而此卷與證類本均作四卷可見承譌久矣予十餘年前得日本醫家森約之校輯本草集注七卷手稿本據新修本草等書校勘至密塗乙狼籍久欲爲之寫定付梓今又得隱居原書於此書殆有夙緣爰先以此卷影印流傳森氏所輯期異日成之庶隱居之書不至遂絕於人間亦藝林快事也丙辰十月旣望

敦煌本星占殘卷跋

星占殘卷斷缺不見前後題其所存門目可考見者曰
外官占曰占五星色變動曰占列宿變五星逆順曰五
星守二十八宿各以其色定其福敗曰分野曰十二次
曰二十八宿位次曰石氏中官外官曰甘氏中官外官
曰巫咸中外官曰立象詩末爲日月旁氣占疑所存尙
不及全書之半也唐代星占之書傳世者有李淳風乙
己占瞿曇悉達開元占經今此卷作者姓名不可知然
中有自天皇已來至武德四年二百七十六萬一千一
百八歲語是撰此書者爲唐初人矣今古之言星者僉

祖述甘石巫咸三家此書備載三家內外官星總二百八十三坐一千四百六十四星核以晉書天文志武帝時太史令陳卓總甘石巫咸三家所箸星圖大凡二百八十三官一千四百六十四星之語正合若今傳世之甘石星經前署甘公石申撰而巫咸內外官諸星如齊趙鄭越十二星等亦闌入且計其都數僅得一百六十餘坐糅雜奪佚確出後人撮拾僞託然宋晁氏讀書志載甘石星經一卷云漢甘公石申撰其署名與今本正合陳氏書錄解題載星簿讚厯云唐志稱石氏星經簿讚今此書明言依甘石巫咸氏非專石申書云云又頗

與今本星經相類疑宋人所見之甘石星經殆與今世撮拾之本略同而此卷列記三家內外官諸星位次坐數星數具存當時舊觀晁陳諸家所不得見者一旦乃出諸石室得與乙巳開元兩占書並傳人間可不謂快事乎又卷中所載立象詩記述星躔方位爲五言韻語以便記誦唐書藝文志載王希明步天歌一卷陳氏書錄解題亦箸之其書以七言韻語記二十八舍諸星立象詩殆在此歌之前鄭氏通志天文略謂撰步天歌之丹元子乃隋人於前籍無徵恐未信通志據步天歌以作天文略而此詩則世不復傳予雖未習天官家言然亦深喜此卷之佚而復存固不得

以占驗之學近於虛誣而輕視之也歲在癸丑七月既望

敦煌本陰陽書殘卷跋

陰陽書殘卷二百四十行尙存後題曰陰陽書卷第十三旁注葬事二字其所存篇目曰立成法第十二滅門大禍日立成法第十三立成法之前乃記一歲十二月中殯葬吉日其九月以前已缺篇題不可見矣考舊唐書呂才傳太宗以陰陽書近代以來漸致訛僞穿鑿既甚拘忌亦多遂命才與學者十餘人共加刊正削其淺俗存其可用勒成五十三卷並舊書四十七卷十五年

書成詔頒行之夫云陰陽書近代漸訛則陰陽書自是
六朝舊箸呂才雖奉詔撰定新書五十三卷而舊書四
十七卷亦並行不廢乃隋書經籍志未箸錄唐書藝文
志則於呂才陰陽書五十三卷外舊志作五十三卷別出王
璨新撰陰陽書三十卷舊志作三十卷王璨不知何人而新志
遠列於呂才書之前舊志列呂才書之後殆爲唐以前人其書三
十卷與呂才傳所謂舊書四十七卷數不合是各爲一
書則在唐時陰陽書有三家矣此卷不知出於何人初
疑爲呂才書乃審諦再三書迹不類唐人卷中不諱丙
字必唐以前人所作其爲王璨所箸抑爲呂才傳所謂

舊書蓋不可漫定矣葬事爲陰陽書中一部類而此卷又爲葬事篇中之一斑雖僅二百四十行而六朝以來葬經之傳世者僅此呂才葬書敘言葬書一術乃有百二十家然隋唐志所錄才十一二而已天水之世晁陳所記又僅隋唐志之一二嘗謂隋唐以前古方技之書除醫經外傳世絕少陰陽家學說則尤鮮予雖不習此學亦知其至可貴也亟刊布之以質世之留心古方技者癸丑八月晦

敦煌本老子道德經義疏跋

敦煌本老子道德經義疏第五殘卷前有損佚不見撰

人名文內治字皆缺末筆唐高宗時寫本也考隋書經

籍志載爲老子義疏者凡四家曰顧歡卷一曰孟智周卷五

曰韋處立卷四曰戴銑卷九此卷起治大國章即居位第六十而訖

信言不美章即顯質第八十一是卷五乃末卷與孟智周義疏

卷數正合與他三家卷數皆異殆即孟氏撰也陸氏撰

音義博采衆本至十餘家此卷治大國若亨小腥注河

上原奪上字公本作鮮聖人之不傷人注諸本皆作亦字唯

張係天及陸先生本作之字均不見於陸氏音義又音

義前敘錄羅列諸家亦不及張係天陸先生孟智周三

本則此書初唐已甚少矧今日乎至此書體例析每章

爲數項而分疏之又釋每章所以先後相次之義與他經義疏大異尤足以資探討惜僅存五之一不得見全豹爲憾耳然老子古注今存者僅河上公王輔嗣二家則此雖殘卷諒足珍矣丁巳長至後一日

敦煌本殘道書跋

西陲石室殘卷二紙每紙二十八行合得五十六行中間文不貫續前後亦無書題詳審其文知道家言也文中民歸于主民字改作人避唐太宗諱而治字屢見不諱蓋書于貞觀之世也書法清健有鍾薛風初唐寫本之至精者唐室肇造之初崇尚道術至祖老子而以明

老之學詔天下故此書寫于是時殆是六朝人舊箸惜
僅存此數十行耳癸丑春在海東或以西陲所出殘寫
經乞售書法皆至劣每紙長不逾四尺擬留以裝畫卷
中有一紙無文字訝其厚倍他紙篝燈燭之中間隱見
字迹知是粘合二紙爲一者亟蒸治離析之文字見焉
卽此二紙也藏篋中數歲卒不能考爲何書爰付影印
以質通雅之士時丙辰十月

敦煌本莊子郭象注殘卷跋

敦煌本莊子郭象注殘卷三曰刻意篇首尾完具曰山
木篇曰徐無鬼篇皆佚其前諸卷中世民字均缺末筆

治字則否太宗朝寫本也甲與丙字迹相類殆出自一帙乙則別是一帙以校今本頗有異同予已載之羣書點勘今本莊子每篇皆首尾銜接中間不分章此本則刻意篇爲一章他二篇則篇各數章章皆跳行以別之足正後來連寫之失此古寫本之尤足貴者也予往者曾見北宋及南宋刊莊子二殘本又見何義門先生手校本予皆一一移校于藏本之上東邦尙有古寫本曾列之京都博物館異日當就彼一校會合諸本可成一善本矣宣統丁巳十一月

敦煌本二十五等人圖跋

右卷出敦煌千佛洞今藏巴黎圖書館人有二十五等之說見文子微明篇此卷所述與文子略合惟上五等之次第文子爲神人真人道人至人聖人此卷作神人聖人真人道人志人中次五等文子第三爲虞人此卷作庶人下五等次第文子作衆人奴人愚人肉人小人此卷作衆人奴人肉人小人愚人爲不同其文理猥拙譌脫滿紙乃鄉曲陋儒取文子之說敷衍成書其譌至人爲志人虞人爲庶人則殆並至人虞人之義亦不能解可知以其千年遺迹過而存之宣統甲寅六月

敦煌本太玄真一本際經殘卷跋

此殘卷前題已失計經文一百九十九行又後題及年月書款二行共二百有一行但卷係兩截前百五十四行爲一截後四十七行爲一截中有脫佚觀前後文義則確爲一經而行字略有高低之差或非一卷歟經文頗鄙拙以其不見今道藏中姑命兒子福成錄而存之
宣統三年七月

敦煌本无上祕要殘卷跋

唐書藝文志三神仙家無上祕要七十二卷晁氏讀書志箸錄則作九十五卷是宋人所見之本已非唐人之舊今且不見道藏中此殘卷第五十二後題具存爲初

唐寫本亦僅存之祕籍矣辛亥首夏

敦煌本老子化胡經跋

老子化胡經一焚於唐再燬於元故諸史志既不箸錄道藏亦無傳本惟晁氏讀書志及日本現在書目有之此殘卷存第一及第十第一前題作老子西昇化胡經卷十前題作老子化胡經立□而兩卷之後題則均作老子化胡經晁錄及日本現在書目所箸錄之老子化胡經十卷稱名及卷數並與此同是此本與晁本日本合而元代所禁本題老子化胡成佛經稱名已不符而辨僞錄所引經文證以此二卷亦多不合元代所傳

之本或已非唐代之舊歟

辨僞錄第五篇言晉時王浮造明威化胡經王譬焚毀
僞道藏經碑則言宋王浮昔居上清寶籙宮與女冠爲
姦云云則誤王浮爲宋人辨正論卷六引晉世雜錄言
道士王浮改換西域傳爲化胡經則王浮確爲晉人無
疑也

唐書藝文志丙部神仙家類有議化胡經狀一卷注萬
歲通天元年僧惠澄上言乞毀老子化胡經敕秋官侍
郎劉知璿等議狀晁錄化胡經後附劉如璿議化胡經
八狀是此狀宋時卽附於經末兪理初癸巳類稿道笑

篇書劉知璿作劉汝璿晁錄又作劉如璿均與唐志不合俟再考之

舊唐書經籍志丙部神仙家類有老子消冰經一卷案甄鸞笑道論引化胡消冰經凡二條據唐志則消冰自爲一書要亦化胡類也又宋志卷四神仙類有老君出塞記一卷殆亦記化胡事蔣君伯斧作化胡經考徵引甚博茲補其所未及者於此

敦煌本摩尼教經殘卷跋

摩尼教經首尾殘缺但存中間寺儀第五出家儀第六二篇而已伯希和氏據經中二宗三際之文證以佛祖

統紀定爲摩尼教經吾友蔣君伯斧據唐書及會要謂摩尼至唐代入中國予意當在唐前唐會要謂大厯爲摩尼置寺賜名大雲光明以長安志考之光明之名蓋昉於隋文大雲之稱則改於武周至大厯賜額乃合二名爲一耳長安志注言隋延興寺僧曇延因隋文賜以蠟燭自然發燄奇之改所居爲光明寺曇延請更立寺以廣其教雖未明言曇延爲摩尼然云其教則非固有之佛教可知曇延時雖已置寺而教未顯至唐其徒衆乃僞造大雲經託女主之符以媚武后始得勅令天下創寺度僧勢乃浸盛而其教卒不昌長安志所記雖略

然蛛絲馬迹隱隱可考是其教隋文時已入中土非唐代乃入也伯斧肆之乃據以作摩尼教考然予終以未得其最初流入中國之時代爲憾嗣細審唐劉秀所撰涼州衛大雲寺碑及老子化胡經始知其教晉已流行涼州衛碑云大雲寺者晉涼州牧張天錫所置本名宏藏寺後改爲大雲因則天大聖皇妃臨朝之日諸州各置大雲隨後改號爲天賜庵老子化胡經云我乘自然光明道氣摩尼教中所謂二宗乃辨明暗所謂三際亦發明明暗之旨故隋代立寺取名光明乃揭其教旨不僅紀蠟燭自然之異也然光明二字實已見於化胡經從真寂境摩尼經中有次觀四寂法身語此云真寂亦與經合也至蘇鄰國中誕降王室爲太子號末

摩尼

初名末摩尼故各書或稱摩尼或稱末尼

轉大法輪說經戒律定慧等

法乃至三際及二宗門

三際二宗之名亦已見於此

教化天人令知

本際上至明界下及幽塗所有衆生皆從此度摩尼之後年垂五九金氣將興我法當盛西方聖象衣彩自然來入中洲就此二者考之知涼州衛大雲寺始創於晉其教之流傳乃由西而東故涼州先有之化胡經爲晉王浮僞造其所言與此經一一符合均晉代已有摩尼之證又辨正論稱王浮爲道士化胡經亦有中洲道士廣說因緣語知此教初託道教故王浮僞造化胡經而麤入摩尼教旨其人蓋道士而摩尼者也化胡經雖爲

道家又頗攀附釋氏其敘摩尼教亦有轉大法輪說經戒律定慧等法語均依傍竺法之證經中又有三教混齊同歸於我語三教者老也釋也摩尼也同歸於我者老子本爲道教而令尹喜託生爲佛陀而已又別創末摩尼也旣云三教同歸故在晉以道士行之隋以後又以此行之其所居之寺在晉曰宏藏在隋曰延興因燭燄之靈徵而改名光明且以揭其教旨因僞造大雲經託女主之符因改名大雲名天賜以示寵異初援於老後入於釋罔非欲依附以謀浸入俾勢盛而後扇其宗風焉乃先後數百年間卒不得逞終不能脫離老釋

而獨立故從來記述不以爲道士卽以爲僧徒而不知

其別爲一教其來也自西涼而終仍漸滅於沙州與高

昌

宋王明清揮塵前錄載太平興國六年王延德使高昌行程記言高昌有摩尼寺波斯僧各持其教宋史

外國傳亦載之是其教宋以後遂無聞焉中國史家於

宗教事實記載至略釋氏撰箸中偶及外道亦語焉不

詳今幸於長安志化胡經涼州碑此殘經中參互考證

始得其教之涯略不知尙有他書可考否爰記之以質

世之治宗教學者宣統元年十月

東友桑原博士

隲藏

謂摩尼教始於漢獻帝建安中波

斯人摩尼唐初其教似已由波斯傳入中國其言創教

之時代不知其所自出而以化胡經考之則不甚合化胡經言襄王之時其歲乙酉我還中國後四百五十年爲末摩尼之後年垂五九金氣將興我法當盛西方聖象來入中洲據所云則摩尼教之創始在周襄王後四百五十年乃漢高后之二年乙卯又四百五十年而其教入中國考其時則在晉武帝泰始元年乙酉化胡經之作專爲倡導摩尼教而設所記當不誤然則摩尼之創始在西漢之初而其教之東漸則確在司馬之世矣涼州衛大雲寺碑言寺有造經房翻譯經典則彼教所譯經典當不少今僅存此數十行耳其不至漸滅淨盡

亦幸事矣聞德人在吐魯番得番文摩尼教古經甚多
安得好古而通番文者一詳考之

敦煌本波斯教殘經跋

殘寫經一卷敦煌莫高窟藏本今歸京師圖書館前半
已缺佚後半完好然無後題臨川李君證剛翊灼以其
中專闡明明暗之旨證以景教三威蒙度讚有合處遂
定爲景教經典然考火祇摩尼與景教頗類似未易分
別且皆由波斯流入中土故姑顏之曰波斯教經以俟
當世治宗教學者考證焉宣統三年三月

敦煌本景教三威蒙度讚跋

景教古經傳世絕少數年前上海徐家匯天主教堂於
開封回民家得猶太教羊皮古經乃如德亞文已寄羅
馬教皇許今此讚首尾完好後附景教經目三十種尤
足資彼教之考證矣

敦煌本修文殿御覽跋

古類書殘卷前後皆佚不見書題卷第及撰人姓氏其
存者鳥部鶴類四十四則鴻類十八則鵠類十四則雉
類四則總七十九則其體例頗似太平御覽而所引諸
書至魏晉而止宋陳氏直齋書錄解題謂太平御覽以
前代修文御覽藝文類聚文思博要及諸書參譯條次

修纂

玉海卷五十六太平御覽條引實錄與陳氏說合

今檢宋代御覽鳥部其

采取此書者十五六而采取類聚者十二三當日館臣任意刪節復多譌奪而因襲之迹昭昭可見則此殘卷者必修文殿御覽也修文御覽天水初紀尙存而佚於有宋末季徵之前史其撰述大略尙可考見北齊書後主本紀武平三年正月勅撰立洲苑御覽後改名聖壽堂御覽八月聖壽堂御覽成勅付史閣後改名修文殿御覽此書隋唐諸史志著錄稱名不同隋志子部雜家類載聖壽堂御覽三百六十卷兩唐及宋志均作修文殿御覽三百六十卷今以後主紀考之則由立洲苑而改聖壽堂終定爲修文殿乃一年中事顏之推傳觀我生賦注亦稱修文殿御覽則隋志仍書聖壽堂舊名誤也此勅撰之歲與告成之

期可考見者一也顏之推傳觀我生賦自注齊武平中

署文林館待詔者僕射陽休之祖孝徵以下三十餘人

之推專掌其

案此下似奪例字據文苑傳敘知之詳見下文

撰修文殿御覽續

文章流別等皆詣進賢門上之知當時修書者三十餘

人而未悉舉其名北齊書文苑傳敘武平三年祖珽奏

立文林館於是更召引文學士謂之待詔珽又奏撰御

覽詔珽及特進魏收太子太師徐之才中書令崔劼散

騎常侍張雕中書監陽休之監撰珽等奏追通直散騎

侍郎韋道孫

北史文苑傳敘孫作遜

陸乂太子舍人王邵

北史邵作劼

衛尉丞李孝基殿中侍御史魏澹中散大夫劉仲威袁

夷國子博士朱才奉車都尉睦道閑考工郎中崔子樞

左外兵郎薛道衡并省主客郎中盧思道司空東閣祭

酒崔德立太傅行參軍崔儵

北齊書文苑傳敘奪以入字茲據北史補入太

學博士諸葛漢奉朝請鄭公超殿中侍御史鄭子信等

入館撰書並勅蕭放蕭懋顏之推等同入撰例復令散

騎常侍王訓

北史作楊訓

前兗州長史羊肅通直散騎常侍

馬元熙并三公郎中劉珉開府行參軍李師正

北史作李師上

溫君悠入館亦令撰書是監撰者爲珽收等六人撰書

者爲道孫等二十六人撰例者爲放等三人合計三十

五人與顏賦注所謂三十餘人者正合此撰述人之可

考見者二也玉海

卷五十四聖壽殿御覽條

謂陽休之取芳林徧略

加十六國春秋六經拾遺錄魏史爲玄洲苑御覽

案御覽撰

者三十餘人乃獨舉休之不知何本玉海又引陽休之傳云武平三年與朝士撰聖壽殿御覽今檢休之傳乃

無此語但云晚節說祖珽此御覽藍本及增加諸書之撰御覽而已並附正於此

可考見者三也玉海

同卷修文殿御覽條

引書目言修文殿御覽

放天地之數爲五十部象乾坤之策成三百六十卷又

注采撫羣書分二百四十部以集之所謂五十部當指

總部類而二百四十部殆謂各總部類中之分目此全

書部類之可考見者四也綜計此書之成極一時人物

之選蕭顏撰例諸賢秉筆雖取材徧略必非勦襲蓋徧

略爲卷七百此才得半如何去取雖未可知而待詔諸人當無率爾陳氏解題乃詆譏孝徵並及此箸謂毋乃盜徧略之舊以爲己功可謂不得情實疑陳氏時此書實已不可見也至傳世類書向以虞氏書鈔歐陽類聚爲最古何意數百年後乃得重覩文林鉅製雖僅存二百五十餘行吉光片羽彌可珍貴且書迹爾雅虎民治諸字缺筆而隆字則否知其繕寫之歲尙在開天之前爲唐寫本中之至佳者乎予於宣統辛亥春旣編寫此卷入佚籍叢殘中據陳氏太平御覽解題定爲修文御覽而未及詳考茲補箸此書撰述源流於此以諗讀是

書者癸丑重九前五日

敦煌本古類書殘卷三種跋

古類書三種前後書題均闕佚第一種存四百餘行爲部卅有九始王訖神仙其體例略如初學記之事對摘二字爲目兩兩相對而注事實於下寫錄頗艸艸誤字盈幅致有析一字爲二者若金璽誤作金爾玉其荒率可想惟所徵引逸書甚多若東觀漢紀魏略齊職儀異苑先賢傳竹林七賢傳招賢記幽明錄三輔錄巴東記會稽典錄魏子譙子諸書並爲采輯古佚籍者之鴻寶也第二種存四十餘行爲忠節及貞烈二部其體例每

段不出題目與御覽同貞烈部兩引獻皇后曰又有羊
皇后曰而不箸書名考晉書列傳景帝后羊氏號徽瑜
謚曰獻此書所引獻皇后羊皇后者殆卽晉景獻羊后
惟晉書本傳僅言后聰敏有才行而不言有箸書隋唐
志亦不載賴此書所徵引知之然不舉書名尙令人有
遺憾矣卷中又載鍾夫人及李勢女諸葛誕女許允妻
阮等六事並見世說新語而不舉所出何書與世說文
多異同疑卽采自世說今本經宋人改訂自不能無差
異也第三種約存百行以偶句爲題目頗似李淑事類
賦但有句無篇耳殆爲事類賦所自昉予於東友內藤

博士許見日本天長八年所撰祕府略殘卷第八百六十四及八百六十六均引張楚金翰苑亦以偶句爲題目而注事實於下與此正同或此殘卷者卽翰苑耶我國古類書僅存書鈔白帖藝文類聚及初學記餘皆亡佚故亟將此殘卷印行祕府略當我唐文宗朝徵引佚書亦不少異日當並刊之丁巳仲春

敦煌本文選跋

石室本文選四卷其一張平子西京賦其二東方曼倩答客難及揚子雲解嘲二篇皆李善注其三王文憲文集序其四起恩倖傳論訖光武紀贊皆無注亡友蔣伯

斧諮議於李善注二卷已爲考證而無注之第二十五卷但稱之爲昭明舊第而未言其得失王文憲文集序旣無書題又佚篇目諮議不知亦爲蕭選故跋稱文選殘卷三其實殘卷四也善注世無善本今宋刊善注本乃從善注及五臣注合并本中選錄出之非善注單行之舊胡果泉中丞作考異言之甚詳亦至確此善注二本可正今本之失其可貴不待言至蕭選舊本在善注前者人間所絕無其可貴更在善注本之上以校今本可是正譌誤不少如王文憲集序發毀舊塋今本發作廢建元三年遷尙書左僕射今本三年作二年以公爲

侍中尚書令鎮軍將軍今本鎮軍作鎮國留服捐駒今
本留服作掛服事革於容論今本草作隔恩倖傳論逮
于大漢大漢今作二漢郡縣掾史今本譌掾吏皆由世
族今本作勢族理難徧通今本作變通南金北毳今本
譌南京絜其異同並以是爲優矣二卷中第廿五卷虎
字已缺筆寫於唐之初紀王文憲集序內衷字缺筆作
哀爲隋代寫本尤可珍也今合印此四卷爰錄諮議舊
跋於前並就無注本考其異同爲此跋以補諮議之所
未及惜諮議墓艸已宿不及見矣丁巳閏月晦

敦煌本玉臺新詠殘卷跋

敦煌唐寫本玉臺新詠起張華情詩第五篇訖王明君辭存五十一行前後尙有殘字七行不見書題而諸詩皆在玉臺新詠卷二之末知卽新詠矣以今本與此比勘異同甚多張華情詩第五首巢居覺風飆今本誤作風飄雜詩容與緣池阿今本緣誤作綠同好逝不存迢迢久離析今本逝誤作遊久誤作遠無然徒自隔今本然誤作愁潘岳內顧詩忽焉擗絺綌今本擗作振引領訴歸雲今本訴作訊不見陵間柏今本間作澗悼亡詩悵恍如或存周皇忡驚惕今本悵恍譌悵慢周皇作回遑比目中路隔今本隔作析長戚令自鄙今本作自令

鄙石崇王明君辭今本題王昭君序故改也今本奪也
字遂入匈奴城今本遂入作乃造殺身良不易今本作
未易英華不足歡甘與秋草并今本英華譌朝華甘與
作甘爲均可可是正今本其兩本均可通者亦以此本爲
勝矣其與今本尤異者潘岳詩之前此本先題潘岳詩
四首下小字夾注內顧二首悼亡二首其內顧詩前別
出題目悼亡詩前亦然蓋此書之例先題作者姓名及
總篇數下分注各篇篇題篇數每詩之前仍各冠以本
篇題目今本則但書潘岳內顧詩二首而總篇數及小
注皆削去經後人妄改舊例賴此本存之尤可喜也新

詠刊本以寒山趙氏重槧宋嘉定乙亥陳玉父本爲最
善且有此失惜石室所遺僅此五十餘行不獲徧校則
又可憾耳丁巳閏月

敦煌本唐人選唐詩跋

詩選殘卷其存者凡六家前三首撰人名在斷損處不
可見今據全唐詩知爲李昂其名存者曰王昌齡曰邱
爲曰陶翰曰李白曰高適都計詩數完者七十一篇殘
者二篇今以諸家集本傳世者校之李昂詩全唐詩載
一篇而佚其二王龍標詩卷中十七篇見於集本者四
篇其八篇則今見孟浩然集邱爲詩六篇陶翰詩二篇

載全唐詩者各一篇太白詩三十四篇又古意以下九篇誤入陶翰詩後共得四十三篇則悉載集中刻本以繆

校

高常侍詩二篇

上陳左相詩僅存前數行

則今集本一存一佚至

卷中諸詩雖今集本尙存而異同至多篇題亦有異同

每篇中必有數字予既錄入羣書點勘中其尤甚者爲

二李與高常侍三家全唐詩載李昂戚夫人楚舞歌

此卽

卷之首缺上半者

以此卷校之中間少四句太白胡無人篇卷

本無末三句臨江王節士歌陌上桑魯中都有小吏逢

七朗以斗酒雙魚贈余於逆旅因鱸魚飲酒留詩而去

三篇中卷本亦較集本各少二句古意篇

今集題作效古則卷

多末二句瀑布水篇

今集題作望廬山瀑布

則卷集全異者四句

贈趙四篇

今本題作贈人

異者且過半千里思篇集本八句卷

本則四句而四句中之第三句亦全異第四句與校注

中之一本合

校注中所載一作某者多與卷本合知校注已甚古矣

獨不見篇則

除末二句但異一字外其餘均不同高常侍信安王出

塞篇

集本題作信安王幕府詩

以卷本校集本則後半先後錯列者

四句太白集在生前已家家有之

見唐劉全白李君碣託

或傳寫

異同或中間改訂卷集互岐理所應有若高詩卷中但

存一篇有半耳而以校正集本得益已如此之巨至諸

家佚篇可據以補今本之缺則尤可喜也唐人總集當

代選本傳世者僅篋中國秀諸集此卷作者均開天間人更在元芮所集之前以卷中避諱諸字考之尙爲唐中葉寫本亟付影印而書名不可知姑署之曰唐人選唐詩並舉其可貴重者如此癸丑五月晦

鳴沙石室佚書續編跋

老子化胡經卷第一第十及摩尼教規景教三威蒙度讚予往在京師旣以活板印入敦煌石室遺書中又予所藏大雲無想經殘卷東邦友人松本博士文三亦移錄其文考爲竺法念初譯梵漢兩藏均亡之祕籍印入彼土續大藏經故予曩編印鳴沙石室佚書此四卷者

皆不與焉比者編印石室古籍叢殘旣竣念往歲所印石室遺書篋中已無存者大雲經印入續藏世無單行者致之尤不易矧又爲姚秦初寫實當晉世我邦舊傳寫經無先於是者卽論書迹亦應影寫流傳乃與化胡經等三種同印行以附石室佚書之後俾世之留心宗教及西陲佚籍者有所稽焉宣統丁巳三月八日

日本唐寫本古文尙書周書殘卷跋

宣統紀元予始見敦煌本古文尙書周書顧命殘篇逾年又見夏書商書並見日本古寫本商周書殘卷藉以斷定宋代傳本爲僞東邦所傳者爲真又據王伯厚之

說定宋代流傳之本其源均出于郭忠恕自謂於宋以來古文尙書傳本之真僞灼然無疑蘊矣嗣讀困學紀聞謂泰誓古文作大誓今薛氏書古文訓則作泰誓與王氏所云不同一若宋代傳本頗有異同不知唐天寶以前未改字真本果爲泰抑爲大曩所見均無此篇末由斷定也懷疑待決若籲筮龜今年夏京都神田香巖翁忽扣關挾所藏唐寫本古文尙書至啓匣觀之則正是泰誓以下五篇爲之驚喜欲狂展卷纔數寸已見泰誓字固不作大也因考之尙書正義引顧氏說泰者大之極也猶如天子諸侯之子曰太子天子之卿曰太宰

此會中之大故稱泰誓正義序言爲正義者隨有顧彪則孔氏所引之顧氏乃彪之說北史儒林傳彪以煬帝時爲祕書學士撰古文尙書義疏二十卷唐志顧彪尙書文外義三十卷

新志作五卷

古文尙書音義五卷而無義

疏然以正義序證之本傳知彪確爲治古文尙書者則孔氏所引確爲顧彪古文尙書義疏之說足證天寶未改字之本實作泰不作大今得此卷益可徵信至於宋代流傳之本晁王所述流傳之緒至詳不云有別本其爲同出一源可知而王氏所見薛氏所訓不應有大與泰之殊意薛氏本展轉復刻大之作泰當爲校者所改

深甯之於季宣爲鄉里後進不容未見薛書乃不言薛本作泰其爲薛本爲後來校改可以意測並非宋世流傳于薛本外別有他本也神田翁耆年厲學藏善本至富此卷與唐寫世說新書史記河渠書殘卷尤爲東邦有名奇迹乃不自珍祕將次第印行而先印此卷以頒同好傳古盛心至可欽佩以予粗能言古文尙書流傳本末責以弁言爰書所知以質方雅至經傳文字異同足刊正今本者甚多予別錄入羣經點勘中茲不更及其書法精健出于李唐殆無疑義有目者皆能知之更不待予言矣甲寅六月二十五日

日本古寫本古文尚書周書殘卷跋

宣統紀元予既得見敦煌石室隸古定尚書殘卷以宋薛氏書古文訓及日本山井鼎七經考文校之與考文本多合與薛書多舛知薛本爲僞託考文所引爲真本因託友人于海東求之逾年或寄某世家所藏殘本至云卷中民字省末筆乃唐寫本索直至巨啓櫝觀之書至拙朴楮墨俱古果數百年前物也乃如其直償焉是卷存者五篇一洪範二旅獒三金縢四大誥五微子之命首尾及中間有殘佚其存者校以史記宋世家集解所引孔傳十合八九經文中如彝倫邁敷與漢書五行

志所引合思曰叡與詩鄭箋所引合於其亡好與宋世家所引合明作哲與玉篇所引合曰濟與周禮大卜注及宋世家引均合其孔傳中與正義所據本及宋槧本合而可是正今本者指不勝計多可補阮氏校記所不及惜乾嘉諸儒不及見也去年既將敦煌殘卷夏商二書付印爰取是卷並印行以餽來學而記其可貴者於卷末甲寅正月五日

日本古寫本隸古定尚書商書殘卷跋

曩得敦煌本隸古定尚書校以七經孟子考文謂日本所傳古寫本古文尚書爲開元以前真本其時尚無他

證惟就考文所載定之而已嗣聞老友楊惺吾舍人藏日本古寫本商書殘本因移書乞影寫擬與敦煌本比勘楊君許之不逾月郵至計存盤庚上至微子凡九篇敦煌本則佚盤庚上及盤庚中之上半因就兩本並存者勘之雖略有小殊而經傳之見於古籍所引與勝於宋以來諸本之處則兩本靡不隱合如盤庚中予迓續乃命於天匡繆正俗引迓作御此本正同敦煌本作卸乃御之別構非有異也說命上高宗夢得說一切經音義卷一引得作尋今二本並與音義所引合說命下旁招俊又釋文俊又作峻今此兩本正作峻考之古金峻

民峻正其字皆從田旁作則作峻者是也盤庚中女分猷念以相從傳羣臣當分相與謀念今各本分下皆有明字此與敦煌本均無有正義言汝羣臣當分輩相與計謀是孔本亦無明字高宗彤日典祀亡豐于追傳不當特豐於近今各本近下有廟字兩本均無有而史記集解引正與兩本合微子凡有辜罪傳六卿典事各本均作典士而正義中正作典事與兩本同罪合于一傳皆合于一紂今各本一下並有法字考之正義亦言合于一紂之身是正義本亦無法字也此皆遠勝於宋以來各本者而二本正吻合然則日本古寫本爲衛氏未

改字以前真本信有徵矣敦煌本爲世重寶此本雖出影寫得與參照且可補唐寫本之缺者一篇有半亦人間之祕笈矣因與敦煌本同印行念數年以來於隸古定尙書已見夏商周三書之過半所未見者帝典耳仍當求之東邦藏書家倘竟得集成全書豈非快事歟書以俟之甲寅正月上元

日本古寫本毛詩單疏殘卷跋

毛詩秦風正義殘卷存小戎蒹葭凡六十七行前後均斷損吾友富岡君撫所藏字迹疏秀唐寫本之佳者不僅民字缺筆爲可據也以校天水以後諸本其勝處殆

不可指數今舉其要者十事小戎箋淺至厖伐正義
金厚則重知宜淺也宜宋以來諸本作其考其文誼殆
謂金厚則重故知宜以淺薄之金爲之今本作知其淺
語意全失矣又故轉龙爲蒙諸本作故轉蒙爲龙案疏
誼謂詩轉周禮之厖爲蒙乃云轉蒙爲龙爲誤倒矣傳
虎至滕約正義弟子識曰執其膺葉即葉字避太宗諱改从云諸本
作弟子職曰執其膺揭案識職古通周禮職方氏漢華
山廟碑作識方氏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云其當從宋
本作箕案其卽箕本字加竹者乃後起之字不得以作
其爲誤今此卷仍作其知監毛諸本尙間存古字矣山

井氏又謂揭恐搗誤阮氏十三經注疏校勘記謂管子作撲鄭注曲禮引此文正義本作搗釋文作葉又少儀執箕膺搗士冠禮面葉注古文葉爲搗段茂堂先生曰搗乃櫪之誤凡箕之底柶之盛物者皆曰葉亦謂之櫪今此卷正作葉與釋文本合足徵是卷所據爲六朝流傳之善本矣又備頃卽傾傷也諸本作備損傷案弓弛而縛以鞆乃入韞中所以妨傾側致損今譌傾爲損誼不全矣兼葭章序正義言逆禮以治國則無得入之道諸本均奪之字傳兼葭至後興正義青徐州謂之廉閩毛監二本均誤作兼宋本作廉與此合知宋本所據爲

古本矣箋伊當至言遠正義勸君求賢人使之用禮宋本閩本用禮作周禮監本毛本使之作使知阮相國曰周當作用與此卷合宋本譌用禮爲周禮監本等又改使之爲使知以就其意可謂一誤再誤賴有此卷以正之矣又所謂是知周禮之賢人所謂閩本監本均譌作皆謂惟宋本與此卷合又故下句逆流順流喻敬順不敬順阮相國以宋本無不敬順字遂疑此三字後人加之今此卷正有此三字與閩監毛三本同可知宋本乃奪漏阮氏爲過信宋本矣傳逆流至以至正義然則逆流順流奪前流字惟此卷有之得據以補諸本之缺此

卷雖僅存數十行而所得益乃如此之巨雖亦多譌奪此六朝唐人寫本之常不足爲此卷病也富岡君博雅富收藏精鑒別今將精印以廣其傳屬爲跋尾予謹箸此卷之佳勝與君撝好古而不自私足以型當世者於卷尾時宣統癸丑十一月

六朝寫本禮記子本疏義殘卷跋

禮記子本疏義殘卷日本田中伯

光顯

所藏今捐贈早

稻田大學卷端已斷缺書題及撰人名不可見末書喪服小記子本疏義第五十九書中每見灼案字考陳書鄭灼傳言灼少受業於皇侃尤明三禮家貧鈔義疏以

日繼夜云云則此卷者鄭灼所鈔之義疏而灼案諸條則灼鈔時所增益也傳言灼鈔義疏不言鈔何人所作今驗此卷參以歷代史志所記確知所鈔爲皇侃義疏日本現在書目禮記子本義疏百卷梁國子助教皇侃撰信西書目亦有禮記子本疏兩帙此目例不注箸書人名其爲皇侃疏無疑兩書稱名並與此卷合惟疏義目作義疏耳至隋唐諸志及梁書侃傳則書名與卷數多不合侃傳撰禮記講疏五十卷又云所撰論語義疏十卷與禮記義並見重於世經典釋文序錄梁國子助教皇侃撰禮記義疏五十卷又傳喪服義疏並行於世

隋書經籍志禮記義疏九十九卷又禮記講疏四十八卷喪服問答目十三卷並皇侃撰舊唐書經籍志禮記義疏五十卷又四十卷並皇侃撰新唐書藝文志皇侃禮記講疏一百卷又義疏五十卷喪服文句義十卷諸書稱名既異卷數亦差以意斷之陸氏釋文成於隋唐之際所言當可信意侃之所箸當是禮記義疏五十卷及喪服義疏隋志之喪服問答目新唐志之喪服文句義始均即義疏梁書侃傳與釋文亦合隋志別出九十九卷九十九卷始即百卷古末九十九卷者除序篇言之耳新唐志別出百卷之本殆即鄭灼所鈔必是合兩義疏而成又益以己說遂多至百卷此殘卷

者卽百卷之一也灼閑三禮而第存其說於侃疏中故本傳不言灼別有造述而但言其鈔義疏其語晦而不明今幸存此卷乃知其實矣此卷用紙質鬆而薄色竊黃與唐代麻紙滑澤堅厚而色褐或深黃者大異予見西陲所出六朝人寫經卷軸皆然又以書體斷之出六朝人手無疑卷中不避陳隋唐諸帝諱灼卒於陳而在梁已官西省其家貧寫書殆當梁世必不在宦成之後則此卷者或卽灼所手書耶信西書目又後於見在書目尙存兩帙或尙有他佚卷存人間若旦暮遇之甯非快事爰書以俟之丙辰九月

古寫原本玉篇殘卷跋

原本玉篇殘卷起言部訖幸部爲部二十有三日本田中伯光顯所藏今贈早稻田大學文庫遵義黎氏已刊

入古佚叢書中乙卯秋予始因小川簡齋翁得見原本展卷不數行已驚其書法之勁妙洵出初唐人手因出黎刻校之則筆意全失知黎氏乃展轉傳摹上木未得見原本也因詳校卷首十餘行知黎氏刊版時頗有校改惟原本字經蟲蝕尙可辨認而黎本往往撫失致不可識又有失原本之行次者如第一行話注聲類訛言也聲字雖殘而可辨黎刻存下半數畫不復能知爲聲

字譚注在人部下又衍人部二字黎本刪去譚注爾雅
譚譏累□郭璞曰累下一字蟲蝕黎本則累郭二字之
間不復空格譚注孟康子曰子字衍文黎本刪之警注
軍衛不徹警也衛字可辨黎刻則不可辨又廣雅驚驚
不安也黎本改正作警警謚注賀以謚我我是我下衍
重文黎本刪之誼注堅柔之誼際無咎誼際二字誤倒
黎本改正謂注蒼頡篇謂和也蒼頡二字雖蝕而可讀
黎本則蒼字全失頡字存半譚注似剪□剪字可辨黎
刻無失不類剪字又國語又案知是譏譏者案乃安之
譌黎刻改正又譏人譏譏熟何想何乃可之譌黎氏亦

校改調注引說文共同也訓共同者乃詞非調黎刻改正作詞又蒼頡篇蒼會也會上衍蒼字黎本刪正又字書認調也調亦詞之譌黎氏亦改正譚注謂慧慧也黎本刪重文認注蒼頡篇言且忍之黎本改思之設注公羊推之所設推黎校改謹而黎本奪書設字附注於旁原本則設字並未奪失卽此十餘行觀之異同已如此則全卷可知黎本雖改字然皆精確可見當日校刊之慎密而所據之樞本則未盡善予嘗語吾友內藤博士謂黎刻與原本當並行以資互證且應存唐賢妙迹博士韙之今年予旣假印早稻田大學所藏禮記子本疏

義因並印是卷聞博士言某寺尙有魚部殘卷存二十行爲黎刻所未及已託博士爲介擬並印之未知何日得果斯願當與天下學者翹足以待之丙辰仲冬

原本玉篇殘卷跋

去年冬予旣影印古寫本玉篇第九殘卷頗以黎氏所刊多出轉寫欲求東邦所藏一一就原本寫影印行今年春乃先邁崇蘭館所藏冊至欠五部已於西京博物館見某寺所藏魚部殘字尺許已又假得高山寺所藏糸部之大半及石山寺所藏糸部至索部凡殘卷四乃課工寫影將以爲前書之續冊至欠五部原在第九卷

冊字至灑字之間顧前書已印行不及補入魚部雖𦵏
𦵏十三行而經籍訪古志未載黎刻亦不及糸部黎刻
據影照本尙不失真而糸至索諸部則據影寫本上版
今取卷首二尺計試一比勘譌奪已錯見如經注以爲
布帶齊衰之經黎刻衰誤作裏首經象績布冠之缺頂
首黎刻誤作苴緹注關之東西黎刻關字空落彝注鄭
玄曰彝亦彝亦尊也原衍彝亦二字後抹去作彝亦尊
也黎刻乃刪亦尊二字作彝亦彝也又引尙書无從匪
彝彝倫攸□攸下奪一字黎刻乃於攸旁下擅增彝字
凡是之類殆不勝舉則傳鈔之本其不能無失亦明矣

往者友人爲言大阪藤田氏尙有水部殘卷託友爲之
介欲彙刊之乃久諾不克踐爰先印此四卷以詒當世
黎刻所有而予未獲觀者異日倘幸得邂逅再賡續焉
丁巳十一月

古寫本史記殘卷跋

史記殘卷二甲日本古寫本河渠書前佚其半京都神
田香巖翁所藏乙張丞相傳之後半至酈生陸賈列傳
高山寺藏東邦編入國寶者是也二卷書迹皆清勁後
卷尤快厲均千年前寫本也卷中譌字甚多然如河渠
書數歲河移徙渠不利田者不能償種今本田上衍則

字道梁便近而水多湍石今本奪多字引洛水至商顏
下今本顏下有山字集解服虔曰顏音崖或曰商顏山
名也則正文本無山字佗川渠陂山通道者今本作佗
小渠披山通道者川譌小陂譌披陂山者鑿高使夷如
陂也張丞相傳匡衡傳末深惟士之游宦句上今本有
太史公曰四字此卷無之按孝武時丞相以下索隱謂
是褚先生等所續則不當有太史公曰字然索隱又云
此論匡衡以來事後人所述而亦稱太史公其序述淺
陋一何誣也云云則唐本已有此四字然則此卷出於
六朝以前古本可知矣酈生傳王者以民爲天而民以

食爲天今本民作民人蓋唐人避太宗諱於民旁箸人
後人遂將民人字兩存之致衍人字又爲此卷出于六
朝古本之證齊南近楚民多變詐今本民作人齊譌作
濟涉西河之水今本水作州上言涉則下是水非州也
陸賈傳陸生卒拜尉佗爲南越王今本奪南字天下雖
有變則權不分權不分爲社稷計今本不重權不分三
字深相連結今本無連字太后含怒亦誅君君何不肉
袒爲辟陽侯言於帝今本君下無重文孝文帝聞其客
平原君爲計策今本無孝字初沛公引兵過陳留今本
譌作陳西凡是之類皆以此本爲得焉烏可以多譌字

少之耶爰寫影流傳之並記其勝于今本處以告世之
治太史公書者宣統戊午二月

日本古寫本史記殷本紀跋

日本古寫本史記殷本紀吾友內藤湖南博士所藏歲
丙辰於博士許見之訝其每帝皆跳行別書又卷中所
載太丁太甲太庚太戊字皆作大與殷虛卜辭合大異
之乃假歸與今本互勘多有異同處如有娥之女也今
本無也字簡狄取而吞之今本無而字殷道復興今本
無道字盤庚乃徧告諭諸侯大臣曰今本無徧字事決
定於篆宰今本無事字是爲帝祖甲帝祖甲淫亂殷復

衰帝祖甲崩子帝廩辛立今本帝祖甲皆作帝甲使得
專征伐今本無專字遂斬紂首縣之大白旗今本無大
字帝祖甲崩立帝沃甲之子南庚今本帝沃甲作弟沃
甲考祖辛傳沃甲沃甲傳祖丁沃甲爲祖辛弟祖丁爲
祖辛子祖辛焉能弟沃甲乎然此字之誤自宋本已然
惟此卷作帝沃甲足正刊本之失豈非人間之祕笈乎
亟付諸影印以傳之東京岩崎氏尙藏有夏本紀及秦
本紀各一卷亦高山寺所藏與此一帙而紛失者予嘗
比勘異同別爲校記異日當並假印以傳之藝林丁巳
十月

唐寫本卜筮書殘卷跋

卜筮書殘卷存三百餘行前題具存云卜筮書卷第廿三旁注式三次行書課用法第三後題不存蓋末有闕佚也隋唐諸志洎宋以來官私諸家目錄皆無之此書之佚殆已久矣卷中別構字甚多與六朝碑版合凡丙丁之丙皆作景白虎作白獸而隆字不缺筆乃初唐寫本之證撰者不可知文字爾雅條達其出隋唐以前無疑此殘卷題第廿三全書之浩博可知不知尚有它殘卷存人間否予居東邦旣數歲訪求古佚籍不可得也前年冬乃獲此於江戶書林中卷背有元慶五年比上

慧稠書授菩薩戒儀有太政官印元慶紀元當中土唐
乾符四年則此卷東渡當在唐之中葉千餘年久佚之
祕籍一旦歸我大雲書庫中喜可知也不忍私之巾笥
爰影印以餉好古之士丙辰八月旣望

唐寫本世說新書跋

我國世說善本嘉靖袁氏覆宋本外未見更古者予所
藏有康熙庚子張孟公移錄蔣子遵校本所主之本爲
傳是樓所藏淳熙刊本其書亦三卷每卷分上下宣統
初元在日本東京見圖書寮所藏宋本亦三卷而每卷
不分上下然均是宋渡南以後所刊皆出晏元獻改卷

刪校之本其未改卷以前本不可見也但聞東邦藏書家有唐寫殘卷已析爲四而無由得入吾目乙卯夏訪神田香巖翁始知香巖翁藏其末一截出以見示爲之驚喜已又知第一截爲小川簡齊翁所得其二截藏京都山田氏其三截藏于小西氏因請於神田小川兩君欲合印之二君慨然許諾並由小川君爲介于小西君神田君爲介于山田君於是分者乃得復合神田翁復以所爲跋尾見示據段氏酉陽雜俎管家文草謂此書初名世說新書五季宋初始改稱新語其說至精確予考唐志載王方慶續世說新書則臨川之書唐時作新

書之明證可補神田翁所舉之遺亡友楊星吾舍人曾見第一段載之日本訪書志尙未知古今稱名之異今影印既竣爰錄神田翁及楊君之跋於後並記是卷已析而復合實得神田小川兩君之助而山田小西兩君之見許其惠亦不可忘也爰書之以告讀是書者丙辰十一月

日本古寫本悉曇字記跋

悉曇字記一卷唐山陰沙門智廣撰智廣不見於釋氏傳記此書自敘言嘗誦陀羅尼訪求音旨多所差舛會南天竺沙門般若菩提齋陀羅尼梵筴自南海而謁五

臺寓於山房因受業焉考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卷十七
大方廣華嚴經貞元十年三月般若發趨清涼巡禮五
臺十一年四月還上都則般若謁五臺在貞元中智廣
從受學則亦是唐中葉時人此書殆成於德宗朝宋高
僧傳卷廿七有雅州開元寺僧智廣爲昭宗時人後先相
距且百歲乃別爲一人非箸此書之智廣也此書中土
無傳本不知何時流入海東日本入唐八家目錄中均
不載坊肆傳刻有寬文康熙時文政嘉慶時二本予所藏舊
槧在四百餘年前者有粘葉本見森氏經籍訪古志此爲寬治七
年古鈔當宋之元祐中日本吉澤助教所藏與通行本頗有異

同法隆寺有康治元年

當宋紹興十二年

寫本則與此同是此

本之在海東亦爲最古之善本矣予往在京師亡友楊

惺吾舍人

守敬

曾爲予在鄂中刻此書辛亥國難楊君

避地上海尙遙書言板固無恙而未嘗見寄及舍人物

化遂無從索取然印本尙存行笈蓋卽據通行本重刊

者今違此至古之善本則彼刻之存亡不足計矣丙辰

九月

祕府略殘卷跋

祕府略第八百六十四八百六十八二卷日本滋野貞
主天長八年勅諸儒撰集凡千卷此其殘卷千之二而

已天長八年當我唐文宗之大和四年殆依據脩文御覽等諸書爲之在太平御覽之前故卷中徵引佚書甚多脩文御覽久佚今惟法京藏敦煌唐寫本殘卷此書雖僅存千百之一二而多存古書當與玉燭寶典諸書同爲藝林祕笈吾友內藤湖南博士言此書在東邦亦但存此二卷其原本分藏東京德富蘇峯翁及某貴爵家此爲舊鈔本後有元文寶歷明和三題當我乾隆時明和題記下署天部宿禰長熙名書中校語多稱長熙按云云每依今本比勘雖未得校書之法亦勤學之士也予欲假原本不可得乃假湖南博士所藏鈔本影印

行世蘇峯翁篤志傳古異日若慨然以原本見假當再印之丁巳十月

魏三字石經尚書殘石跋

正始石經尚書君奭篇殘字百廿二言全字百有十半字十有二光緒中葉出洛陽尋歸黃縣丁氏三體石經之傳人間者僅此片石耳考魏書馮熙傳洛陽雖經破亂而舊三字石經宛然猶在至熙與常伯夫相繼爲州廢毀分用大致頽落隋書經籍志齊神武執政自洛陽徙於鄴都行至河陽值岸崩遂沒于水其得至鄴者不盈太半至隋開皇六年又自鄴京載入長安置于祕書

省議欲補緝立於國學尋屬隋亂事遂寢廢營造之司
用爲柱礎貞觀初祕書監臣魏徵始收聚之十不存一
則正始石經一毀於馮常之爲州再毀于齊隋之轉徙
有唐初紀已將蕩盡此石今尙得之洛陽知徙鄴時實
已零落未盡徙也據歐趙二錄記高紳學士藏殘石後
歸郎中趙竦竦沒遂不知所歸洪丞相隸續婁氏漢隸
字源及胡宗愈重刻石經記謂雒陽蘇望得左氏傳搨
本八百一十九字於故相王文康家刻石洛陽胡氏又
刻之成都西樓高氏藏石當時已佚洛蜀兩刻今不復
傳幸隸續所載得窺概略何幸吾人生今之世乃得見

正始典型雖所存僅當宋人所見八之一亦無偶之快
事矣丁氏得石後矜惜不輕拓墨兼金不能得一紙以
故流傳至少予往於東估得墨本六乃在洛所拓頻年
分遺同好已垂盡矣存此一本乃付影印以廣其傳吾
友王靜安徽君作魏石經考二卷至精密而墨本見之
者罕故亟印此俾讀徵君書者得參觀焉宣統丁巳閏
月

蜀石經春秋穀梁傳殘石跋

孟蜀石經穀梁殘石十有九行楊幼雲太守

繼震

舊藏

蜀三經之一三經者一周禮

卷九

十二左傳

卷六

十三卽穀

梁也光緒中由楊氏後人歸湘中李亦園部郎

希聖部

郎沒懸價待售後歸廬江劉氏此十九行者予在京師時所影照方三經未歸劉氏時予曾與約君能付剞劂以傳之者當爲之介劉慨然許諾予時以爲此三經者行且有刊本矣他兩經遂不復影寫但手校異同而已辛亥以後聞劉氏復得陳頌南侍御所藏周禮考工及公羊桓公七年至十五年五千餘言予避地東土不得見也蜀石經之傳人間者楊陳二家所藏外尚有左傳卷十五起襄公十五年鄭世允所藏見何子貞太史金石跋尾合之士禮居影樞之毛詩車秋舫傳樞之左傳都計得五經天

壤所存殆盡于是鄭氏所藏今未知存否楊陳所藏固
近在滬江荏苒垂十年中更喪亂刊刻之約不可復尋
予念孤本之易佚因取陳雪峯先生所刊毛詩左傳重
付影印並取此殘字十九行者與正始嘉祐殘石同印
入吉石庵叢書雖一鱗片甲不足厭吾初意然今不印
行則此寥寥者且與他經同歸湮沒夫豈可以十九行
少之歟楊幼雲太守撰蜀石經考異三卷鮑子年爲之
跋見觀古閣續叢稿今亦不知存否附記於此以告世
之言蜀石經故事者丁巳閏月清明節

北宋嘉祐石經周禮禮記殘本跋

汴學石經寰宇訪碑錄載陳留有周禮殘石祥符有周易尚書殘石攬古錄目同而增檀弓一石均不記石數及諸經所存行數惟彭文勤公知聖道齋讀書跋記所藏十二版三百五十四行周禮卷第一訖序官宮正三十行序官凌人訖掌舍府二人史三十行序官九嬪訖逢人女御八人女三十行太宰五曰保庸訖八曰山澤之賦三十行小宰曰廉辨訖而觀治廿四行大宗伯禮若王不與祭訖小宗伯辨吉凶三十行肆師牲繫於牢訖類造上三十行司尊彝享裸用虎彝雝彝訖司几筵加莞席紛純三十行典瑞玉器而奉之訖典命凡諸侯

之適子三十行典祀司隸而役之訖世婦有捧事於婦三十行墓大夫所供職喪訖大司樂大合三十行所述至詳顧不及易與書予三十年中求汴學石經得新舊三本曰周禮檀弓中庸孝經亦無周易與尚書嘗以予所藏以校文勤所記周禮行數知文勤亦有小舛文勤記凌人以下三十行今詳核之實是二十八行序官九嬪訖逢人實是二十行則文勤藏本實三百四十二行予所藏本太宰五曰保庸以下但存二十六行太宰小治以下但存二十八行小宰曰廉辨以下但存二十一行視文勤藏本又損泐九行矣予所藏檀弓存六十行

當卽是攬古所箸錄中庸存五十行孝經存四十一行
殆晚近所出前人未及見者合計都數得四百八十餘
行予往歲游中州但聞孝經一石在開封圖書館他石
不知所在易書二石則存佚不可知矣予旣影印魏蜀
石經殘字因取藏本同印行易書殘石當託同好訪之
若幸存天壤異日補印於後至山陽丁氏所藏舊本三
千一百二十有八行今歸皖中劉聚卿京卿曩在京師
屢得披玩已移書聚卿商借影印聚卿尙不我拒乎丁
巳閏月

沐學石經禮記檀弓殘石初拓本跋

汴學石經禮記檀弓一石最晚出予往歲得海豐吳氏石蓮閣藏本文字可辨者僅六十行而摩滅不可辨者又三之一求初出土時打本垂十年不可得今年春影印魏蜀北宋三朝石經遂取吳氏本付印意善本不復可得矣比者養疴春申浦忽得一本于某故家整紙初拓凡六列每列三十三行都計得百九十有八行去漫漶不可辨者六十餘行尙得百三十餘行較吳本存字殆逾倍爲之驚喜乃復印入吉石庵叢書四集中俾世之治歷代石經者有所稽焉宣統丁巳中秋

松江石本急就章跋

史游急就以宋人所稱皇象本爲最古王伯厚補注中
屢引以校顏注本由宋至今且七百年意人間久絕矣
予弱冠治小學求急就刊本得五家而以皇本不可得
爲憾私意急就初寫以章草後世刊本改以今隸必不
能無失真象本必爲章草書幸存什一二於伯厚補注
中復改以今隸又不獲覩其全夢想乃愈切光緒戊戌
有以鈕匪石校刻本餽予者所據爲趙承旨寫本亦以
今隸書之者然鈕氏跋稱曾於平津館見葉石林臨本
宋仲溫補六百十六字乃明正統間刻石華亭始知世
尚有石本乃大索之吳中書帖肆又遣友人於華亭求

之不可得也丁未在京師乃忽於廠肆邂逅遇之爲之驚喜欲狂亟選工欲鋟之木而良工不可得今年丁巳距得本時又十年矣往昔之願尙未克償乃影印以傳之此石雖近在華亭然訪求二十年僅乃得之當世學者毋忽視也丁巳仲春

復宋槧本趙注孟子跋

孟子趙注僞孫疏多改削四庫全書提要據音義校之凡音義所出而疏本無者得六十九條予嘗就館臣所舉之六十九條校以阮氏校勘記知皆章指之文蓋僞疏全削每章後之章指而存注其於注文又任意省

改甚矣其妄也提要謂孟子注單行者世有傳鈔宋本
尙可稽考得岐注之舊嘗疑館臣旣知單行注本之善
顧不箸錄幸賴孔氏微波榭刻戴校本又深惜戴氏所
據爲毛何二家手校而二家所見宋元諸本終不可得
而見也予自辛丑至辛亥三游扶桑意必有趙注善本
初見足利活字本與戴校頗合其分卷十有四仍是邵
卿之舊欲更求先於是者不可得也今年春始見音注
本于德富蘇峯翁乃復宋小字本注後附音義後摘七
篇中文句類似者附焉雖不知出於何人而爲出自宋
代則無疑我國何毛諸家未獲見者因請付影印以與

戴校並行以存宋本真面顧中佚半紙嗣知吾友內藤博士亦藏一本因合兩本影寫而擇用其尤明晰者逾月告成爰綴語於後以志蘇峯翁及湖南博士嘉惠焉
宣統丁巳閏月晦

重刊宋本東漢刊誤跋

東漢刊誤四卷宋刊本日本福井氏崇蘭館藏我國已佚之祕籍也貢父此書宋史藝文志及諸家書目所記多譌誤宋史本傳攷所著書百卷尤邃史學作東漢刊誤爲人所稱高似孫史略與本傳同均不著卷數晁氏讀書志及文獻通考作一卷宋史藝文志劉攽漢書刊

誤四卷今以此本考之知本傳與史略晁志作東漢刊
誤者是藝文志作漢書刊誤者非至卷數則藝文志作
四卷者是晁志作一卷者非也晁志載攷序英宗讀後
漢書見墾田字皆作懇字命國子監刊正之攷爲直講
校正其謬誤不可勝數然此書世無善本率以己意定
之云云此本則前缺序文可因晁志知其厓略又言治
平三年奏御今此本正署治平三年與晁志合史略稱
嘉祐七年上讀後漢書見墾田字皆作懇字敕侍臣傳
詔中書更正之時劉攽爲國子監直講奉詔與錢藻楊
褒姜潛麻延年李寔劉仲章分校後二年皆遷他官攽

獨畢業記勅撰此書事尤詳嘉祐爲仁宗紀元晁志作英宗云云者誤蓋此書仁宗時勅撰成於英宗時也宋史藝文志又載三劉漢書標注六卷陳氏解題及通志並同晁錄則作一卷貢父此書已四卷更合以二人作則一卷當是六卷之譌宋志及陳錄並注劉敞劉攽劉奉世則合三人之作爲一別是一書殆出於後人之手至趙希弁讀書附志稱攽撰刊誤東西漢各一卷觀本傳所記攽固未嘗爲西漢刊誤惟徐度却掃編引攽所校陳勝田橫傳二條或是三劉刊誤中之文意攽于班書亦間有校正但未必有專書故本傳史略諸書但云撰東漢刊誤也福井氏藏此

書世無知爲孤本者至予始借觀影寫付梓爰考正諸家目錄之譌書之卷尾以示讀是書者宣統丙辰九月

宋槧本廬山記跋

高山寺藏本廬山記五卷卷二三宋槧本餘三卷舊鈔補然宋諸帝諱皆闕筆蓋亦從宋本出也書中宋諱闕筆至高宗諱構字止而光宗之嫌諱敦字不闕筆蓋刊于高光間也此書我國守山閣叢書刊四庫本但存前三篇篇爲一卷館臣謂佚第四五篇今此本凡爲篇八爲卷五前二篇爲卷一第二篇爲卷二第四五篇爲卷三第六篇爲卷四第七八篇爲卷五守山閣本不但

佚第四篇以下其分卷亦非當時之舊矣知館臣既見
今本篇爲一卷遂疑佚者僅四五兩篇抑又誤矣此書
全書不知何時佚去太半館臣謂永樂大典本亦僅有
三篇則明初已佚東邦則尙存足本且此本外尙有元
祿十年刊本今取元祿守山二刻與此本比勘知元祿
本雖五卷具存亦有譌奪守山本不僅佚去後五篇而
存者三篇中譌奪彌甚第一篇守山本奪釋慧遠廬山
記略至略舉其異耳數十行元祿本第二篇影圖者以
下元祿本錯簡十餘行守山本而遠公記云至已上蓋
述石門之勝十餘行又遠公山記云至謂阿羅漢之類

也三行守山本並奪佚第三篇守山本奪昔東海僧邈云云十三字又奪源由福云云二十八字第第六篇元祿本奪落星寺詩半葉第七篇元祿本敘東林寺諸碑誤錯列東林寺經藏碑銘及大德粲公碑銘于慧遠法師等三碑之前知元祿本復刊時已不能無失矣此本卷一闕第二葉卷四闕第二十一及第二十八兩葉又卷一李常序書口寫第三葉則李常序前當更有兩葉已佚今卷一第二葉可據元祿本補足卷四兩葉李常序前兩葉恐世無他本可補矣予夙愛此書敘述雅贍似水經注苦世無善本宣統紀元客游東京忽遇此宋槧

足本于德富氏成簣堂文庫丙辰冬移書從蘇峯翁假
印慨然許諾逾月影印告成爰書宋槧之可貴固不僅
在無佚篇而已丁巳正月

影北宋天聖本律音義跋

影宋天聖本律音義一卷孫奭撰嘗熟瞿氏鐵琴銅劍
樓藏附於律十二卷之後考玉海天聖七年四月刊律
文音義於國子監十二月畢鏤板卽此本也自元王元
亮唐律釋文纂例行此書遂微世不復有刊本曩以宣
統庚戌從瞿氏影寫弄篋中數歲矣頃乃影印以傳之
律十二卷世已有疏義本不復刊也至此書多存古音

古義瞿氏書目已略言之茲不更舉丙辰十月

北宋天聖本齊民要術殘本跋

予年三十尙未知穡事光緒丁酉始學稼圃徧讀農家言尤喜齊民要術顧恨不得善本明以來諸刻旣譌奪滿紙吾鄉袁爽秋先生以宋本校前七卷刊於中江者曾取韶宋樓羣書拾補所載校之不盡合蓋校勘者以意定其可否亦未爲善本也歲庚子在鄂中聞楊惺吾舍人藏影日本高山寺北宋本殘卷求借而授之梓舍人謂欲取王禎農書所引校末二卷之無宋本者校畢卽見畀予請自任之則又曰曩固已從事校勘第未清

寫耳盍稍俟之然始終固未見與也私衷耿耿未嘗或忘辛亥東渡知此殘卷尙在高山寺而寄存京都博物館欲借取影寫苦無人爲之介今年始識神田君

香巖

君固博物館職官也以介紹請神田君爲言之於館長久保田君爲移牘高山寺得許可于是求之二十年不獲見者一旦乃得披讀亟取以校中江本不僅第八卷譌奪至衆卽第五卷曾校以宋本者亦尙多舛誤蓋吾國所藏宋本每半葉十行此本則半葉八行彼當爲南宋槧此出北宋觀卷中通字缺末筆可知考通爲宋真宗劉后父名其避諱在仁宗初年明道間卽復舊則此

殘卷確爲天聖刊本其字畫朴健與敦煌石室唐刻陀羅尼正同卽論版本亦爲宋本中之冠矧訂正奪字誤字多至七八百豈非驚人之祕笈乎影印旣畢爰書卷端以識神田與久保田君之惠聞尾張真福寺尙有古寫卷子本異日將往校寫匯諸本合刊之以成善本平生積想或稍慰乎宣統甲寅十月

影北宋本天竺字源跋

景祐天竺字源七卷存卷一至卷六佚第七卷以日本嘉祿二年僧喜海所書之字源私鈔補之日本京都高山寺舊藏今在東京博物館嘉祿二年當南宋寶慶二

年此書前六卷與私鈔雖非一人所書然以書迹觀之時代當不相後先蓋均七百年物也是書爲傳梵大師法護光梵大師惟淨等集進仁宗御製序景祐二年九月奉旨開版宋史藝文志不箸錄直齊書錄解題

卷十

文獻通考

卷二百二十七

至元法寶勘同總錄

卷十

諸書並載之

惟通考誤書惟淨之名作相淨耳陳氏解題言吳郡虎邱寺有賜本今則中土不復見蓋悉曇文字世罕習者故尤易亡佚也惟淨爲南唐李從謙子後主之猶子湘山野錄載其事實法護則梵僧以進佛舍利及梵筴留譯經院其事實見佛祖統紀

卷四十四

二人者並緇流中之

有功於譯學者也我國遙譯梵本慈恩以後卽以宋之

譯經院爲最盛故有宋士夫尙有通梵字者宋史藝文

志載鄭樵論梵書三卷

見卷一小學類通考卷一百五十五作一卷疑誤

蹇序

辰諸經譯梵三卷

卷五道釋神仙類

今其書皆不傳此書雖幸

存於海東而末卷已闕佚則刊刻流傳固不可後矣爰

移書請於股野館長影印以詒當世惟私鈔過簡略不

及原書什一是爲憾事然東邦所傳或不止一本亡友

楊星吾舍人亦藏一本載之日本訪書志不云有佚卷

而云卷二以下但漢文無梵書恐亦是略出本不可據

以補此本之闕異日仍當博訪之三島藏書家或可謀

延津之合乎丙辰九月晦

宋槧本文殊指南圖贊跋

宋代刊板蜀最盛。杭最精。南渡以後。吾杭書籍鋪雕板。若陳道人鋪。尹家書籍鋪。張官人宅文籍鋪。可知者。寥寥此數家耳。此書爲衆安橋南街東開經書鋪賈官人宅印造。爲近人治板本。學者所未知其雕造畫象甚精。我國乃無傳本。丙辰秋訪神田香巖翁。出此見示。予請付影印。慨然許諾。東京三浦將軍亦藏一本。不獲借觀。疑亦賈官人宅本也。予往欲撰兩宋杭州雕本考。苦前籍所記甚略。今得此書。知又有賈官人宅刊本。且藉知

宋世卷軸之式雖漸廢。而刊本有尙存卷軸式者。亦以前考板本諸家所罕知者也。影印既成。爰書其後。十月九日。

宋槧本三藏取經詩話跋

宋人平話傳世最少。舊但有宣和遺事而已。近年若五代平話。京本小說。漸有重刊本。此外仍不多覩。此日本三浦將軍所藏。予借付景印。宋人平話之傳人間者。至是遂得四種。四庫全書總目雜史類存目平播始末條。言永樂大典有平話一門。所收至夥。皆優人以前代軼事敷衍成文。而口說之。今大典已散佚。庚子拳匪之

亂翰林院火。大典燼餘。有以糊油箋及包苴食物者。其幸完者。多流入海外。辛亥國變。官寺所儲。亦爲人盜竊分散。今一冊不存。平話一門。不知人間尙存殘帙否。念之慨歎。丙辰九月。

宋槧本三藏取經記殘本跋

日本三浦將軍所藏唐三藏取經詩話巾箱本。予旣命工寫影。頗惜其有佚葉。聞德富氏成簣堂文庫中尙有別本。乃移書求觀。書往不逾旬。蘇峯翁果寄所藏本。至亟取以校。巾箱本稱名雖異。而實是一書。惟巾箱本分卷爲上中下。此則署一二三爲不同耳。且皆爲高山寺

舊藏而此本刊刻尤精書中驚字作驚敬字缺末筆蓋亦宋槧也巾箱本佚三葉此則卷一佚少半卷二全佚不能取以補巾箱本而巾箱本之譌脫可取此本補正之因與巾箱本同付印以廣兩君之嘉惠于藝林丙辰十月

宋槧本二李唱和集跋

二李唱和集中土久佚貴陽陳氏始於日本得古本影寫付梓首尾殘缺存者自第五葉起至第二十五葉中間復缺第十三一葉繕刻至精雕板後歸德清傅氏復由傅氏歸於予曩頗以殘缺不完爲憾乃去歲游日本

京都忽於富岡氏桃華盒中見所藏彼邦影宋舊槧本
與陳刻款式悉同而殘缺處則異富岡氏本首尾俱完
但缺第九第十三第二十五三葉陳本缺首尾而第九
第二十五兩葉尙存會合兩本共得三十葉僅脫第十
三一紙耳爲之驚喜亟影寫以歸授梓人補刊焉卷首
李昉序稱得詩一百二十三首今數之除已佚之第十
三葉外尙得詩一百五十六首序所記之數殆有誤也
又昉詩第一題爲小園偶賦獨坐所懷語不可通而至
和章則題奉和小園獨坐偶賦所懷知昉題偶賦獨坐
四字乃刊本誤倒也今爲之改正刊刻既竣漫書卷尾

既以記古籍復完之可喜且志富岡君假錄之厚誼爲不可沒也宣統二年正月

宋槧本草窗韻語跋

草窗韻語一稿至六稿凡六卷咸淳辛未刊宋刊宋印完善無絲毫缺損字迹清勁仿歐陽率更宋季槧本之至精者草窗著作皆載入元史藝文志補而詩集則但載蠟屐集一卷弁陽詩集五卷不載此集亦不見明以來諸家目錄中則此書佚久矣考草窗生於紹定五年而是集刊於咸淳七年草窗時年四十剡源集載弁陽詩序歷稱公謹少年壯年晚年詩之變化則弁陽詩編

於晚年可知戴序言予丙戌春道杭遇之丙戌爲至元二十三年草窗年五十六此記戴周訂交之始近人撰草窗年譜乃謂弁陽詩刊於是年殆未然矣此書爲天壤間僅存之孤本洵爲藝林鴻寶不但可據以補竹汀先生元史藝文志補之未及爲厚幸也宣統丙辰嘉平月二十六日

國朝風雅元槧殘本跋

蔣氏此編明焦氏經籍志黃氏千頃堂書目阮氏進呈書目張氏愛日精廬藏書志並作三十卷此殘本七卷每卷一目不記卷數目錄首行上題國朝風雅下題蔣

易編集每卷或一二家多至七八家不等每家各自爲編首行上書姓字下題姓名籍里或箸履歷書口亦書作者之字不題書名每版所記版數亦各家分記蓋隨得隨刊故不相銜接也七卷中六卷有目其吳閑閑等八人之詩則無目殆脫佚也每家詩末或略加評論或記作者事實或記選刻歲月然非每家皆然雜編則分上中下三卷目錄首行題國朝風雅雜編次行題建陽蔣易師文編集目錄但書詩題不箸人名而於卷內書之每卷首題國朝風雅書口題雜編上雜編中雜編下每卷所記版數分三卷書之愛日精廬箸錄之三十卷

本乃士禮居舊藏載黃堯翁跋謂以三十卷本與所藏殘本及香嚴書屋殘本校每多岐異三十卷本每卷無子目而前有蔣易自序及黃潛虞集二序並目錄虞序言此書三十卷以劉靜脩爲首而終之以雜編三卷張氏藏書志謂始劉夢吉終陳梓卿凡一百五十五家阮氏謂卷一至二十七止凡八十五家今檢雜編三卷上卷二十家並馬祖常宋本謝端三人聯句一篇作三家計之共二十三家中卷三十一家下卷二十一家三卷總計七十五家其他七卷都二十八家合一百有三家視張氏所舉少五十二家然如阮氏言卷一至二十七

共八十五家再益以雜編七十五家則都計一百六十家與張氏百五十五家之數又不合可證此書實隨得隨刊故諸本家數不相符合也黃跋又謂三十卷本當是因版片不全子目盡失遂按人姓名分卷加此題頭然則此不題卷數之本當是未經改併者較之足本尤足珍矣又據易自序及黃虞兩序並稱皇元風雅而此本實題國朝風雅不知三十卷本每卷書題如何惜堯翁未言及也此本爲汪闃源舊藏每冊首有汪士鍾印闃源真賞二印每半葉十行行十八字元槧印極精雅雜編卷末有堯翁手錄香嚴本四冊中詩人姓名履歷

並題識二行吳中舊書傳是述古所藏散佚殆盡光緒乙巳春予旣于南匯沈氏得傳是樓所藏宋本肇論中吳集解秋間復得此書古緣爲不淺矣戊申二月

永樂大典本宋吏部條法跋

永樂大典上聲六暮韻部字門宋吏部條法二卷曰關陞門曰磨勘門共一冊乃辛亥國變由北京流入海東爲吾友富岡君撝購得者考宋史藝文志三刑法類載淳熙吏部條法總類四十卷嘉定編脩吏部條法總類五十卷當卽是書然此二殘卷中已有寶慶淳祐至景定年號則非淳熙嘉定二書可知殆景定以後續修者

玉海亦載淳熙吏部條法總類云嘉泰二年詔重脩開禧元年書成是淳熙本開禧間已重脩增補藝文志失記而嘉定重脩以後至景定再脩則玉海亦未言及幸大典徵引今尙得窺見一斑耳惟據大典目錄自卷一萬四千六百十四至一萬四千六百四十六凡三十三卷皆記吏部事不知此書得全載否大典今已星散末由知之知此書爲久佚之祕籍亟請於君撫影印以傳之君撫慨然許諾此書得傳君撫與有功焉附識之丁巳仲冬上澣

鈔本黃山圖經跋

黃山圖經一卷舊鈔本題宋無名氏撰後有香沙道人方望子及方成培跋香沙道人跋稱得之虞山寶宋鏤本尾署祥符祠刊又言此書載開元天寶大中年事或唐人書而宋人成之方成培跋謂此經羅鄂州新安志數引之故定爲北宋人箸今觀其敘述簡明洵爲佳製然編末記述水流屢稱入杭州唐山縣及入宣州太平縣界又稱入睦州青溪縣今建德路淳安縣是也又有入建德路遂安縣界語考唐山縣置於唐宣州睦州亦均置於唐宣州則宋已廢睦州則宋代尙沿其稱似爲此書撰於唐宋間之明證然建德則至元代乃有此名

則此書殆成於元代蓋因唐宋圖經之舊損益爲之郡邑之名因仍不改不得因有唐宋郡邑名遂遽以爲唐宋人作至羅鄂州新安志卷三歙縣山阜類注稱黃山圖經云改黟山爲黃山而祥符州圖經乃云改黃山爲黟山鄂州所引僅此一則今此書雖云黃山舊名黟山語似略合而與鄂州敘山阜篇文多相類意卽采新安志之文鄂州所引自是唐宋圖經之舊而此書則成于元代不可淆混也首葉宋無名氏箸一行殆移錄時寫官所增刊本必無是也元人所撰山志傳世亦甚可珍何必漫定爲宋人耶予旣爲影印復書其後以正前人

之誤此書原有圖今佚吾友富岡君撝藏雪莊上人圖刊本流傳亦罕因與此書並印之香沙道人爲明季遺獻與姜鶴澗先生交厚鶴澗先生屢有詩投贈附箸於末以告讀是書者丁巳九月

朝鮮紀事跋

此書傳本甚少故吾鄉丁氏刻武林先哲遺書不之及也茲刻文僖奉使朝鮮詩錄爰並刊之以補丁刻之遺惟此從紀錄彙編轉寫譌誤觸目未見他刊本無從勘正爲可憾也宣統甲寅八月

欽定石渠寶笈三編總目跋

我朝稽古右文

列聖萬幾餘暇怡情翰墨故

內府所藏書畫其美富遠逾前代乾隆癸亥始

勅

館臣編爲

石渠寶笈辛亥成續編嘉慶乙未脩三編

其正本藏之

天府人間不得而窺正編載入

四庫

全書往歲曾至杭州文瀾閣求之亡佚什九才存斷卷而已二編所載阮文達公分脩時別撰石渠隨筆八卷胡書農學士與脩三編亦別撰西清劄記四卷及南薰殿圖象考二卷然但就分脩時所見略窺一斑末由觀其全也宣統丙辰東京書肆得寶笈三編于我京師爲山本二峯君所得因從假觀書凡十函函四冊才存

過半而佚其少半編中有塗改處乃館中副本將據此
寫定正本者總目三冊則完全無闕首冊載

世

祖至

高宗御筆中冊首

仁宗御筆次列

朝名人書畫下冊

本朝臣工書畫次諸家書畫合冊

次石刻及宋拓本次緯絲書畫次歷代帝王名臣圖象
其體例以所藏之處爲綱不分書畫及卷軸類次閒有
未盡美善之處如勝國遺獻或列明季或入 本朝未
能畫一又每記一畫敘述景物不及畫法閒考書畫家
籍里仕履亦不甚詳備蓋成書甚速未及精心釐定也
編中名迹經歷流變亂往往出人閒 宸翰樓中亦敬

藏一二每焚香展觀想見玉堂晝永琳琅滿目館臣入直編輯時景象如在目前攬今思昔爲之慨然予旣從山本君借讀欲授諸剞劂以卷帙宏富力不能逮乃先印其目冀得好古而有力者取全書續印與宣和譜錄並傳藝林謹書卷尾以竢方來宣統丁巳仲秋

金石粹編未刻稿跋

金石粹編未刻稿三冊錄元碑八十無書題不分卷初不知爲誰氏作再三審諦乃知爲蘭泉少寇未刻稿也有三證焉體例與金石粹編合每碑題下注石之高廣行數字數書體及石之所在碑文後附諸家跋尾一也

至順二年加封啓聖王等勅旨後附錄錢竹汀先生跋尾其後有朱書文藻校三字與跋尾字跡相同知跋尾亦出朱先生手粹編本成於朱

文藻

錢侗

兩先生此爲

其末數卷二也編中載雲南石刻九通遠在邊徼他人莫致蘭泉先生在滇三年殆輶車所至採訪得之三也特不知何以棄而不刊或因元刻至多而蒐輯未備故耶然編中所載今大半難致墨本烏可以未備少之予往在京師得此本于廠肆置篋中且十年今乃析爲三卷補目於前付影印以傳之俾世之讀少寇書者無復遺憾焉宣統戊午二月

西夏姓氏錄跋

此就介侯先生手稿移錄張氏原稿法國伯希和教授得之關中故家今攜歸法京介侯先生自記謂附遼金元之後今遼金元姓氏錄稿亦歸法京予亦手自移錄以撰輯頗疏略異日當爲補輯而復刊行或亦介侯先生之志乎宣統元年冬

增訂杜東原先生年譜跋

東原先生年譜一卷石田先生撰稿本未刊行石田自署門人畫史會要謂石田先生父恆吉從東原學是兩世並從東原游也譜文至簡質於東原事實之大者多

不箸。殆以已見匏庵所撰墓表中。故不復再箸。與予既手自校寫。並據東原集中可補譜文之略者。條附文內。復錄匏庵文於後。以資參考。乙卯六月。

姚雲東年譜跋

雲東逸史年譜稿本。光緒戊申得之嘉興唐氏。不箸撰人姓氏。中有銘彝案云云。知爲沈竹岑先生撰。以予所藏李英公碑冊尾竹岑先生手跋校之。知卽先生手稿也。編中前爲年譜。後爲世系表。再次爲墓圖。而附以弔雲東宅詩。雲東繪事精妙。上承仲圭。與王孟端夏仲昭雁行。爲明中葉以前巨擘。此譜搜討至詳。然似尙未經

寫定者。竹岑先生字紀鴻。官教諭。以道光十七年卒。爲張叔未先生姊夫。精於金石之學。李氏金石學錄曾著其名。而不詳其事實。爰書其略於此。宣統甲寅五月。

吉貝居雜記跋

北研先生熟精金源史事。所著書先後均已刊行。惟此雜記十餘條。載烏程范氏花笑廬雜筆中。雜筆傳本甚罕。因命兒子福蓑錄出別刊之。宣統甲寅六月。

襄理軍務紀略跋

此書曩視學天津時得之舊書肆。乃記英人及各國兩次據津時鄉紳張錦文辦團防事。錦文天津人。爲長蘆

鹽商其辦鄉團任事頗力蓋一鄉之善士也紀略中述其言行知識蓋亦局於一鄉其爲各國供張以免鄉里一時焦爛於鄉里則益於大義則非然庚申之役英兵由津入都制軍且令團局爲備車輛卽錦文亦力辭是當時制府之識又出錦文下矣其在南疆當英艦過京口時揚州震驚紳士江壽民攜巨金送英船與約毋入揚其主之者實爲林下某巨公江後復以此施之粵匪揚城殲焉又粵匪旣逾揚淮安某紳亦師江所爲通款於賊及聞揚州殺戮之慘乃追使者於境上而備守禦焉嗚呼辛亥之事其所由來者漸矣閱此編不能不爲

之撫卷太息也此編爲稿本乃團局中人撰以頌錦文者文多蕪俚瑣細爲難其尤冗蔓者讀之可得當日情事之大略矣乙卯六月

洛陽石刻錄跋

此錄祥符常氏茂徠撰欲以續中州金石考者常氏字秋崖收藏石墨拓本甚富予曩官京師時廠估就其後人捆載至京師均歸予家墨本上多武虛谷先生藏印常氏之生略後於武殆熏習其學者此稿夾石墨中洛陽以外尙有他縣然多缺佚其署名曰續中州金石考則河南府屬以外尙有他府可知想已亡佚茲姑就完

全可寫定者錄爲洛陽石刻錄錄中或誤闌入他省石刻爲刪去之其譌誤可知者改正之俾不沒秋崖編輯之勞並存其姓字庶後來言金石學者有所考焉乙卯冬

陶齋金石文字跋尾跋

吳江翁叔均先生金石考訂之學與張叔未韓履卿吳子苾許叔夏劉燕庭諸先生並箸稱於道咸間顧其箸書不傳於世今年秋予以三十萬錢得先生手稿十餘冊於滬上蓋卽其所撰陶齋金石略古官印考略瞿氏印考辨證古兵符考略封泥考諸書之底本古官印考

略以下雖目錄已清寫而書實未成金石略則僅跋尾數篇而已每冊手稿或僅二三紙或十餘紙多者亦不逾三十紙旁行斜上塗乙狼籍中間或夾片紙皆草稿也茲爲輯錄金石文字跋尾十七則大率非精意之作然潛學之士終身仰屋梁若並此不傳豈非至憾存此一鱗片甲殆所謂慰情勝無而已乙卯九月

簠齋金石文考釋跋

維縣陳壽卿先生收藏古金石刻爲海內之冠顧平生撰述矜慎至老無成書惟歛鮑氏吳潘氏刻其手札數十通而已宣統紀元始得此卷于丁紹山待詔

良善家

尙是先生手稿及先生嗣子九蘭大令厚滋寫本存金
文考釋八篇漢石記一篇詩二章吉光片羽不忍自我
而湮沒亟印行以遺治斯學者宣統五年

鶴澗先生遺詩跋

鶴澗先生畫迹孤潔冷雋嗣武雲林詩亦清迥絕俗如
其爲人顧求其嗣子所編焚餘草二十年不可得而總
集如國朝詩別裁集山左詩鈔江蘇詩徵所選僅寥寥
三數篇知佚已久矣今年春在上海有以先生書畫冊
乞售者錄得遺詩十餘章返東山寓廬又發篋出所藏
先生畫跡合以諸家所選先後共得詩四十九篇亦可

窺豹一斑矣至先生平生行誼諸家記述頗略亦不載其生卒年月據卷中游堯峯詩序及張符驤所作先生生壙記知實生於我朝順治四年丁亥距明社之屋已數年矣顧守先人之訓高不事之節以父母未得合葬自營生壙不敢以妻祔又讀卷中由木瀆入崇禎橋贈戴南枝諸什家國之痛白首如新彼龔錢輩身食朝祿名滿當代一旦桑海改易則盡喪其平生以視先生能無媿死乎集錄既終謹書卷尾以誌景行宣統甲寅

匪石先生文集跋

鈕匪石先生所著書說文解字校錄說文新附考段注

訂並刊於江蘇官局急就章考異及詩集刊於靈鷲江氏遺文日記刊於吳中潘氏鈕氏遺箸殆備刻無遺矣惟遺文寥寥數篇出後人摭集知遺佚必多末由窺其全也庚戌四月得先生手稿本於長白寶孝劭太守後人塗乙狼籍編次雜亂雖非寫定之本而所存四十二篇多潘刻所未及因略加類次清寫爲二卷旣成始見吳中所刻匪石子小字本不知刊於何人卽此編中卷上諸篇而文字小有同異因仍其舊海內好事者若取此合潘江所刊遺文日記遺詩重編爲一集庶幾無遺佚乎歲在乙卯

頤志齋文鈔跋

山陽丁儉卿舍人頤志齋集編定而未梓行前年冬得寫本於丁氏後人其說經之文多非精詣其他酬應之作亦可不存爰鈔其所撰傳記得十七篇非傳其文傳其文中之人也所爲詩亦選刻感舊詩一卷以其略存當時事實亦猶刊文鈔之旨爾宣統乙卯六月

恆農冢墓遺文跋

右共三十一專其見鈞齋藏甄記者二十有三鈞齋著錄多有譌舛犁錯專元和四年脫元字左章專章和元年脫章字

此專上側有左章二字予藏本無之

鄭□專□和二年正月誤

作二月重泉誤作□宗鄭字但存下半在此下脫下字
陳李專下字上脫此字吳顏專酸棗誤作酸棗畢通專
已折爲二誤以上截九字入上卷以下截十一字入下
卷杜倪專□元二年脫□元二字常山□□□專永
元元年十月脫十字邯鄲髡鉗□□專永元元二年元
下脫二字邯鄲上脫國字儗升專完城旦下脫儗升二
字專之上側有儗升死三字誤列入下卷又誤儗爲哀
魯伯專陳留尉是之是字但存下截誤錄作之魯伯誤
作眚谷□曉專失錄上截右無任等八字又半字一張
少專予藏本但存下截張字尚可辨匄齋並有上截專

端張少死三字乃誤析爲二又失錄張少死在此下之
張字以上所舉乃姑就此篇中箸錄者言之其此篇未
箸錄而予有墨本者其譌誤罔不類此又有予無墨本
可懸知其誤者藏輒記載廬江太守髡鉗專其文爲永
元四年三月七日無任廬江太守髡鉗□□死在此考
髡鉗之上例書罪人籍里安得有廬江太守之文必廬
江六安之譌乃譌六爲太譌安爲守也如此之類可爲
捧腹忠敏博雅有清鑒固不殊蘭泉少寇而門生故吏
之從事編輯者則非朱文藻錢侗儔也附正于此以諗
來者

雪堂校刊羣書敘錄卷下終

羅振玉校刊群書叙錄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出版發行

(揚州市鳳凰橋街)

金壇市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裝

開本: 787 × 1092 1/32

印張: 13 $\frac{1}{2}$

1998 年元月第一版 1998 年元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 - 1000

定價: 24.50 圓

SGBH 7 - 60101 - 253 - 0 / K · 12

责任编辑 高小健
封面设计 王振葆

SBGH 7-60101-253-0



9 787601 012533 >

BH 7-60101-253-0/K·12

定價:24.50 圓